

重修水绘园记

（以记代序）

陈从周

如皋水绘园天下名园也。明冒辟疆所筑，董小宛故事遍传人间，名园名姬，流为艳谈。忆少时谒冒丈鹤亭于沪寓，获交孝鲁先生贤乔梓为水绘后人，熟知园之史实。尝拟访名园，因循未果，耿耿于怀。近如皋市以保此名迹嘱为擘画修复，迟迟未敢举笔。此园以水绘名，重在水字，园故依城，水竹弥漫，城围半园，雉堞俨然。于我国私园中别具一格。今复斯园，仍以水为主，城墙水竹，修复而扩大之，筑山一丘，山中出涧，泻泉入池，合中有分，楼台映水，虚虚实实，游者幻觉迷目，水绘意境于是稍出。园成为记此文，知如皋重历史之文物，振民族之正气，地方文化得兴。他日春秋佳日，携筇与如皋人同游名迹，以偿五十年前访园之夙愿，实平生一大快事也。时，壬申五月陈从周撰。蒋启霆书。

史 话

史 话
探 微
品 赏

天下名园水绘园

在中华宇内众多的园林中，有一处出乎其内、拔乎其萃的佼佼者，那就是江南才子冒辟疆与秦淮佳丽董小宛栖隐过的如皋水绘园。

水绘园，别名水绘庵，位于江苏南通如皋市古城的东北隅，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原是邑人冒一贯的别业，至冒辟疆时始臻完善。清顺治十一年（1654），冒辟疆伤于国是，易园为庵，在园内构筑妙隐香林、壹默斋、小三吾、月鱼基、波烟玉亭、湘中阁、悬溜山房、涩浪坡、碧落庐等十余处佳境。“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会其中，林峦葩卉块圯掩映，若绘画然。”这是清人陈维崧对水绘园名最好的诠释。是园以水为贵，倒影为佳，而其以园言志、以园为忆，并融琴棋书画、博古、曲艺于一园的特色，更足以说明这里是一座饶有书卷气的“文人园”。

水绘园高雅精致，引一代名士杜浚、陈维崧、王士禛等汇集其间，游觞啸咏，极一时之盛。清代文人刘体仁云：

“时，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雒皋（如皋）为归。”

冒辟疆晚年，家乱迭起，痛失水绘园。于是，在园西别筑匿峰庐一座，以“绿蓑青笠晦其身，收视返听藏其神”，终



老丘园。

数传后，水绘园已属他姓。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皖人汪之珩在冒、董栖隐过的寒碧楼故址建造水明楼一座，名取唐代诗人杜甫“残夜水明楼”句，意在凭吊冒氏，缅怀水绘园。楼西雨香庵，原名隐玉斋，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少年读书处。内存千年古桧一株，迄今仍枝盛叶茂。

水绘园之筑出于文思，水绘园之存赖以文传。今恢复后的如皋水绘园已再现当年风华。水绘园倚古城墙而建，在全国是唯一的，可谓之绝；水绘园构筑“于自然中见人工”，标新立异，可谓之奇；遗存的古建筑水明楼被专家誉为“徽派袖珍园林风格的海内孤本”，可谓之精；冒辟疆与董小宛的风流韵事在海内外流为艳谈，可谓之美；水绘园诗文唱和，文采风流，形成了中国清代诗词史上特有的“水绘园遗民诗群”和“水绘园遗民词群”，可谓之雅。它不比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略输文采，不比绍兴的兰亭、沈园稍逊风骚，也不比南京的瞻园和上海的豫园欠缺自然……无怪乎园林巨擘陈从周教授赞之曰：“如皋水绘园天下名园也。”

水绘园于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们正拟将其与苏州园林、扬州园林一起，以“江南园林”的名义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水绘园作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呈一种“大园包小园”的格局，即由以水绘园为主体包括水明楼、隐玉斋、古澹园、逸园、匿峰庐和国家一级园林——如皋人民公园在内的几个部分组成。今正以优美的景物和独具特色的陈列欢迎海内外游客的到来。

园名隽永谁为题

水绘园，多美的园名！赋予人们以遐想：它应该是以水绘就的一座园子。园中流水几湾，回环曲折：或遇山石，则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或遇洼地，则水面洋洋，一片空灵。园中亭台棋置，或立于水涯，或半隐于丛林。若是风平浪静，则水面如镜，景色倒映如绘；若是风行水面，则波光潋滟，倒影沁洁奇幻……

《如皋县志》记载：“水绘园，别名水绘庵，旧为文学冒一贯别业。”冒辟疆在《水绘园六忆歌》中亦吟：“水绘百年称隐谷，主人旧是先祖叔。”别业，就是别墅。原来，水绘园是冒辟疆的叔曾祖冒一贯家的一处别墅。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吏治很严。就居住而言，限定只有知县才有资格住所谓七架梁的大房子，而老百姓再有钱，也只能住五架梁以下的小房子，至于宅地、花园的面积也有严格的限制，如有违犯则严惩不贷。后来，扬州富有的盐商们打起“擦边球”，搞所谓“别业”，这样，即使宅、园的面积超标了也不算是违规。到了明朝后期，各地营造别业竟蔚然成风。

冒一贯其人，本来居住在如皋县东的东陈镇乡下，明万历二十年（1592），被扬州府“荐辟”为文学。所谓文学，就



相当于今天教授、博士的地位。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在他的辅导下，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崇祯元年（1628）又中进士。冒起宗深知，他之所以学有所成，与叔祖冒一贯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中了举人以后，特地将冒一贯全家人从东陈小镇接到如皋城里的集贤里居住。虽然，冒一贯居住的集贤里为六府华堂，望衡对宇，非常豪华，可是冒一贯总是觉得局促，很不习惯。他所喜欢的还是乡野田园的风光，于是，打算用冒起宗答谢他的重金在城郊另建一处舒畅的别业。

一日闲暇，冒一贯与文友余充美一齐去相地，因为余也想构置一处别业。他俩来到城北伏海寺的东郊，只见那里芦苇丛生，荡地里锦鳞游泳，雉鸕栖飞，白鹤翱翔，景色如画。冒一贯一下子陶醉了，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别业。两人正在勘舆，忽然，在不远的地方传来踏歌之声，歌曰：

城市谁堪隐，春风独掩扉。

不须论优劣，得失总忘机。

原来是迁居如皋的通州诗人邵潜夫正行吟泽畔。

“此地甚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可挖池造景。”邵潜夫听了他俩的打算后，给以指点。

他们三人在沼泽地反复踏勘。冒一贯终于决定将伏海寺以东、宋隐玉斋以北的十数亩废地买下，用来造园。他在适当的地方构筑宽敞的寒碧堂、精巧的寒碧楼，得体的地方构建穿水而出的镜阁和顺乎自然的因树楼。

园子很快建起来了。一日，冒一贯与文友一同登上寒碧楼，只见远处的城墙将水天隔开，园中则鸳鸯戏水，百鸟呈祥，很有特色。

大家都来给这座新园命名。

有人说叫“水竹居”好，有人说叫“桃源里”好，还有人说叫“辋川苑”为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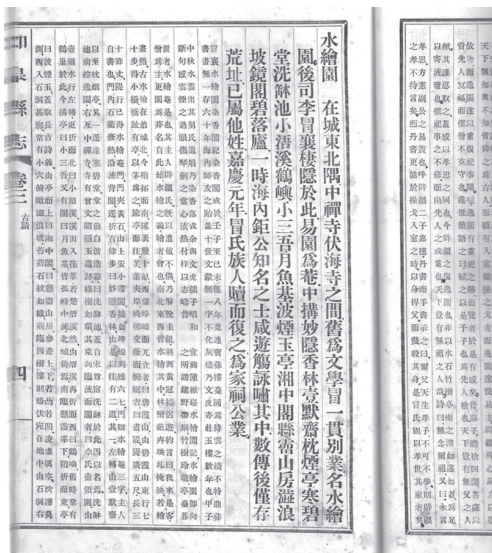
“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我看，这个园子就叫它做水绘

园吧。”冒一贯博士作如是说。

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确切的园名了。

继冒一贯造了水绘园之后，余充美也在水绘园东边造了个园子。余充美是福建龙岩人，他的故乡有“壶岭水行”这一处壮丽的自然景观，余将“壶岭水行”做得如缩小的盆景一般，以示对家乡的怀念，世称余氏壶岭园。

研究中国的古代园林，其造园的基本特色是“于人工中见自然”，也就是说完全通过人工的作用，把园子建造得很美、很自然。如南京的瞻园、上海的豫园、绍兴的沈园等都是。而冒一贯造园却是顺乎自然之美，借水绘园，在适当的地方搞了些绿化，得体的地方建了些亭台，即采取“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的手法，在“巧”字上下工夫。虽然，冒一贯贤不出乎乡里、名不越乎小镇，但是他“标新立异二月花”的造园举措，开创了中国园林“于自然中见人工”的先河，与日本园林的造园风格相一致。



《如皋县志》中关于水绘园的记载



辟疆情钟寒碧堂

明天启三年(1623),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也学着叔祖冒一贯打起了“擦边球”。他在水绘园的东南边开辟二亩地,筑了座“红楼碧阁枕东南”“幽岫层矗,径壑窈深,异花纷披”的别业,以安居父辈,颐养天年,名曰“逸园”。

冒辟疆是天生的孝子贤孙。自伯祖冒梦辰、祖父冒梦龄两位老人住进逸园以后,冒辟疆每天早晨都要去逸园内向二老请安。

冒辟疆,名襄,小名绳绳,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十五日生,祖父冒梦龄视之如掌上之珠。他两岁时就被祖父接到江西会昌任所内识字、读书、学习诗文。长大了,冒辟疆便游览山川名胜,过着官宦世家公子的生活。长期随宦,使冒辟疆领略到祖国的自然风光,接触到社会,因此写作起步也很早。他在《五古·赠别陈则梁兄》的诗中忆写道:“两岁涉四方,十二称文章,束发侈接交,鸿巨竞誉扬。”意思是说,他两岁便离家接触四方,十二岁时便能写出好文章,成年时广交文友,其鸿篇巨著在文坛上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了。

天启三年(1623),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见国家朝政日非,很是不满,于是从云南宁州“拂衣归”,伯祖冒梦辰也自浙江海澄“拂衣归”。那时,冒梦龄、冒梦辰常邀族叔冒愈昌

一起诗文唱和。

冒愈昌，字伯麟，是位秀才。他为人豪迈伉直，曾浪迹吴楚，与竟陵派诗人谭友夏是好朋友。冒伯麟下笔千言不草，很有文才。冒梦龄便叫十二岁的冒辟疆向叔曾祖冒伯麟苦心学诗。在冒伯麟的培养下，冒辟疆才思猛进，十四岁时诗稿便被冒伯麟整理成《香奂园偶存》一集，由冒起宗呈请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赐教。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官南京礼部尚书。民间向有“字无玄宰，画无其昌”之谓，意思是说，董其昌书法从不落款“玄宰”二字，董其昌绘画从不落款“其昌”。董其昌与冒起宗在官场上是同僚，在私下里为文友，经常在一起搞诗文唱和。

董其昌阅览《香奂园偶存》诗集，很觉顺畅。集中有《寄谭友夏》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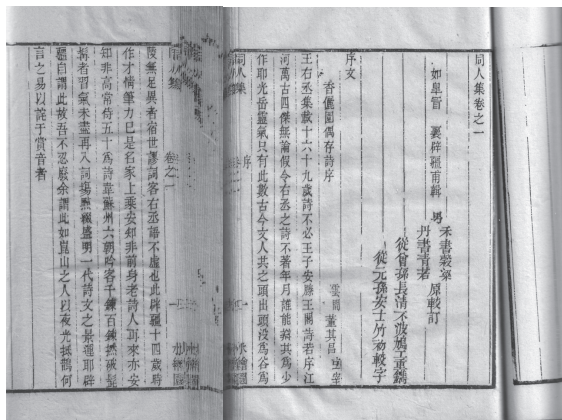
孤凉落拓东海上，独擅中原欲识君。

天外嶙峋文岳峙，日边浩瀚藻江滨。

香名通洽湘兰叶，幽兴应来洛女云。

十载情深千里梦，秋风促雁一相闻。

董其昌品之，认为冒辟疆这首诗在表达他对谭友夏的



董其昌《香奂园偶存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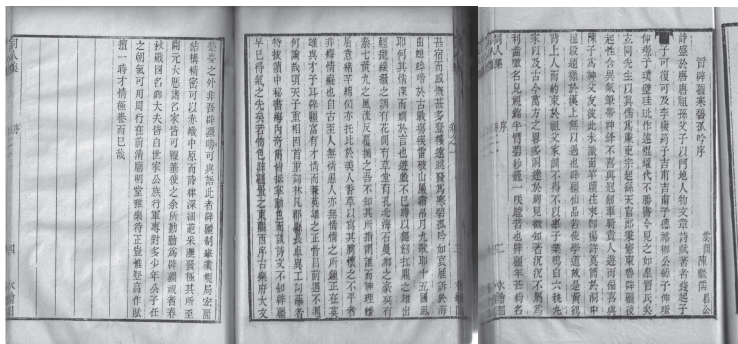
寒碧堂

仰慕之情方面有大家子气，诗写得很好。于是这位八十岁的大宗伯特为之作序，赞曰：“此辟疆十四岁时作，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旋刊刻行世。

通常，冒辟疆去逸园向二老请安后，便常去他非常喜爱的水绘园中游玩。他对面池背林、舒畅开阔的寒碧堂则更是情有独钟。在寒碧堂里，他学习诗文的激情空前高涨。小桥流水，他要写；雉舄栖飞，他要写；风花雪月，他要写；急风暴雨，他要写；逢上喜怒哀乐，他要写；甚至读书有感，他也要写，简直是入了魔。冒辟疆作诗，或先写景，后抒情；或先抒情，后写景；或情景交融地写；或以情为主，景为辅……总之，因循诗作的种种法则。后来，由量变到质变，他的文思产生了飞跃——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当冒辟疆登高远眺，发为感慨的《寒碧孤吟》成书时，他的诗作已是“法无定法”，已是“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了，也就是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冒辟疆将他的作品荟为一集，名《寒碧孤吟》。大文豪陈继儒展阅其诗，十分欣赏，特为《寒碧孤吟》一集作序。曰：

“辟疆后起，性含异气。笔带神锋。不喜与冠剑车骑贵人游，而偏喜与陈子（陈继儒）为神交友。……辟疆年甚，绮名甚宿而感慨甚多，登楼远眺，发为寒碧孤吟、如哀雁诉于

海曲。蟋蟀啼于古战场。疾雷破山。严霜吊月。九歌耶？十五国风耶？何其情深而娴于言也。游戏不已。时以舞剑扛鼎之雄，出轻拢缓拨之调。有花间，有草堂，有孔北海、石曼卿之豪爽，有秦七、黄九之风流……反复揣之，吾不知其所指谓谁而神理蟠屈，意绪芊绵，似亦托比于美人、香草，以写其胸怀之不平者，非癖情痴也。自古至人无情，愚人亦无情，情之所钟，正在英雄与才子耳。辟疆富有才情而兼英雄之正骨，目前遇与不遇，何论哉！”



陈继儒《寒碧孤吟》序

明崇祯八年（1635），年正二十五岁的冒辟疆恭请云间（今上海）大篆刻家顾绍勋“手自镌刻”大宗伯董其昌的墨宝，陈列在他特别喜爱的寒碧楼里，并制成《寒碧楼帖》。

董其昌与冒辟疆切磋书艺甚密。崇祯七年（1634）夏，董与辟疆快赏于扬州邗江的舟中，为之《跋高房山仿米（米芾）长卷》，又在《跋颜杜律十三首》中写道：“冒辟疆八法深得颜平原。屡索行草已临数帙矣。舟过广陵，与之论书有合，复书少陵近体十二首，临鲁公楷法赠之。”据说，董其昌晚年疲于官场和爱好者的索画，在家里组织了一个班子，下属专门仿制董其昌的书画作品，然后经由董其昌钤上“其昌”或“玄宰”的印章后再赠人。是不是冒辟疆已经知道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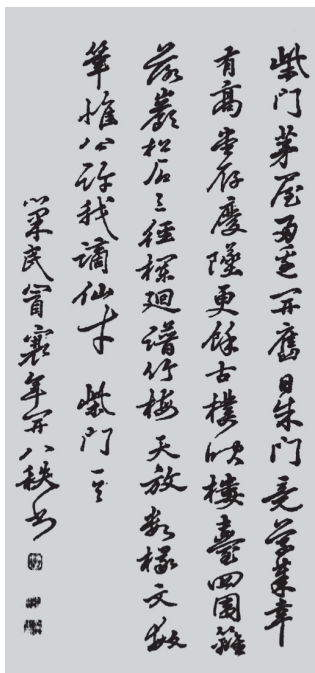


宗伯的书法作品有真假之分缘故，他怀着对董的无限崇拜，将其《跋临颜鲁公赠裴将军诗》《跋书先中丞正德实录小传》《跋赵松雪小楷道德经二千五百言》《跋祝枝山小楷洛神赋》《跋临唐六大家书》等作品加以刻石，安放于他所喜爱的寒碧楼四壁之上，并制作成《寒碧楼帖》。董其昌知道以后，非常高兴，在《跋辟疆为余刻寒碧楼帖》中曰：“辟疆以余数年来有特达之己之谊，凡余为作序、记、诗歌、题、跋、手札及为临颜、米诸书，咸请顾公彦摹勒成帖，此千古金石之谊，仆何敢当。思古人摩崖选石必着意矜慎，又手自镌刻，尚假名亡是公不欲自着，况此衰迟仓卒，随笔应酬者乎！倘为掩丑，不施遗留后世，其所以报知己更厚也。乙亥（注：1635，明崇祯八年）冬月。”

第二年秋天，董其昌接到冒辟疆寄来的《寒碧楼帖》和《柴门诗》一首：

柴门茅屋两边开，
旧日朱门竟草莱。
幸有高堂存废坠，
更余古朴映楼台。
四周离落岩松石，
三径栏回谱竹梅。
天放数椽文敏笔，
惟公许我谪仙才。

阅后，董其昌还在病中勉力函复：“展新诗，何减与留侯洗马把臂入林；叹子安（注：王勃）、摩诘（注：王维）之再世也。”



冒襄书《柴门诗》

书生意气震秦淮

冒辟疆十六七岁参加县试、府试、院试都名列前茅，成为秀才，并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明崇祯三年（1630），二十岁的冒辟疆第一次去南京参加乡试，就是去考举人。如果说，冒辟疆在二十岁之前是江海平原上一条低鸣的小溪的话，那么二十岁后的冒辟疆便成了景仰江河呼啸的一条奔流。这期间他参加了复社组织。所谓复社，是指明崇祯二年（1629），张溥为继承东林精神、跟阉党余孽展开激烈的斗争而建立的一种文人政治组织，它是我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个进步社团。由此，冒辟疆结识了归德（今河南商丘）的侯朝宗、桐城的方密之、贵池的吴应箕、阳羨（今宜兴）的陈定生和陈则梁等复社骨干。

崇祯六年（1633）春，冒辟疆参加了有“数千余人”集合的虎丘大会。崇祯九年（1636）乡试时，他与社友张明弼、吕霖生、陈则梁、刘履丁结盟于眉楼，在《结交行》诗文中表达了他们反对阉党余孽、反对外族入侵、改革弊政、以名节自立的决心。当时，冒辟疆在秦淮河畔“出百余金赁桃叶渡河房前后厅堂、楼阁凡九，食客日百人”，宴请参加乡试而又受到阮大铖威胁的东林前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与后七君子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



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的遗孤如魏学濂、左子正、顾玉书、周子洁、李逊之、黄宗羲等人。在集会上，遗孤们纷纷出示血衣、血书，愤怒控诉阉党之流的罪恶行为，哭声、呐喊之声震响秦淮河畔，让一个民族振聋发聩，从梦死中觉醒。如在惊涛骇浪的湍流中一般，冒辟疆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会上号召社友们团结起来，一齐去找阮大铖之流算账。崇祯十二年（1639），由吴应箕以如椽之笔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内容是揭发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种种罪行，其文似匕首之锋直刺黑风污雨，痛打“落水狗”。同时，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落水狗”上岸再咬人。冒辟疆等一百四十人踊跃签名，然后公开散发。他们倔强地用洁白的手，欲拉下那厚厚的历史门帘，吓得阮大铖像乌龟把脑袋缩进壳里一样，躲



东林遗孤的控诉

到牛首山的祖堂里，不敢出来嚣张。在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里，安徽休宁的戴敬夫，宣城的梅磊，浙江海盐的陈则梁，江南阳羨（宜兴）的陈贞慧、吕兆龙，漳州的刘渔仲等骨干集结秦淮与冒辟疆一起商议国事。

“我生热血只一斗，藏之中心不在口。彷徨起舞为君父，安能倾吐向朋友。竖儒难办天下事，未闻风鹤神先悸。平生不以胆许人，肉食之谋何所济……”冒辟疆侃侃而言，“我今誓与同志约：毋（不要）为身家植私党，毋趋名利权罔（宦官）。留此一付冰铁骨，艰可捍兮阴可挡。”

其他社友也纷纷发表高见，猛烈抨击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同时赋诗称赞冒公子。

陈则梁曰：“辟疆才骨何芳坚，诸弟之中最少年。轻薄裘马敦道义，和盘肝胆向人前。”

吕兆龙曰：“冒子岳立挺高标，风流桃叶共听箫。恂恂（诚然）貌若子房子，更期司马早题桥。”

刘渔仲曰：“冒子辟疆生雒皋，鼎开堂奥成深高。帐中有秘藏蛟龙，墨海翻风行波涛。”

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位风流蕴藉、气宇不凡的翩翩佳公子。

南京秦淮河上的桃叶渡，因东晋文人王献之在这里作诗送他的爱妾桃叶而得名。这里一向是文人墨客歌舞冶游的所在。崇祯十五年（1642）春，正好是大比之年。石头城内，士子如云，冒辟疆也如期来到金陵。这时，复社再次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冒襄成为复社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

这期间，董小宛为追求冒辟疆，带一老妇乘江船从苏州赶往南京。中秋夜，由陈则梁、李子建等人发起，在桃叶渡畔刘履丁的寓所为姬人“洗尘”，并邀著名演员顾眉生（横波）、李湘真作陪。同社卅余人集白金一斤，招阮大铖家乐班子来演《燕子笺》款待董小宛。夜阑酒醉，大家精神亢奋



起来，止不住使酒骂座，大叫：“若瑯儿、媼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意思是：你太监奶妈的儿子，妄想把自己打扮成戏剧家的样子，来欺骗人吗！

他们的反阮活动，当然有人没事捡去献殷勤，惹得阮大铖对复社的人更加恨入骨髓。

崇祯十七年（1644），国家形势发生巨变。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福王朱由崧被明遗臣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临时七拼八凑搭起一个小朝廷来。其实这副班子，不过是釜中的几尾游鱼而已，朝政由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阮大铖之流把持。马、阮以“兴复”为名，大肆搜刮民财，卖官鬻爵。当时有民谣曰：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士英）家口。

非但如此，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弘光小朝廷仍然醉生梦死，昏聩的弘光皇帝成天躲在深宫里饮醇酒，选淑女，纵情声色。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么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简直是在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赶考的冒辟疆在南京目睹这一切，愤怒至极。

阮大铖依靠马士英狼狈为奸，当上了兵部尚书（类似国防部长）兼副都御史（类似最高副检察长）以后，立即对复社成员大肆报复。他编了一本名为“蝗蝻录”的黑名单，指东林为“蝗”，指复社为“蝻”，凡是被列入“蝗蝻录”的都惨遭迫害。命令一下，锦衣卫便去抓陈定生、侯朝宗、冒辟疆，还有其他必须拔掉的眼中钉。史载“甲申兴党狱，定生捕得几死，先生赖诚意伯仅免”。诚意伯是指冒辟疆的好友刘孔昭，是他派人向冒辟疆报信，冒辟疆即在陈定生被捕的当天夜里逃往扬州，后来又回到如皋故里，退隐叔曾祖冒一贯幽深的水绘园中。

风流韵事满江南

明崇祯十二年（1639）初夏，有“东海秀影”之誉的冒辟疆去南京位于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赶考。《上元县志》记述了当年的盛况：“秦淮河畔，歌楼舞榭，骈立两岸。河房水阁，争奇斗艳。画舫游艇，纷集其间。歌声酒器，彻夜不绝。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涉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俱寂，游鱼出听。”



清代的秦淮河畔

冒辟疆就住在秦淮河畔的河房水阁。一天，复社社友方密之向冒介绍说：“秦淮河畔出了位新秀，叫董小宛，才色为一时之冠。”冒辟疆动了心，便前去拜访。第一次去，说是



醉晤

迁居到苏州了，没见着。第二次去，是“醉晤”，由养母扶出。“相见于曲栏花下，主宾双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户，已而四目瞪视，不发一言……两意融液，莫可举似，（小宛）连声顾其母曰‘异人！异人！’”以后，她便休息去了。第三次去是第二年的夏天，冒欲往，却听说小宛去杭州

西湖，安徽黄山、休宁、白岳一带游玩去了，两人又没会着。

冒辟疆访小宛不成，却意外地碰上了陈圆圆，两人一见钟情，详情皆在后面《冒辟疆与陈圆圆》的故事中。

崇祯十五年（1642）春，冒辟疆去苏州接陈圆圆，谁知她已在十天前被国舅田弘遇买到北京献给崇祯皇帝去了，冒辟疆怅惶至极。

那天晚上，冒辟疆心情抑郁，随舟飘荡。半夜，恰巧在半塘于无意中访到董小宛的住地。小宛见了冒辟疆兴奋异常，连病都好了。第二天，他俩从苏州的浒关出发，经过今天的无锡、常州、宜兴、江阴，直抵镇江的北固山，冒辟疆与董小宛玩了整整二十七天，冒辟疆二十七次回绝董小宛，董小宛却“坚以身从”，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

董小宛对冒辟疆紧追不舍。在金山，有玩具五木放在船中的茶几上，一人戏说：“果真如愿，当一掷得巧。”小宛严肃地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当时同舟称异。可冒辟疆还是叫董小宛回去。小宛失声痛哭，回去以后，茹素不出，并叫父亲去如皋冒家求助，幸好是冒辟疆的妻子苏氏接待，答应帮忙。

冒辟疆去金陵赴考，董小宛孤身带一老妇，从苏州乘船前往南京，半途遇上江洋大盗，躲藏在芦苇中，断炊三日才到了南京。不久榜发，冒辟疆只中了个副举人，很是失意，无心顾及小宛。然而，冒辟疆后来对董小宛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相追相随，却有着十分美好的回忆：

“壬午清和（崇祯十五年四月）晦日，姬（指小宛）送余（我）于北固山下，坚欲从渡归里。余辞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指外国友人）毕令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粉红色）为里，为姬制春衫，不减张丽华（南朝陈后主妃）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呼询之，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浙回官房长年（船工）也。劳以鹅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瓷大白盃，盛樱珠数升，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映照一时，至今谈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亲近），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指剧中霍都梁）、华（华行云）离合处，姬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

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父亲冒起宗回归时，冒辟疆船



停于銮江（今江苏仪征）。

“銮江汪汝为园亭极盛，而江上小园，尤收拾河山胜概，壬午菊月之朔（九月初一），汝为、曾延、余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长江白浪拥象，奔赴杯底。姬轰饮（狂饮），巨叵罗（大酒杯），觞政（执行酒令）明肃，一时在座诸妓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

这几段忆述，很有意境。令人反复品味，把读难释。无怪乎文坛高手都誉之为“神来之笔”。

十月，冒辟疆践约去苏州接娶董小宛。听人家说：“姬归不脱去时衣，此时尚薄纱衣在体。”董小宛要嫁给冒辟疆的态度非常坚决。谁知，董小宛父亲欠人家的债务，数额庞大，产生纠纷，事将破裂。礼部尚书钱谦益听到这个消息，亲至半塘，将小宛接到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画立尽（将债务还清），索券盈尺（债据有一尺多厚）。楼船张宴，与姬饯（宴）于虎丘，送至如皋。”又写了一封书信给他的门生，为小宛除去“乐籍”，恢复良家女的身份。

小宛坚从，金石为开。终于，董小宛于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十五日夜晚被送到如皋，江南才子冒辟疆与秦淮佳丽董小宛喜结良缘。

冒辟疆的复社社友李雯特寄诗一首，向冒辟疆与董小宛致以祝贺：

广陵公子不胜情，玉盞常叫罗袖倾。
曲室相闻惊夜语，高楼同待月华明。
北堂彩舞双纹纈，小宛琴心连理生。
共惜秋风携手处，思君唯有董逃行。

红袖添香露华浓

冒家是很封建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底，董小宛来到如皋，不好进冒家的门，被安排在外面住了四个月，然后才由冒辟疆的妻子苏夫人将她接回家中。

董小宛来到冒家，最初显露的才华是刺绣工艺。她在居外的四个月里，刺绣了一大堆剪彩织字、缕金回纹、衣花鞋饰等，非常漂亮。冒辟疆曾忆述：“于女红无所不妍巧，锦绣工鲜。刺巾裾（衣服的前后部分）如虬（虱卵）无痕，日可六幅，剪彩织字，缕金回文，各厌（擅长）其技，针神针绝，前无古人。”由此，董小宛深得冒家人的好感。在冒家，董小宛很懂得礼节，德性举止迥非常人。她精于烹调，于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因此博得了上下人的喜爱。冒辟疆见了心下欢喜，与董小宛更是形影不离。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宋人晏几道的《鹧鸪天》填词，可用来形容冒、董的新婚。明崇祯十六年（1643）端午节，婚后刚一个多月的冒辟疆与董小宛去东郊水绘园踱午。他俩荡舟洗钵池上，但见洗钵池水面波纹荡漾，鸳鸯戏水，嫩绿的荷叶上水珠晶莹，远处沙鸥翔集，满



园滴翠，花香鸟语，人如在图画之中，在水绘园中游玩的冒辟疆与董小宛两人感到快乐无比。

回到幽居以后，才思敏捷的董小宛在艳月楼上将玩乐中所见赶制了一幅《两两鸳鸯绣水纹图》以示流连。一百多年以后，清乾隆进士、通州书画家刘锡嘏得到这幅绣品，十分欣赏，特地填《摸鱼儿》词一首：

恰新晴，钵池春涨，浴鸥波外风软。水亭正对鸳鸯浦，独自凭栏消遣。回望眼。指沙上，文禽证取同心伴。冰纨细展。笑巧夺针神，轻拈眉笔，绘出水纹乱。

风流散，难觅当年池馆。寻芳恨我偏晚。江花沙鸟依然在，只是绮罗人远。君不见，图画里，依然省识春风面。星霜纵换。算才子东林，佳人南国，胜事已传遍。

董小宛的刺绣工艺被冒家世代相传。苏州刺绣艺术研究所刺绣大师、苏州刺绣艺术博物馆馆长顾文霞特称之为“冒氏绣”（又名董绣）。当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刺绣艺术传人徐燕经研究发现董小宛及其后人的刺绣针法有数十种，后人的针法深得董小宛的真传。

谁知好景不长。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南下，海飞山走。冒辟疆与董小宛举家逃难到浙江盐官（今海盐县）患难与共，历尽艰辛近一年才回到如皋。其实，东濒大海，南临长江，偏处一隅的如皋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冒辟疆和董小宛逃难回来以后，有不少复社社友来此避难、拜访，冒辟疆总是热情接待，常在宽敞的寒碧堂里设宴招待他们。

“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为他们掌勺的就是于食谱茶经莫不精晓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招待客人到底用的什么菜点，味道到底如何，我们无从体验，只能从时人的诗文和后人的传说中去领略一番。

安徽宣城的梅磊有诗赞曰：

少年夫婿老词场，好客频开白玉堂。

刺绣争夸中妇艳，调羹不遣小姑尝。

蔷薇露酿醍醐味，桃李膏成琥珀光。

若使珍厨常得在，食经应笑段文昌。

段文昌是古代名厨，这里是说董小宛的厨艺比段文昌还要好。

冒辟疆的忆述则更为丰富翔实：

“姬（小宛）性淡泊，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芥茶一小壶温淘，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余（我）饮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错风熏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与宾客共尝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洁，出佐盘盂，种种不可悉记，随手数则，可睹一斑也。”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娇者为秋海棠露，海棠无香，此独露凝香发。又俗名‘断肠草’，以为不食，而味美独冠诸花。次者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桔红、佛手、香橼，去白缕丝，色味更胜。酒后出数十种，五色浮动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茎鲜掌（指甘露），难于争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丝漉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洁，坐炉边静看火候。制豉，取色、取气先于取味，豆黄九晒九洗为度，颗瓣皆剥去衣膜，种种细料，瓜、杏、姜、桂，以及酿豉之汁，极精洁以和之，豉熟擎出，粒粒可数，而香气、酣色、殊味，迥与常别。”

“红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内肉已酥，然后削其肤，益之以味，数日而成者，绝胜建宁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腊，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鲟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而食之；菌脯如鸡粽；腐汤如牛乳。细考之食谱，四方郇厨（唐郇国公韦陟精治饮食，时称郇厨）中一种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

世传“跑油肉”（虎皮肉，又名走油肉）是董小宛的首创。是说客人到冒家来，油腻吃多了，怕吃肥肉怎么办？董小宛便将五花肉加以水煮、油煎排油，然后加以红烧切片制成。其肉香酥可口，肥而不腻。如今，董小宛的“跑油肉”做法已传遍全国各地。

如皋的董糖也是董小宛创制的。民间传说，明崇祯十三年（1640），有“东海秀影”之誉的江南才子冒辟疆赴陪都南京“江南贡院”赶考。当时，秦淮河一带景色佳丽，应运而生，有闻名天下的“八大美人”，即马湘兰、陈圆圆、柳如是、顾横波、李香君、卞玉京、寇白门、董小宛，所谓的“金陵八艳”。董小宛是其中最年幼的一位，年仅十六岁。董小宛与冒辟疆两人一见钟情。考试完毕，冒辟疆回到如皋，家住南京



金陵八艳“盒子会”/鞠如凡绘

桃叶渡长干街的董小宛十分思念，亲手制作酥糖寄给冒公子，以表达她的爱慕之情。冒辟疆收到以后，尝在口里，甜在心里，回信誉之为“董糖”。此事在董小宛的“手帕姐妹”中间盛传开来，乐之，美之，遂有了“秦淮董糖”之名。

董小宛十九岁上嫁给冒辟疆来到如皋。心灵手巧的董小宛对“秦淮董糖”的制作又有了创新，她发现如皋地产的大麦屑（俗称焦屑）有祛暑气、吸油腻、健肠胃等功效，便将制作酥糖的基本原料——面粉改用大麦焦屑，并掺和地产的黑芝麻、麦芽饴糖等精制成具有如皋特色的酥糖，作为年节之礼送给客人品尝。观之，酥糖分别外包红、绿、黄三色纸；打开，酥糖白而微黄，酥卷皮薄如纸；尝之，酥松香甜，入口易化；食后，齿留余香，又被客人誉为“如皋董糖”。冒氏女流之辈也想学会这门技艺，纷纷拜小宛为师，从而学会了董糖的制法，于是，董糖的制作工艺得以传留后世。清《崇川咫闻录》载：“董糖，冒巢民妾董小宛所造，未归巢民时，以此糖自秦淮寄巢民，故至今号秦淮董糖。”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如皋董糖也由冒氏的家庭制作走向社会生产。民国学者郑逸梅在《水绘园后主冒鹤亭》一文中称誉董糖：“啖之，不仅快我朵颐，又复发我思古之幽



如皋董糖传人贾皓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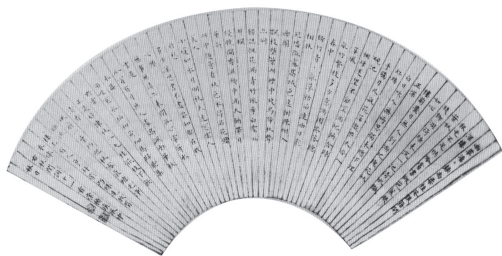
情。”今天，作为“如皋董糖”这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南通市麒麟阁食品厂”厂长贾皓祥，继承了董小宛当年的那套董糖制作工艺，甚至连用的切刀、响子等都是传统的器具。该厂制作的董糖翘楚古城，畅销上海、苏州、无锡、南京等地。

1988年，某报刊载储品良先生的文章，中列伊尹、易牙、太和公、膳祖等人为“古代十八名厨”，董小宛居其中，称她“善制菜蔬糕点，名传江南”。又《中国名菜经典丛书·苏菜》一书称，“灌蟹鱼丸为董小宛所创”。如皋名厨李玉亭、李小鸥父子传承了董小宛制作汤包、跑油肉、灌蟹鱼丸等食谱的工艺。传说，钱谦益曾誉“董菜”为“诗菜”，因此，李玉亭老人谈诗菜必引诗，其菜上桌的叫板也都用诗句。

董小宛自幼酷爱书画，学有所成。《中国美术全集·清代书法》刊登了董小宛十七岁时书写的《秋闺词十一首》小楷扇面，称其“行笔峻快清劲，锋颖秀拔，备尽楷则，可称书法精品”。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题水绘庵填词砚》，款署“龙友为辟疆盟兄赠宛君夫人”。龙友即孔尚任剧本《桃花扇》中的中间人物杨龙友，他因李香君血溅扇面，而绘制桃花扇而得名。杨赠填词砚给董小宛，乃是翰墨之缘。关于董小宛学书的情况，冒辟疆曾忆述：“小宛书法秀媚，学钟太傅稍瘦，因见钟繇称关羽为贼将而不满，所以后来改学《曹娥碑》。”

董小宛的画作，存世不多。古人称她“酷爱临摹”“于古今绘事，别有殊好”，“能作小丛寒树，笔墨楚楚”。后人幸能从诸多题咏中窥及一斑：

明崇祯进士、清内阁大学士刘肇国《悼宛君·临画》：“米老曾留浣笔池，腻香尽浣出幽姿。寒林一代皆吾画，笔意全看未落时。”



董小宛《秋闺词十一首》



杨龙友赠董小宛填词砚

梅磊《为辟疆盟兄悼姬人董少君·跋纪诗史书画》：“二八盈盈初出嫁，舞衣歌扇顿教除。看山爱好私临画，中酒微吟细写书。休比王郎妻道韞，居然卓女配相如。风流九载台泉隔，月冷妆楼杨柳疏。”

清乾隆进士潘奕隽《罗敷媚·题冒巢民姬人董小宛墨菊》：“染香小阁秋光里，帘卷波纹。貌取烟痕。人影如花瘦几分。西风画卷余香在，雅淡均匀。仿佛丰神，合配眉楼九畹春。”

迄今为止，我所见董小宛绘画作品的真迹只有四件。

第一件，工笔菊石图册页。画中的菊、石、蜜蜂、纺织娘



董小宛工笔菊石图册页/鞠如凡供图



画得工细逼真，董小宛堪谓才女。

第二件，花鸟图轴，系仿北宋画家徐熙的笔法而作。董小宛学画是嫁到冒家以后的事。起初，冒辟疆叫董小宛学工笔画，小宛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绘画的技法。接着，冒辟疆叫她专临五代“江南布衣”徐熙的画，跟董小宛说：“若论画花、竹、虫、鱼，则古不及五代的徐熙，徐所作之花木，乃粗笔浓墨，略施杂彩，使笔道不隐，素有‘落墨花’之誉。小宛学之，一年之中必有所成。”后来，果然如此。

第三件，花卉图轴。精晓古代绘画史的冒辟疆又鼓励小宛学徐熙之孙徐崇嗣的“没骨画法”，跟董说：“徐崇嗣是北宋时期最有作为的画师，他初承家学，后自创新，在写花木、蔬果、草虫、禽鱼时，不用笔墨勾勒，直接以笔墨钩染，称‘没骨法’。”

观此图轴，落款是“拟北宋徐崇嗣法小宛董白画”，所



董小宛桃花双燕图 / 邑人周继科藏



董小宛没骨法花卉图

画的内容就是直接以笔彩钩染的没骨法，很美，很有风格。小宛在世不长，这幅画堪谓董小宛的登峰造极之作。

第四件是董小宛用花瓣、花叶、鸟羽等亲手制作的贴画册页。据我所知，这应该是董小宛唯一的贴画遗存，而董小宛首创的“贴画”则是“贴梅扇子”，今已无存。



贴梅画花鸟册页/鞠如凡供图

《冒氏家乘》云，冒辟疆在园子里，凡有空隙的地方都植上腊梅（黄梅），以造就“冷云万顷”的景色。董小宛知道他有怀念陈圆圆之意，特制贴梅扇面以赠之。她以收集、压平的梅花瓣作花头粘在扇面，枝干则以笔补之。这样扇面颜色鲜亮，是为创新。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举人钱维乔（字竹初）喜获董小宛亲制的贴梅扇子一把，特作《贴梅扇子歌》一首（并引）：

贴梅扇子者，以梅花缀扇头，颜色鲜新，枝干则以笔足之。辟疆姬人董小宛所制也。如皋以绒为花鸟实仿于此，贴梅亦尚有能者。

昔有佳人董双成，仙姿本是射姑生。
偶来尘宇弄春色，却使千秋见落英。
雄皋破腊寒葩出，公子名园粲群雪。



别有芳心拟化工，不教素手愁虚折。
晓日窗纱堕萼纷，绿苔片片拾离尘。
压从湘帙香犹在，铺向银盘瓣自匀。
一枝巧缀妆前扇，疏影暄妍生便面。（指扇）
细剪俄看熨贴平，徐开却使横斜见。
只知娇额试涂黄，谁解轻罗能索倩。
写生何是生花好，不数徐熙妙偏擅。
当时披拂障歌唇，此扇传观叹者频。
折处绡衣疑晕粉，挥来翠羽欲依樽。
楼中玉笛吹难堕，陇畔瑶絨赠更新。
只今篋笥飘零久，几许齐纨散何有。
晓月罗浮不见人，春风蛱蝶还存手。
西州曲断合欢空，余枝犹传学唾絨。
便着铅华貌桃杏，总教怀袖怨残红。

“董小宛首创贴梅”，钱维乔的《贴梅扇子歌》非常重要，它是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请仔细品味冒辟疆对董小宛一往情深的忆述：

“姬（指小宛）能饮，自入吾门，见余（我）量不胜蕉叶（指蕉叶形酒杯），遂罢饮。每晚侍荆人（妻）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界片（茶叶之佳品，产浙江长兴），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絨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吹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鬲（古炊具）’之句，姬为解颐（开颜而笑）。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唐代卢同，称连饮七碗茶可成仙）、陆（唐代陆羽茶神）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宫香诸品淫，沉水香

俗。俗人以沉香着火上，烟朴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即着怀袖，皆带焦腥。沉香有坚致而横纹者，谓之‘横隔沉’，即四种沉香内革横纹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结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莱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见烟，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沉香），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罍之味，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外此则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内府，迥非肆（店铺）料，丙戌客海陵（泰州），曾与姬手制百丸，诚闺中异品，然燃时亦以不见烟为佳，非姬细心秀致，不能领略到此。”

……

“又东莞以女儿香为极品。盖土人捡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块，暗易油粉，好事者复从油粉担中易出，予曾得数块于汪友处，姬最珍之。”

“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早夜出入，皆烂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水瓶）相受，或隔岁便芟（割）剪得宜，至花放恰采入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秾艳肥红，则非其所赏也。”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疏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腊，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

“闺中蓄春兰九节及建兰，自春徂（至）秋，皆有三湘七泽之韵。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艺兰十二月歌》，借以碧笺手录粘壁。去冬姬病，枯萎过半。楼下黄梅一株，每腊万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姬移居香俚园静摄，数百枝不生一蕊，



惟听五鬣（五针松）涛声，增其凄响而已。”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处。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吾书谢希逸《月赋》，古人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声攘攘，至夜不休。或以月未出已鼾睡者，桂华露影，无福消受。与子长历四序，娟秀浣洁，领略幽香，仙路禅关，于此静德矣。’”

“李长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诵此三字，则反复回环，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复似人，是一是二，觉贾长江（贾岛）‘倚影为三’之语尚赘。至‘淫耽’‘无厌’‘化蟾’之句，则得玩月三昧矣。”

不幸的是，董小宛因劳顿过度，在清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病逝。冒辟疆非常哀伤，作《亡姬董小宛哀辞》悼之，作《影梅庵忆语》怀之。清初大词人吴伟业亦作《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并引）念之：

夫笛步丽人，出卖珠之女弟；雉皋公子，类侧帽之参军。名士倾城，真逢未嫁；人谐燕婉，时遇漂摇：则有白下权家，芜城乱帅，阮佃夫刊章置狱，高无赖争地称兵。奔迸流离，缠绵疾苦，支持药裹，慰劳羁愁：苟君家免乎，勿复相顾；宁吾身死耳，遑恤其劳！已矣凤心，终焉薄命；名留琬琰，迹寄丹青。呜呼！针神绣罢，写春蚓于乌丝。茶癖香来，滴秋花之红露。在逸事之留传若此，奈余哀之惻沦如何？镜掩鸾空，弦摧雁冷。因君长恨，发我短歌，贻以八章，聊当一慨尔！

射雉山头一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

偷将乐府窥名姓，亲击云璈第几仙。

珍珠无价玉无瑕，小字贪看问妾家。
寻到白堤呼出见，月明残雪映梅花。

钿毂春郊斗画裙，卷帘都道不如君。
白门移得丝丝柳，黄海归来步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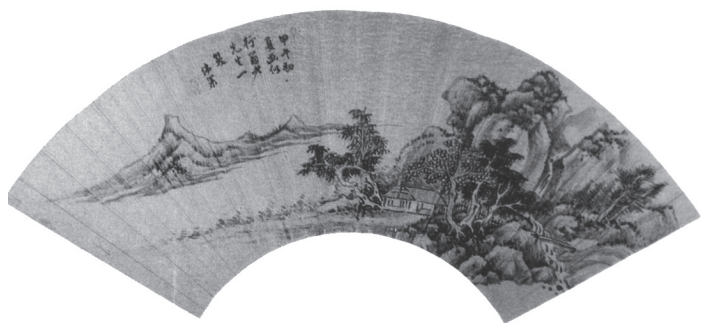
京江话旧木兰舟，忆得郎来系紫骝。
残酒未醒惊睡起，曲栏无语笑凝眸。

青丝濯濯额黄悬，巧样新妆却自然。
入手三盘几疏掠，便携明镜出花前。

念家山破定风波，郎按新词妾唱歌。
恨煞南朝阮司马，累侬夫婿病愁多。

乱梳云髻下妆楼，尽室仓皇过渡头。
钿盒金钗浑抛却，高家兵马在扬州。

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
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



吴伟业山水画



理山理水整旧园

清顺治十一年（1654），董小宛正好去世三年。冒辟疆经由他的父亲冒起宗出面，从冒一贯后人的手中将水绘园买了过来。冒辟疆为什么要买下这个园子呢？

冒辟疆所处的时代，是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战乱时代。大浪淘沙，吴应箕、戴敬夫抗清殉国；黄毓祺倾家反清，慷慨就义；方以智、陈贞慧隐匿乡间，足不出户；陈则梁、王揆当了和尚；侯朝宗、龚鼎芝、吴伟业则降清做官去了。作为冒辟疆，一度在逃亡中讨生活，形势的动荡变化，使冒辟疆产生了思想上的剧变。如果说，在此以前，冒辟疆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的话，那么经过改朝换代的兵荒马乱，冒辟疆已深感自己“老了”，无力回天，只得仿效生于乱世的阮籍、陶渊明退隐山林，过着诗酒陶情、终身不仕的生活，这就是冒辟疆所以要买下水绘园的原因。

冒家几代为官，家境富裕。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漕运紧急，冒起宗被起用为按察司副使，督理七省漕储道。上任才几个月，就听到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九日在北京煤山上吊的消息，官员、士兵一哄而散，朝廷的最后一批军饷便落在坚守的冒起宗手里。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伙同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扶植福王之子弘光建立了南明王朝，想通过敕

封冒起宗为宪副（省级高官）的官职来获得这一笔财富。作为东林党人的冒起宗，早就恨透了阉党余孽迫害复社精英、祸国殃民的行径，毅然决定把这笔巨资用来支持复社活动，于是“拂衣归”，将金银窖藏在逸园里。为避仇（南明小朝廷）、避祸（清兵即将南下），他听从冒辟疆的安排，决定不赴南京上任，而是先躲藏到冒辟疆死友——浙江盐官（今海盐县）陈则梁的家里。这也是后来冒辟疆支持复社社友、复社亡友家属、购买水绘园等出手大方的政治、经济背景。

就在买下水绘园的这年十一月，六十五岁的冒起宗不幸病逝。从此，旧园重整的重担便落在冒辟疆的肩上。几乎是每天，冒辟疆都要漫步在水绘园中，静观默察，心中酝酿，终于勾画出一幅以园为忆、以园言志、风格独特的水绘园蓝图。

冒辟疆很讲究园林的建筑风水。他将水绘园原址向南开拓，使之与宋隐玉斋、冒父的逸园相邻，让寒碧堂南，一片开阔，即所谓“南朱雀”；园子的东边，冒辟疆将与余氏壶岭园分隔的界墙扒掉，环以碧水，即所谓“左青龙”；在园子的西边，拟构筑画堤与大道相接，即所谓“右白虎”；拟在园子的北边堆一座高大的悬溜峰以挡住北方的煞气，即所谓“北玄武”。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建筑风水是加以肯定的，因为它是数千年来人们对造就人和自然环境美的建筑的经验总结。

冒辟疆重整旧园的第一步动作是挖池堆山。

首先，他仿效先祖冒一贯，在新的水绘园的四围开挖了一条通畅的“浯溪回环”水道，将挖的土就近堆积在水绘园门内的附近；接着是确定好悬溜峰的位置，即挖池堆山，挖池呈圆形，名曰月池，占地约五亩。他要求池塘不要挖得深，以便水面洋洋，挖的土便留着堆造悬溜峰，以形成“安得帆随湘势转，为君九面看衡山”，即水随山转，山因水活的意境。

冒辟疆造园的第二步动作是搞绿化。

在他的指点下，于城墙脚下栽了一片竹子，浯溪两岸栽



了水柳，夹路两边是桃柳相间，空地上则有意识地栽了松、柏、梧桐、玉兰、山茶、梅、桂等杂树。

冒辟疆造园的第三步，才是搞具体景点的构筑。

一曰悬溜峰。冒辟疆要造的第一“忆景”就是悬溜峰。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冒辟疆的父亲担任衡（阳）永（州）道兵备使。风华正茂的他到父亲那里去，在苏州遇上世上长得最美的人——陈圆圆与董小宛。到了湖南，登衡山七十二峰，又看到世上最美的山——悬溜峰。那悬溜峰栈道连云，绝壁凌空，在峻峭中又显现出瘦削而秀美的态势，真是美得很。于是冒辟疆按景描绘，“按图考记，雄览博采，将悬溜诸胜，备于简编”。他之所以要堆造悬溜峰，就是要留下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为造悬溜峰，冒辟疆派员溯江而上，去湖北采来英山之石，又亲赴华亭（今昆山之周庄）恭请园林巨擘张南垣的得意弟子许荫中到如皋来营造悬溜峰假山。许荫中深解其意，堆造假山工程非常顺利。山成，冒辟疆还请一些文化品位高的文人，即所谓“清客”予以评点，不惜工本加以修改。“栈道连云湿，疏峰矗几层；玲珑还简朴，瘦削必飞腾。”冒辟疆终于建成了悬溜峰这部佳作。

二曰波烟玉亭。冒辟疆在悬溜峰南边山脚稍折而东处，构波烟玉亭，名取唐代诗人李贺“月漉漉，波烟玉”中的诗句。冒辟疆曾忆述：“小宛每诵此三字，则反复回环，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此景实为怀念董小宛而构。波烟玉亭与湘中阁、悬溜山房参差下上。

三曰湘中阁。许荫中师傅紧接着在悬溜峰山腰营造了湘中阁。湘中阁为最富繁的湘式建筑。

冒辟疆挚友杜茶村（杜浚）说：“吾乡绝境以潇湘为最，而潇湘之胜尤在雨中，此阁命名已见真赏。”

后来，冒辟疆特地作《雨登湘中阁眺望》诗一首：

我昔游潇湘，最爱潇湘雨。
 潇湘一别三十年，暮烟欲见青难补。
 山腰小阁署湘中，回溪一碧将无同。
 捉尘有人喜深坐，日日来看桃花红。
 桃花片片嫣红湿，轻烟织水鲛人泣。
 枝峰蔓壑树槎枒，苍凉绿滴吹窗入。
 是日幽静不可言，游人屐阻空烦喧。
 推窗忽忆三湘景，米家画里听秋猿。

杜茶村叹曰：“巢民此歌一笔描就，去国楚人（杜茶村）读之泣数行下，此真潇湘雨也。”

四曰鹤屿。冒辟疆在悬溜峰北临的浯溪中留一水中洲，旧时常有鹤巢于此，故名鹤屿。当时，冒辟疆在鹤屿上蓄丹顶白鹤十只。

冒辟疆曾去过三峡，来到险峻的瞿塘峡，峡口有一堆黑色巨礁，叫滟滪。歌谣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当年，冒辟疆伫立峡口，只见江水一冲进峡口，便直奔滟滪，雷霆万钧。他心潮逐浪，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有如峡口的江流，激流澎湃，涛如雷鸣。如今，冒辟疆要把数里长的滟滪景观浓缩到只有丈尺范围的鹤屿景观中来，即所谓“屿前数武，孤石亭立水中，状若滟滪”。他借助鹤屿缩狭了的水道和形成的水位差，造成了“时跃白鱼，潏然间闻水声”的景观，以回忆起他“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那个峥嵘岁月。

五曰小三吾。陈维崧在他的《水绘园记》中解释说：“小三吾，亭名也。在鹤屿西端峙上，仿元次山（元结）结而小之也，为亭为峙，皆水绘庵胜处也。”湖南道州有一条浯溪，发源于祁阳西南松山，水清石峻。唐代诗人元结（号次



山)任道州刺史,爱其景胜,幽居其畔,并构筑三吾亭于浯溪之上。以浯溪、岵台、瘠顾为三吾。“小之者,思之也”,冒辟疆在园中仿造了小浯溪、小岵石和小三吾亭,以形成“指点三吾莲渚外,云台飘渺湿云涵”的意境,并借以抒发他超世脱俗的思想感情。

六曰碧落庐。冒辟疆有一位复社好友叫戴敬夫(名戴重),号碧落道人,曾来水绘园游,拟在此建庐未果。后来,清兵南下,他在故乡,即安徽的休宁组织义兵抗清,不幸负伤,遂绝食而死。冒辟疆景仰他的气节,在浯溪西北岸堆一土山,傍山建庐。“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冒辟疆叹慨万分,遂以戴敬夫的号取名,曰“碧落庐”。

七曰枕烟亭。冒辟疆憧憬世外桃源,向往兰亭雅集的文友之会,因此,在月池西南岸适当的位置构筑枕烟亭,使之与小三吾隔池相望,与涩浪坡呼应。枕烟亭,又名枕烟馆、枕烟堂。亭成,有文豪赞曰:“亭阁环诸面,烟波裹数层。柳风何荡漾,鱼气莽飞腾。避世应陶令,还山问惠能。不辜濠濮赏,位置万人称。”

八曰涩浪坡。冒辟疆在碧落庐西岸的土石山处设置涩浪坡。坡广十丈,向南逶迤,皆小石离列可坐,下置石渠,可作“曲水流觞”之戏。

九曰壹默斋。在月池的正南面,安排了体量最大的主体建筑,园主人冒辟疆给它取堂名叫壹默斋。壹、默二字出自孔子《中庸》句:“壹,皆以修身为本”,“国有道,其言也兴;国无道,其默也容。既明且哲,岂不为君子哉”。冒辟疆取堂名叫壹默斋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壹”,为专一而镇定之意;“默”,有缄默静观之意。他用“冷眼”去关注时世风云变幻。

斋前,冒辟疆在庭院四周堆土,种竹四围,不设花墙,取法自然。又特地在壹默斋后设置虎尾厅,构筑月台,以览斋后水绘园全景。

十曰画堤。在水绘园的西门外有座土山叫碧霞山。碧霞山边伏海寺的放生池与中禅寺的放生池之间是一条夹路，冒辟疆令人在夹路两边用杉木并排打桩，做了一条长三十余丈的“画堤”。画堤两岸夹“镜”，岸边栽以桃柳，每逢烟花三月，数百树桃花盛开，挟以长条拂水，柔情万千。时人有诗赞曰：“屈曲长堤乱朝霞，行人错认桃源里。”画堤是幽通水绘园门的一条引景。

十一曰水绘庵门。明亡冒辟疆伤于国是，退隐山林，更园为庵，对水绘庵的门特别用心设计：门夹黄石，寓冒辟疆期望像汉代的张良那样，能幸遇黄石公，得到天书，扭转乾坤。门内堆砌土石山，气韵如五代荆浩、关仝的画一般，上安小楼阁，门是城门的样子，门墙上做成六七个城垛子，有如故宫的团门模样。在冒辟疆的心目中，水绘庵门内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境界。

在国外，园林建筑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靠建筑师一手来完成的。在中国，古代的造园虽是全凭造山师来做，然这种传统工艺近乎“纯形式”。冒辟疆则不然，他把造山师的工作分成文人和工匠（造山师）两个部分。作为文人的思考，冒辟疆强调“主脑儿”，即以园为忆、以园言志的思想——赋予园子以灵魂；而造山师或工匠则一定要在园主人的指导下从事园林建筑工作，即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冒辟疆以他通达世情的睿智、博识众艺的才学整理旧园，前无古人，开创了中国古代造园要有“主脑儿”的新篇章，并对后世园林构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水绘庵记照千秋

云蒸霞蔚，燕子呢喃。清顺治十五年（1658）春，水绘园刚刚整修完工，便有一位戟眉髯须的江南才子——阳羨（宜兴）派词坛首领陈维崧前来拜访。冒辟疆一见，原来是复社挚友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来了。

从言谈中得知，陈贞慧在明亡以后，坚持气节，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余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羨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不幸在顺治十三年（1656）潦倒终生，年五十三。陈贞慧（1604—1656）与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有“明季四公子”之誉。

此后家境窘迫，幼子陈维岩只得远赴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到侯朝宗家“招赘”去了，因为陈宗石与侯朝宗之女系“指腹为婚”；长子陈维崧则遵父亲生前嘱咐去如皋投靠冒辟疆，冒辟疆将他安置在水绘庵中居住。

从顺治二年到十五年的十四年当中，因为战乱，大江南北著名的园林都荒落殆尽，然而冒辟疆的水绘园却一花独放。此时漫步园林，陈维崧如置身于仙山琼阁，经过多次品赏和反复揣摩，他发现如皋水绘园很有特色，又想起辟疆常跟他讲的话：“若（你）亦知作庵者之意乎，始吾与若先人及贵池（吴应箕）、吴县（管勋）、华亭（归庄）、桐城（方密

之)、历阳(戴重)、嘉善(魏允楠)、归德(侯朝宗)、莱阳(杜爽)、豫章(陈弘绪)、东粤(刘履丁)诸君子游,风节铮铮,一时有太学党人之目。无何遭世乱,诸贤零落略尽。若先人之悲宿草者,亦三年于兹矣。始先大夫奉先祖大夫而游于此庵也。雪月之夜,灯火彻夜不绝,酒人歌叱之声与丝竹相错杂,圆方罍器并一切细碎之物,不移而具如是者几十年,今已矣,余心悲焉,思托此庵以终老焉……余姑息此而后终隐焉。”他感到一种历史的责任,于是,尽其才气,写下了不朽之作《水绘庵记》:

水绘庵,即向之所谓镇野带坵、竹树玲珑、亭台棋置者水绘园是也。其主人辟疆氏,既以遭值不偶,乃解脱圭组,将与黄冠缁侣游。约言曰:“我来是客,僧为主。”更园为庵,名自此始。水绘之义: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会其中,林峦葩卉块北掩映,若绘画然。古水绘在治城北,今稍拓而南延袤几十亩。西望峥嵘而兀立者曰碧霞。由碧霞山东行七十步,得小桥,桥址有亭,以茅为之。逾亭而往,芙蕖夹岸、桃柳交荫而蜿蜒者曰“画堤”,堤广五尺,长三十余丈。堤行,已得水绘庵门。门夹黄石山,如荆浩、关仝画。上安小楼阁,墙如埤垸,列雉六七,门额“水绘庵”三字,即主人自书也。门以内石衢修然,沿流背阁,迳折百余步,曰“妙隐香林”。由是以往有二道:其一左转,由“壹默斋”以至“枕烟亭”;其一径达“寒碧堂”。堂之前白波浩淼,曰“洗钵池”。盖自宋尊宿洗钵于此,因以名焉。洗钵池前控“逸园”,右亘“中禅寺”。寺有曾文昭公隐玉遗迹,绿树如环。其东向临流而阁者曰“余氏壶岭园”。由壶岭水行左转,更折而北曰“小浯溪”,浯溪出入萑苇,若楚浯溪然。由浯溪再折而西曰“鹤屿”,旧时常有鹤巢于此,今构亭曰“小三吾”,又有阁曰“月鱼基”,皆孤峙中流,北城倚焉。南临“悬溜峰”下。稍折而东,亭曰“波烟玉”,盖取长吉诗义。由亭而上,曰“湘中阁”,曰“悬溜山房”,参差下



上，若凹若凸，凌虚厉空，穴寥莫测。西入石洞，甚廓，常有小穴，俯瞰“涩浪坡”，苔藓石纹如织。前临“因树楼”，则蟠伏宛在地中。由石洞右折而上，为悬溜峰，峰顶平若几案，可置酒，可弹棋，四顾烟云翕习，若碧霞、若中禅、若逸园、壶岭，璇题缤纷，朱甍煊赫，盘亘浯溪如线，唯洗钵池则白浪驾空，有长天一色之观。峰之由南陆而来者，自妙隐香林以至涩浪坡，其间名亭台而胜者以十数，涩浪坡为最。坡广十丈，皆小石离列可坐。当雨晴日出，则飞泉喷沫如珠。下有石渠，可作流觞之戏，有声淙淙然。其树多松、多桧桂、多山茶；鸟则白鹤、黄雀、翡翠、鹭鸶、鸂鶒时或至焉。悬溜之西有“镜阁”，兀立如浮屠，下列小屋，间侧不可名状。其北望隆然而高者有土山，山之后有庐曰“碧落庐”。碧落庐者，主人所知戴无忝客居也。其先戴敬夫与主人善，拟构是庐不果，主人因乃为成之，而馆其子无忝于其中。今游黄山不归，更置一僧，昕夕悠然，有钟磬声。由庐而西，竹梁可通鹤屿，屿前数武，孤石亭立水中，状若滟滪，时跃白鱼，潏然闻水声。自此以往，旋经小桥陆行二百步，左转而东，得逸园。逸园，其先祖大夫元同先生栖隐处，有古树高楼直通“玉带桥”下。

“水绘庵记光照千秋！”冒辟疆大为赞赏。

这篇《水绘庵记》记述细致，对园中各景点的大小、位置、特色，甚至对景点的寓意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文章脉络分明，文笔生动，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园以文存”的史料价值。江苏省如皋中学殷宗汉老师曾于1980年10月校译《水绘庵记》如下：

“水绘庵”，就是以往所说的处于村郭之间、竹树栽培得很灵巧、亭台分布得很错落的“水绘园”。园主人冒辟疆在遭遇不顺利以后，就放弃做官，决心跟和尚、道士为伍。他宣称道：“我这儿来是客，和尚才是主人。”把园改成庵就是这样开始的。“水绘”是什么意思呢？“绘”是“会”的意

思。南北东西都有水会其中，山林花木，高高低低，互相映衬，就好像画图一样。

从前，水绘园在县城的北边，如今逐渐向南扩张，扩大到面积有几十亩。向西望去，是高高耸立的碧霞山。从碧霞山向东走七十步，有一座小桥，桥脚下有座亭子，是用茅草盖成的。穿过亭子前行，那两边水里长满荷花，岸旁遍种桃柳，弯弯曲曲向前伸展着的叫做“画堤”，堤宽五尺，长三十多丈。走尽了长堤就来到水绘庵的大门。庵门夹着黄石山，就像五代荆浩、关仝的画儿一样。上有一座小楼阁，墙如城墙，上边排着六七个城墙垛，门上横匾题着“水绘庵”三个字，是主人亲自写的。

进得大门，是一条长长的石路。沿着河水，背着楼阁，转过弯来走一百多步，就到“妙隐香林”。从这儿向前有两条路：一条向左转，从“壹默斋”到“枕烟亭”；另一条路直达“寒碧堂”。寒碧堂前水波浩渺，这就是“洗钵池”。原来，宋朝的学者曾在这儿洗书画用的研钵，因而才有这个名称的。洗钵池的前面是“逸园”，右边连着“中禅寺”。庙里有宋代曾文昭公即曾肇“隐玉斋”的遗迹，这里绿树如环。池东边向东临水建的楼阁叫“畚氏壶岭园”。由壶岭园乘船向左转，再转弯向北就是“小浯溪”，小浯溪在芦苇中进进出出，就像湖南的浯溪一样。由浯溪再转弯向西，就到“鹤屿”，从前经常有鹤在这儿筑巢，如今在上面建了一座亭子叫“小三吾”，还有一座阁叫“月鱼基”，都是独自耸立在那儿，北边靠着城墙，南边面临“悬溜峰”。稍稍转弯向东，有座亭子叫“波烟玉”，是根据唐代李贺的诗意命名的。

从波烟玉亭向上，有“湘中阁”，有“悬溜山房”，高低不齐，有凹有凸，高耸天空，空旷莫测。向西可到一个很大的石洞，往往可从小缝中向下看到“涩浪坡”，坡上的青苔、石纹就像天然织成的。前面的因树楼简直像蹲伏在地下。



从石洞右转弯向上走去，就到悬溜峰。峰顶平坦得像桌面一样，可以摆酒，可以下棋，站在上面向四周望去，云烟像羽毛一样聚合，远远看到碧霞山、中禅寺、逸园、壶岭园等地區额五光十色，屋脊气势宏大，盘旋着的浯溪像线一样，只有洗钵池白浪滔天，真有长天一色之观。

悬溜峰南边，从远处的妙隐香林，到近处的涩浪坡，这中间风景优美的亭台有十多处，而涩浪坡最为突出。坡广十丈，都用小石排列在那儿，可以坐着休息。每当雨过天晴，就可看到泉水飞流而下，溅出的水点晶莹得像珍珠。坡下面有条石渠，可以在水面放上酒杯，学着古人作曲水流觞的游戏，渠内的流水发出淙淙的声音。这儿长的树木，大多是松、桧、桂、山茶等，许多鸟儿如白鹤、黄鹂、翡翠、鹭鸶、鸚鵡等不时飞到这儿来。

悬溜峰西边有座“镜阁”，像宝塔一样巍然高耸，下面有许多小屋。向北望去，有一座高高隆起的土山。土山的后面有座房子叫“碧落庐”。碧落庐是主人的朋友戴无忝寄居的地方。原先，戴无忝的父亲戴敬夫和主人的友谊很深，曾打算在这儿建房，没有实现，于是，主人就替他造了，让他的儿子寄居在这儿。如今戴无忝去游黄山不再回来了，便另外安排了一个和尚居住着，每天清晨和傍晚，可以听到悠长的钟磬声。

由碧落庐向西，有竹桥通向鹤屿，在鹤屿前几步远的水中，有孤石亭立水中，就像长江三峡江心中突起的巨石一样，不时地有白鱼跳出水面，发出“濠——”的声音。

从这儿经过小桥走二百步，左转弯向东就到逸园。逸园是主人的先祖冒梦龄即元同先生隐居的地方，有古树高楼一直通到玉带桥下。

诗人兴会更无前

明末清初，因如皋地处江头海角，在江南政治中心的外围，又远离当时抗清烽火의 浙闽沿海，因此是政治较为宽松的区域。如皋水绘园在这样的政治、地理态势下经过重新整理，一花独放。对于明末遗民来说，进，可以出行向大江南北；退，能潜处于如皋的草堂渔舍之中；还可轻舟独放到冒辟疆的水绘园中去诗文唱和。更何况冒辟疆已向复社社友、复社亡友子弟发出了邀请。湖北黄冈诗人杜浚来了，金陵诗人纪映钟来了，合肥诗人龚鼎芝来了，全椒诗人吴国对来了，宣城词人梅磊来了，桐城方以智之子方拱乾来了……清初诗人刘体仁说：“时，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雉皋（如皋）为归。”他们云集水绘，游觞啸咏其间，他们的诗文活动丰富多彩，有《水绘庵诗》《小三吾唱和》《梅花唱和》《杂赠诗》及《乙巳上巳修禊唱和》等每逢时节聚会之作，给如皋水绘园留下了瑰丽的诗篇。

且以水绘庵诗、影梅庵题咏、碧落庐唱和为例。



一、水绘庵诗

游饮水绘庵

山东·杜 爽（卷6·61）

大地绘草木，天汉绘文章。雄赋绘杨马，丽汉绘钟王。
此庵胡奇绝，乃绘明月光。后有琉璃屏，前有玳瑁床。
中间有高士，散发叶皇唐。昔闻贾大夫，有俦未相当。
嫣然不可得，蛾眉如秋霜，相将射林皋，雉获易其常。
又闻胡夫子，儒服动四方。解易为口义，六经声琅琅。
苾芬歆帝座，辟雍佐蒸尝。后之哲者谁？其兹冒辟疆。
其园亦辟疆，其地乃西攘。披襟避烦暑，为余具壶觞。
余因耽佳胜，举筋忘肥苳。上述祖父德，幼弟坐其旁。
既以饫座客，亦以风棣棠。二难侍座侧，啜麋自何妨。
忽焉席更移，况乃舟可杭。轻棹蹙微浪，荇藻浮且扬。
熠熠如流星，络纬悲鲛房。三吾诚隐约，小有忽低昂。
闻君青莲语，使我心胆张。夜深出水关，作歌詎能长。
（杜爽，山东人，遗民诗人。诗中对冒辟疆和他的水绘庵予以
高度评价）

戊戌（顺治十五年）冬日同诸子过水绘庵

阳羨·陈维崧

此庵名水绘，筑者冒先生。为看芙蓉落，忽闻钟磬清。
野航穿绝壁，积水上孤城。何限沧浪意，迢迢一片明。

只此灯王室，江风吹不休。断河烟杂雨，独树夏经秋。
应有古龙卧，恐增征雁愁。我来成一笑，人立在岸头。

脱略高人笔，萧疏隐者居。但能留竹木，不可废琴书。
客至莫言别，欲归何所如。前林有渔火，飒飒打池鱼。

雨压黄茆屋，霜缠乌角巾。古诗能脱手，老笔况侵人。
颇觉酒无赖，毋夸髯绝伦。眼前歌舞在，好换乱离身。

渐与江南异，犹看水势高。分明窥浩荡，直欲净纤毫。
亲串同残垒，乾坤付浊醪。花门浑不解，何苦插旌旄。

栈道连云湿，疏峰矗几层。玲珑还简朴，瘦削必飞腾。
荷锄狂何惜，藏身愧未能。着书通禹穴，万一尔曹称。

数子才无匹，吾衰眼倍明。独怜风雨客，最动乱离情。
铁笛寒能叫，金戈夜只横。李花空结子，错向道傍生。

久爱林塘胜，扁舟特地来。桃知渔父俗，瓜识故侯才。
穷鸟谁相惜，闲鸥莫浪猜。结庐明岁事，为报石门开。

己亥（顺治十六年）冬日

同高玄中游水绘庵即席次其年元韵

长沙·赵而汴

结庵在江海，寒月浪中生。叶落林逾秀，霜高户自清。
楼台开绝壁，山水割孤城。谁意轻帆到，凄研万象明。

世态青山有，名园此足休。天高一片石，风动百年秋。
酒座俱能往，羁人莫买愁。苍茫何所似，直在灊西头。

曾枕湘烟侧，超然爱卜居。讵知渔父意，翻作故人书。
北固今何似，西庄旧不如。眼中吾欲老，归种武昌鱼。

开池平月户，卷雾卸山巾。潮汐能为地，菰芦尚有人。
题诗追仲举，作客念汪伦。佳会何时再，行藏七尺身。



直上孤峰去，携来星斗高。千江澄夜色，百里逼秋毫。
素侣容多暇，浮心驻野醪，眼看修竹里，自不近军旄。

但与林峦近，浮生踞百层。船开鱼隐没，客到鹤骞腾。
野草青堪送，桃花红自能。从今题咏后，江北遍为称。

遥想春城涨，鸬鹚双眼明。不言魏晋事，唯注乱离情。
翠户流莺满，晴江老鹤横。当门来剥啄，全付弃繻生。

岂为林塘草，剡溪舟自来。阶因前代树，石见野人才。
萝薜应相借，琴书不自猜。行将庐岳麓，白板赴江开。
(赵而汴，字友沂，长沙人。官中书科中书。)

庚子（顺治十七年）冬日过水绘庵次其年原韵

海陵·邓汉仪

敢忘剡曲约，樽酒慰平生。却访林园胜，况兼霜月清。
水痕浮远屋，野气涨空城。还上高台望，斜阳处处明。

世事竟如此，风尘苦未休。斯人真木石，我意共阳秋。
放艇浮鸥喜，沿郊战马愁。且须同一醉，不必问枋头。

俨成高士宅，半作老僧居。竹径通禅梵，花窗枕道书。
龙蛇忽变幻，烟水定如何。苦忆年来事，飞沙卷白鱼。

世情惨淡后，岂敢愁黄巾。豺虎原乘运，戈矛有数人。
安心磨老境，折节护天伦。斟酌林泉兴，风波恕此身。

石势峻礧极，穿崖地更高。楼台俨碧落，江海忽秋毫。

地僻宜丛桂，朋来且浊醪。也知猿鹤意，偏不庆千旄。

亭阁环诸面，烟波裹数层。柳风何荡漾，鱼气莽飞腾。
避世应陶令，还山问慧能。不辜濠濮赏，位置万人称。

树光因夜满，雪气到江明。何必桃花候，方深萝薜情。
烟霞随去住，戎马莫纵横。次第怜吾党，兵间白发生。

晒药门长闭，吟诗客数来。居然天宝意，不弃建安才。
歌舞佳人惜，图书未俗猜。次山不能倦，烟艇许重开。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祖籍南阳，后迁苏州，明亡后定居泰州。康熙十八年迫应博学鸿儒试，故意落榜，仍被授内阁中书舍人之职，坚辞。着《慎墨堂笔记》，后被列为禁书)

辛丑(顺治十八年)夏馆水绘庵次陈其年韵

宛陵·唐允甲(卷6·64)

庵自何年构，居然为老生。闭门无剥啄，近市亦幽清。
乍入疑琼岛，端居俨化城。劫灰犹未散，池畔忆昆明。

避世墙东好，名园此足休。小桥通绿水，残夏似深秋。
竹树丛三径，歌钟散四愁。堤边青雀舫，日夕恣遨头。

恰似桃源路，何须更卜居。门栽陶令柳，架有邗侯书。
蹶石嗣宗似，开山康乐如。雾深全欲隐，不羨北溟鱼。

醉即书裙练，狂来漉葛巾。邻僧分佛火，隔岸借歌人。
树者鸦能集，潭深月不伦。红藤白迭内，偷松一间身。



此中栖逸史，踪迹类琴高。浮誉留鸿爪，余生避豕豪。
埋忧频度曲，越礼但呼醪。终作三休侣，郊垌谢节旄。

薜萝萦曲沼，迭石自层层。猿鹤驯偏至，鼯鼠饱欢腾。
舟长坚一壑，星聚逼三能。此日诚高会，南皮自昔称。

吕嵇还命驾，特地为君来。一座陈荀美，千秋庾鲍才。
琴书常共按，鱼鸟亦无猜。欲买邻村地，茆堂按畛开。

二、影梅庵题咏

清顺治十六年（1659）春，冒辟疆在水绘庵大会文友和复社亡友子弟。时值烟花三月，冒辟疆相约古吴（苏州）的颜光祚、安徽宣城的梅磊、宛上（南阳上宛县）的徐泰时、石城（南京）的周士章、安徽历阳（和县）的戴敬夫之子戴本孝、阳羨（宜兴）的陈定生之子陈维崧等乘船同去影梅庵后的董小宛墓地祭扫。去途，陈维崧大发诗兴，作《春日巢民先生拿舟，约同务旃诸子过朴巢，并问影梅庵》诗一首。并自注题下云：“庵为董姬葬处。”

艇子橹摇出城去，青春白浪争颠狂。
无园只喜树径眠，有冢却愁人断肠。
野僧传梅竟何意，老父看竹还相将。
便须痛饮一斗酒，食器颇觉蟬螯香。

祭扫完毕，诗友齐宴寒碧堂。堂内置《忆语》《奁艳》和小宛字画一叠，诗友们宴集寒碧堂，品尝小宛留传后世的薺



董小宛像

薇露、桃李膏、跑油肉、灌蟹鱼丸等佳肴，万分感慨，诗兴大发，举行“影梅庵悼亡题咏”的唱和。

张恂首先作画。张恂是陕西泾阳人，字穉恭，一字壶山，明崇祯年间进士，善画。他将《悼董宛君诗画四则》作成，并书以《诗画小序》：

宛君以文慧事辟疆社盟兄，人咏小星君歌伐木矣！辛卯春，忽焉乘鸾长往，辟疆哀不胜情，有《忆语》一帙属余作画，岂看画亦可以当泣耶？爰选图四则，各七字句一章。奉请教正。

孤舟如叶小桥西，念尔芳怀草色迷。
曲槛留云餐翠荇，轻帘着月待青藜。
何人浪说章台柳，此地齐名若耶溪。
君谓旧蹊花自发，也应看画数行啼。

碧纱窗下锦成初，巧错天工任卷舒。
雾縠冰绡空自在，金梭玉躡竟如何。
仙郎漫守支机石，我友犹传印指书。
自古同知悲静婉，夜来明月薜萝疏。

为问蘼芜梦未成，几年书卷倚鸡鸣。
宫词旧会删诗意，奁艳犹存望古情。
似有佳辰亲白雪，独将午夜傍青萍。
可怜腰瘦看杨柳，断粉余香浣百城。

名香半地荐花朝，始影前身落玉箫。
留说校书幽性足，尚闻扬水细烟调。
桐桑有术增愁思，茗椀无心锁寂寥。
漫望江南应制曲，芳魂素解赋诗招。



皖江著名遗民诗人、宣城梅磊和作《为辟疆盟兄悼姬人董少君四首》：

此生能得几佳人，茂苑寻欢花正春。
凤髻绾云香欲堕，娥眉妒月黛初匀。
似闻解佩赠交甫，不数凌波降洛神。
今日彩云乘鹤去，绣帏锦瑟尽沾尘。

二八盈盈出嫁初，舞衣歌扇顿教除。
看山爱好私临画，中酒微吟细写书。
休比王郎妻道韞，居然卓女配相如。
风流九载泉台隔。月冷妆楼杨柳疏。

每当月夕与花朝，爱惜情深致更饶。
雀舌春晴藏水试，龙涎霜夜辟寒烧。
妆台驷暗青铜镜，绣阁莺闻紫玉箫。
痛哭诗篇同属和，令人重忆董妖娆。

少年夫婿老词场，好客频开白玉堂。
刺绣争夸中妇艳，调羹不遣小姑尝。
蔷薇露酿醍醐味，桃李膏成琥珀光。
若使珍厨常得在，食经应笑段文昌。

宛上清初遗民诗人徐泰时和作《春日题跋辟疆年盟兄哀董少君十纪》：

玉笛鹄弦泛菊船，曲栏斜视缣婢娟。
三年红晕灯前影，八月青衫泪里烟。
裂尽蝉纱秋夜忍，裁成鸳被兔华鲜。
买丝漫打同心结，更绾章台七宝鞭。

画舫如披鹤氅游，招招雪艳互凝眸。
还疑龙戏蛟人出，却羨櫻分玉女羞。
桃叶渡前多燕子，梅花亭畔醉罗浮。
只今湖上鸳鸯影，犹自双飞烟雨楼。

火里莲花出水鲜，一枝清影草堂前。
自裁德耀新裙布，不御平康旧管弦。
石户灯青勤夜织，纱厨苏碧护花眠。
若非洗得铅华尽，空有珠玑百斛圆。

意前思后巧支吾，金屋能藏如意珠。
鼎鼐未烦调大妇，酒浆遍已及诸姑。
豪华囊不私铢两，和碎人如美酪酥。
莫向妆台看宝串，香奁空有锦模糊。

唐风四变检三余，奩艳藜燃女较书。
频向宝函分亥豕，时收蠹粉注虫鱼。
探奇玄草看投阁，记事绀珠不系裾。
当日右丞无内史，傍人休比辋川居。

从来才子悦倾城，静里才能见性情。
箬笠半塘封茗国，熏蓝东莞署香名。
万花独爱花三友，一月尝延月五更。
如此温柔那得老，笑他私语鬼神惊。

剪旗深翠护花铃，本草新删谱食经。
玉露琼浆调指甲，畦蔬篱菜敕园丁。
御冬真蓄三年旨，饷客时挑百品馨。
谁道幔亭无玉沆，至今空挈一双瓶。



攘攘干戈鏖雨鳞，萧然子影避逡巡。
竞通权变称知己，熟识安危似古人。
间道不嫌青眼失，生还犹是白头新。
绿衣谁护谁能护？三语摇天动鬼神。

左右刀圭护药王，破窗飘瓦夜栖凉。
身非金石安能固，气贯参苓莫不香。
星靺蜡沉藤枕畔，宝奁蛛网瓦炉旁。
三年善病东阳瘦，谁复寒温慰象床。

半钗何减玉搔头，跳脱霞如天上流。
一自朝云先瘞夜，并无春梦独悲秋。
洪都谁复传长恨，桃叶胡能唱莫愁。
为语黄姑休乞巧，空余残线在针楼。

赋诗者中要数广陵（扬州）吴绮所作《悼董宛君》最有悲情：

憔悴春衫杏子纱，潘郎二月葬梨花。
愁能无泪天将老，死到多情月不华。
抛散珍珠思闹扫，丢残铁拨在琵琶。
莫言蜡烛因灰尽，想断当年油壁车。

半夜巫山结冷云，鰥猿寡鹤不堪闻。
情销软玉麒麟障，香碎泥金蛱蝶群。
妆为好多都是恨，愁从想绝转难分。
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

空有迎仙八宝台，凄凉义泪落尘埃。

已无翠被容贪梦，谁向红窗肯爱才。
松柏忍看犹并结，芙蓉从此不双开。
碧翁未解怜殊色，欲倩灵均问凤媒。

麻姑去后小姑闲，独来未成又早还。
此日若教居海上，当年何事降人间。
青丝有结宽腰带，白玉无心认指环。
地下果容长相忆，也应愁杀旧弓弯。

折得寒梅向庾林，无人能辨惜芳心。
等金身上花终始，埋玉山中树古今。
转妒白头能薄幸，不关红粉失知音。
此生倘遇鸿都客，阆苑还须自一寻。

帐中环佩望迟迟，肠断春蚕死后事。
儿女何知能古处，英雄谁信不时宜。
支离白月长生语，零落红笺小字诗。
莫怪东阳新病沉，十年吾亦为花痴。

月路云阶信渺茫，愁人夜起合欢床。
娇心欲尽原非福，薄命无才或可长。
雕玉枕沾桃瓣粉，缕金箱迭藕丝裳。
痴魂倘逐梨云去，莫向巫山魅楚王。

响屐难闻下玉除，茂陵琴倚马相如。
长怜病起能看月，最忆玉成好读书。
淡菊似人徒有影，幽兰无语竟先锄。
年来欲谱多情恨，先为红颜赋子虚。



石城（南京）遗民诗人周士章接作《悼董宛君》：

仙史香零团扇纱，秦溪烟柳护名花。
寒云片片埋芳躅，秋水溶溶冷黛华。
绿绮韵残闲律吕，青衫湿透碎琵琶。
只愁春事撩人绪，何日重联油壁车。

捐佩凌空化彩云，璫音飘渺半天闻。
芳踪永谢吴娃屐，玉质难留赵婕裙。
水竹图书畴作伴，朴巢烟雨许平分。
幽魂千载骚人笔，賡韵将来杂典坟。

淡淡烟痕锁夜台，柔姿冰雪不粘埃。
玉楼亦招修文女，银汉偏乖织锦才。
几度莺声成绝唱，一场鸳梦倏惊开。
早知愁思应难扫，悔却当年月下媒。

芊草空山翠晃闲，天姝缘峻御风还。
红妆影照青怜际，金粉容销碧树间。
术幻汉宫来李嫔，策穷蜀道折杨环。
教人永忆初相见，望断横塘月一弯。

啼残血泪染霜林，环佩珊珊迟我心。
红线飞空难拟昔，绿珠坠地浑同今。
情慳莫续丝纶钓，响歇难知山水音。
欲觅翠环愁眇眇，梅花清影梦相寻。

连天衰草暮云迟，花落飞飞绕断丝。
书幄空怀仇校事，妆楼犹惜喜嗔宜。
闲随明月调新韵，时逐朝云理快事。

为忆多情裊绣冷，几回惆悵使人痴。

梦销画槛正茫茫，瓷枕翛然白玉床。
银烛光寒珠泪涌，芳筵影落舞腰长。
章台弱柳颦妆镜，湘渚残蓉冷嫁裳。
咫尺郊南同绝塞，至今青冢不悲王。

香锦丛中姓字除，文园渴病似相如。
空怜隋彩千重绣，不见涛笺几幅书。
情种蔓生无可割，心苗悲发未堪锄。
小青若遇西陵路，佳丽双传岂子虚。

温陵（福建泉州）目录学家黄虞稷和之：

读影梅忆语，香艳婉恻，尺幅间伐毛洗髓，晕缣如靚。古有怨湘中歌长恨者，殆庶几焉。叶炉炙手，翻阅时畏其竟倚案得诗数章，用呈辟疆先生为宛君悼。

柔枝解识风前态，远黛偷他月下眉。
最忆湘波裙裊绿，花笺重拟比红诗。

盘礴丹青总未真，凭将侧理寓形神。
还愁写到关心处，泪渍渝孟字不匀。

引臂微闻落钏声，堕鸦鬓发玉钗横。
眉棱眼础分明甚，恰是春愁画不成。

小室笺香静夜温，玉枕深处晃梅痕。
最怜薄袖凭肩处，巧倩梨涡拨梦魂。

历历烟环几席间，茗香花月静年年。



鱼膏照夜无今古，合伴清娱结胜缘。

簪花解学卫夫人，穗札芝英秀出群。
楮墨空残纤甲印，一絨清泪冷香芸。

引枕先愁梦不成，愁来复作绕池行。
犹怜好梦多惊觉，梦觉空残语笑声。

肺腑役尽只形存，魑魅林林脱噬吞。
怪底髻鬟饶侠识，须眉队里截乾坤。

玉蛭花蛤佐杯觞，五月桃胶琥珀凉。
最忆断齑森碧玉，嚼残牙齿有宫商。

珊瑚枕薄透嫣红，桂冷霜清夜色空。
自是愁人多不寐，不关天水有哀鸿。

半床明月残书伴，一室昏灯雾阁楷。
最是夜深凄绝处，薄寒吹动茜红衫。

明崇祯进士、清礼部尚书合肥龚鼎孳填《贺新郎（悼董宛君）》词一首：

雁字横秋卷。乍凭栏，玉梅影到，同心遥遣。束素亭亭人宛在，红雨一巾重浣。理不出、乱愁成茧。骑省十年蓬鬓改，叹熏香，遗挂痕深浅。肠断谱，对花展。

帐中约略芳魂显。记当时，轻绡婉弱，睡环云扁。碧海青天何恨事，难倩附书黄犬。合欢带，再生剪。

三、碧落庐题咏

冒辟疆的水绘园一直宾客盈门，座无虚席。尤应称道的是，当年在金陵一起痛斥阮大铖之流的诸盟友之子，大多在遭难流亡时托庇在冒氏家中。先后避祸如皋的有安徽戴重之子戴本孝、戴移孝兄弟，方以智之子方中德、方中通兄弟，还有吴门的彭师度、嘉善的魏允楠等，这些人又大多为诗词传家子弟，故《同人集》中保存了许多集外之作，应是当年水绘园中慷慨悲歌的记录。

碧落庐题咏

释·弘知

辟疆道兄有水绘庵林木蓊郁，石浪澄泓，充栋其间，何今古耶？尝忆历阳戴敬夫称碧落道人，为建庵桥西，额曰“碧落庐”。此故人心，即苍天眼。异时，椰栗相寻，挂瓢有分，因图仿佛不觉出声，肯一和之，是亦荃草问答也。时，丁酉（1657，顺治十四年）春日。

澥留一曲水龙吟，碧落传来墨迹深。
两字久翻天上影，半闲题出故人心。
全家浪里船如铁，倚枕潮来剑有音。
此调绝时风正起，伯牙还抚没弦琴。

碧落庐题咏

黄冈·杜浚

辟疆同盟水绘庵，余旧游地也。近于其中为亡友结碧落庐，无师为之图，系以诗属余和之。每苦不暇，暇即愁耳。今春忽得和诗一首，聊命儿子录白纸奉寄兼慰近怀。

十年幽泛几沉吟，闻道为园今更深。
碧落方求人外友，青天宁负夜来心。
风波彼岸坚扃户，竹肉吾徒老嗜音。



流水洋洋谁绘得，临风遥与一开琴。

（杜浚，（1611—1687），黄冈人，字于皇，因自称“绝粮而未绝茶”，故号茶村，是一位遨江淮间以狂妄、孤傲著称的诗人。《儒林琐记》载：“或问贫状，浚曰：‘往日之穷，以不举火为奇；近日之穷，以举火为奇。’”着《茶村诗》三卷、《变雅堂诗抄》八卷，为清初词坛巨擘）

丁酉（1657，顺治十四年）感赋

历阳·戴本孝

辟疆年伯为先严建碧落庐于水绘庵愧未瞻谒。丁酉渡江奉省于长干逆旅赋此志感。

孤梦吹残向四方，空临秋夕拜斜阳。
云深文冢元英舍，海辟桑田碧空堂。
剑绕寒光犹在树，琴期幽赏径登床。
独惭沟壑悲生事，矫首园林秋草芳。

当年奏赋共呼天，父执谁堪再比肩。
且历此身看海变，不将老笔借时怜。
江如泪冷深千尺，石荻松盘定百年。
短照一来亲杖屦，秦淮犹恨旧笼烟。

七律·惜誓

戴本孝

万古刀环赤手磨，休将剑术责荆轲。
一门争死无完卵，三户偷生作楚歌。
不信青蝇还赐吊，堪悲黄雀自投罗。
行看沧海扬尘日，才见西山古木多。

七律·答人述先君旧事

戴本孝

莫道吴兴事，酸风刺骨寒。
相知皆死别，何处问平安。
故鬼千家哭，孤城百战难。
当时衣上血，今日与谁看。

己亥（1659，顺治十六年）碧落庐抒怀

戴本孝

溪雪随来兴不孤，海桑阴拂小三吾。
赤藤杖底毫偏健，碧落庐前泪已枯。
细缕云根堪寄老，漫开樽觞任狂呼。
横飞满地梅花月，此别东风未可虞。

绣壁星雯绕玉壶，幽林无梦不黄虞。
掀翻羯鼓宜豪客，冲碎鸱夷散酒徒。
千里寻源开小有，双柑容我赠文无。
可当秋卧芙蓉水，明月还看匝树乌。

（戴本孝，字务旃，画家、篆刻家、诗人。其父戴重，号碧落道人，安徽历阳（今和州）人，崇祯末年授推官，未出任。明亡奔走江浙间，后在湖州组织义军抵抗清兵，中流矢负伤，潜返乡的鹰阿山中，绝食而死。其弟戴移孝亦为诗人、画家。清乾隆四十五年，戴移孝所集《碧落后人诗集》罗文字狱，结果戴移孝与其子戴昆均遭戮尸，戴移孝的孙辈或斩决，或监斩候，或发配为奴。戴重的《河村集》亦遭禁毁。这是一个悲壮的逸逸家族）



巢民先生招陪务旃(戴本孝)分韵一先古

阳羨·陈维崧

孤城客丐竟苍然，重与追陪敝夜筵。
到日终袍原我辈，听来腰鼓止何年。
一峰瘦许千灯立，半阁寒惊万炮穿。
酒渴江清吾欲漱，更深恐有毒龙涎。

前辈江东顾彦先，交情还似廿年前。
樽能话旧方难得，草是将离最可怜。
翻尽海涛真有曲，买来元夕不论钱。
他时谁作烟花记，此夜千金仔细传。

于邗江寓馆喜冒谷梁冒青若兄弟过访寄柬辟疆

桐城·方拱乾

把酒问家门，知是故人子，故人上有父，别时尚未死。
荏苒廿年余，存王难举似。昨春初入关，如皋书一纸。
及报广陵书，经年断音纸。忽然二妙来，穷途顾衰齿。
翩翩两丈夫，老眼迷指视。自言八岁时，追随在醉李。
惠山既扶筇，毘陵复蹑履。间关乱离踪，历数如掌指。
坎壈今如何，兵戈犹后矣。而翁正壮年，丐霜胡太驶。
而祖已古人，山阳痛曷已。愧我支离身，蓬梗眩行止。
往既难舟车，来亦阻道里。或者兴会乘，望望秋江水。
(方拱乾，字肃之，号坦庵，后更字苏庵。父亲方以智，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明亡，方出逃岭南，去黔、滇供职南明，屡遭清廷逮捕入狱，险境不绝，后出家为僧。入清，方拱乾官少詹事。顺治十四年，子方章钺涉科场案，父子兄弟同被充军到东北宁古塔。长子方孝标，于顺治十六年(1659)中进士，充军后赎归，于康熙九年(1670)入滇，著《滇黔纪闻》。后来因戴名世文字狱，方家遭戮尸之祸，亲族或死，或被流放到

黑龙江卜魁城等地)

冒辟疆以水绘园唱和为基础,将六十年师友的诗文往来荟为一集名《同人集》。集中有四百五十六位作者(见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如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芝、吴伟业,清初诗坛巨擘杜浚,神韵派诗风的倡导者王士禛,阳羨派词坛首领陈维崧等,其中有一百三十七人名列《中国名人大辞典》。《清诗史》称之为“水绘园遗民诗群”。《清词史》中则称之为“水绘园词群”。书中记述:“聚集在如皋水绘园冒辟疆周围的一批词人。广陵一地,在清初既有被黜的州牧如吴绮,罢归的县令如陈世祥,又有散佚名士如宗元鼎、黄云;既有邓汉仪这样的朝野兼游的故老耆宿,又有退隐终老的徐石麟等复杂的群众。说明这是一个微妙的历史时期和相当独特的地理位置……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并在一个时期内和谐地存在,应该说正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江南初定而仍风云多变。如果清政权大一统局面已十分稳固……冒襄周围政治色彩甚浓的文化人群体,更不被允许存在,这是毋庸置疑的。”书中又述:“以‘水绘园’群体,其意就是盼能通过词坛的结构层次反映出时代社会的特点和文化背景的独异现象……如皋一县,顺治、康熙之际有词传世的就有三十人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冒襄的子弟或亲属后辈,而且与大江南北的词人交往频繁,特别是与广陵地区的作家联系紧密。

‘水绘园’词人群既是个独立的群体,又是广陵词坛重要的工具。”

在水绘园中游觞啸咏的这些作品,人美——冒辟疆的人格力量和他与董小宛的风流韵事,景美——造园以园言志、以园为忆寄情于景,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没有政治束缚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其中有些诗是作者的集外之作,绝代的,这就是所谓清初特定环境中的“如皋水绘园诗词族群的”文化现象。



上巳修禊佳话传

我国很早就有了三月“上巳修禊”和“曲水流觞”的习俗。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人们都要到“东流水边洗濯祓除，去宿垢疢（指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仪式，其方式或举火、或薰香沐浴、或用牲血涂身，以消除不祥）”。这就叫做“上巳修禊”。大约在魏晋的时候，有人引水环曲成渠，在修禊时，将双耳杯盛酒放入渠中，任它漂流，位居下游的人谁接到谁就饮酒，相与为乐，借此来祓除不祥，于是又有了“曲水流觞”的嬉游习俗。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记述的东晋永和九年（353），他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修禊的雅集之会即为一例。

继兰亭雅集之后，唐朝虽有“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的盛事，宋元时期有三月三日修禊，“洛阳王孙子女倾城玩赏”的娱乐，可都是只有游宴之乐，而无文会之采，唯有一千三百年后的乙巳年，即清康熙四年（1665），在扬州任职的王士禛于上巳修禊日到水绘园（又名水绘庵）作“洛水之戏”，可与兰亭雅集媲美。

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府新城（今桓台县）人，清顺治八年（1651）中举，十五年

(1658)殿试居二甲，第二年授江南扬州府推官，在任五年。王士禛是清代著名的大诗人，论诗创神韵说，有诗坛“一代正宗”和“泰山北斗”之誉。他的到来，为冒辟疆先生的水绘园增添了声色。

那天上午，微云若绡，风日清美。王士禛裕衣芒屨，在冒辟疆、陈维崧、许嗣隆、毛师柱等文友的陪同下，沿桃红柳绿的“画堤”入园。先在前临洗钵池的“寒碧堂”内小坐，观一池清水，波光潋滟。然后便去“枕烟亭”处，亭内有香一炉，茗一壶，案几上还有明代文征明所书的《兰亭修禊图记》一卷，可供赏玩。随后，他们又去“枕烟亭”对面的“涩浪坡”行曲水流觞之戏。当初，清兵南下，冒辟疆与董小宛逃难到江南，曾去过兰亭，水绘园中的涩浪坡就是冒辟疆仿兰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景观而建造的一座假山。为造就“清流急湍，映带左右”的景观，冒辟疆特地用辘轳取水作山泉，只见“激水奔崩，如白鲦数千万头，从石琮琤注泻



曲水流觞·流觞亭



兰亭



而下”。涩浪坡广十余丈，大家模仿佛古人，宽衣大袖，将辫子盘在头上，坐在离列的小石上，一觴一咏，畅叙旧情。王士禛环顾各位说：“这次文酒之会，可不能少了邵潜夫老先生！”

邵潜夫，名邵潜，自号五岳外臣，是位寓居如皋的通州诗人，精籀篆书法，誉满江南。当时，他已有八十五岁的高龄，而且抱病累月，接到邀请时，病竟好了，连忙从寓所乘轿赶到水绘园，与大家在船上欢聚，游船后还跟着一条清吹的小船助兴。王士禛诗兴大发，与冒辟疆商定“今日之集诗，不限韵，人不一体，各踞一胜，宾主不相顾”。于是，王士禛选“因树楼”，冒辟疆居“寒碧堂”，毛师柱、许嗣隆登“湘中阁”，陈维崧由冒辟疆长子冒嘉禾相随去“小三吾亭”，而冒辟疆次子冒丹书则轻舟委浪，往来于烟波云水之间。

因树楼上，王士禛突发奇想，请最漂亮的歌童紫云为他磨墨捧砚，他要在如梦如幻的水绘园中，借美景、美人、美乐，创造出最美的诗篇。只见他乘兴挥毫：

前年曾到湘中阁，阁外天寒水方落。
西风飒飒猿啾啾，惜别怀君芳杜若。
今来三月青春深，浯溪窈窕桃花林。
为君一曲答款乃，写作云山韶濩音。



王士禛幽篁抚琴图

这首诗前四句为忆游。他回忆两年前冬日第一次来水绘园的情景，那是天寒地冻、西风凛冽的季节，但他与冒辟疆的友情却格外温暖人心。作者离别以后，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冒辟疆。后四句是写当前的嘉会。这次到来，正是烟花三月，“画堤夹镜桃花水，面面桃花红似女”，“浯溪”更像窈窕淑女一般，在这花好、人好、景好、情好的环境中，诗人赋诗唱和，是何等的快慰啊！

王士禛一首接一首地写下去，十分忘情。只见他“跛脚坐楼上，隐囊侧帽，望若神仙摇笔”，一会儿便得七古十章，一气倾注，首尾无端，酣畅淋漓。诗篇如下：

悬溜山前春瀑晴，洗钵池边春水生。
天气殊佳临解袂，酒人兼作摘船行。
延陵子房复不恶，齐瑟吴歆皆有情。
忽忆红桥作寒食，梨花千树照芜城。

前年曾到湘中阁，阁外天寒水方落。
西风飒飒猿啾啾，惜别怀君芳吐若。
今来三月青春深，浯溪窈窕桃花林。
为君一曲答款乃，写作云山韶濩音。

碧琉璃上双玉壶，兰绕婉转沿春芜。
未传塞北羊酪法，且醉淮南樱笋厨。
射雉城中烟景暮，流莺唤人且须住。
回头笑谢襄阳儿，讵可摇鞭背花去。

平山堂下五清明，草长莺飞无限情。
不怪老天裂风景，名园上日相逢迎。
银筝初弹阮初擘，此夕留髭应十石。
春衣明岁杜陵游，忆汝狂歌拓金戟。



西豪里中访老友，况复陈生与我厚。
辟疆园敞罗群贤，大儿小儿唱铜斗。
烟际鸬鹚一只飞，吴歌水调欲沾衣。
风光如此不成醉，帽影鞭丝何处归。

陈公家近映画溪，溪边花草令人迷。
离墨山中一宵雨，竹鸡白鸂相应啼。
先生大隐隐城市，万壑千岩窗户里。
花朝已过上巳来，日坐蜻蜓钓沙尾。

回溪绿净不可唾，碧萝荫中棹船过。
落花游丝春昼闲，独许先生此高卧。
剧怜风物共披襟，萧然丝竹皆清音。
永和三日今千载，坐使清风满竹林。

暮春三月为水嬉，棠梨叶大山禽啼。
田家社酒压缸面，雪白橙香玉练槌。
夜听酢头滴春雨，晓报提壶如泼乳。
醉乡大户百分空，起唤花奴自挝鼓。

谿谿一径略芍红，地肺疑与朱陵通。
沅湘春水鸭绿头，江蓠兰杜愁烟空。
主人少年登岳麓，祝融峰头几回宿。
七十二峰罗户庭，日汲湘潭燃湘竹。

西樵山人剡中去，古钵山人逛陵住。
渔洋山人来如皋，三日三吾对芳树。
人生聚散不可忘，且须痛饮累百觴。

名山游罢共归老，笑玩麻姑手爪长。

陈其年在冒辟疆长子冒嘉禾的伴随下，登池心小三吾亭，作五言绝句五首：

楔堂背城郭，水木纷陂陀。
飞絮亦以漫，落花行客多。
幽禽时一鸣，絃情向春华。
物理有销歇，贤达将如何。

风光既骀荡，水云相断续。
轻舫委明潭，春厨映深竹。
忽忆潇湘波，此时复应绿。

王侯达者流，襟情好楼寄。
文奏讵能牵，邱壑或堪置。
夙耽印渚游，暂出洛滨戏。
泠泠鸾凤音，奕奕烟霞气。

风日既清佳，宾徒悉韶令。
晴光荡兰畦，瀑水滴罗径。
愔度过江来，竖义一何胜。
王裴善清言，靡靡亦堪听。

而我嗒忘言，前林响疏盘。
寒食一以过，清和又将至。
四节讵复停，邈然发遐思。
今朝王法护，定到寒山寺。

陈其年，名维崧，号迦陵，是冒辟疆挚友“明季四公子”之一陈贞慧之子，长期寓居水绘园中，在冒辟疆的培养下，举



博学鸿词科，填词达一千六百多首，是清代词作最多的一位。

毛师柱，号亦史，苏州娄水人，是清代著名的诗人。他与许嗣隆两人登上湘中阁，俯瞰水绘园，触景生情。毛师柱作七言律诗两首：

春园花柳傍山城，春竹阴阴春水生。
不尽流光惊上巳，无边风日喜初晴。
飞泉斜挂孤峰迥，横笛闲吹画舫轻。
修禊若应传胜事，右军千载最知名。

绿荫空庭夜色迟，春灯照彩乱山陂。
坐来亭榭清于昼，何处笙歌细若丝。
岸帻几人重秉烛，流觞今夕更临池。
乡心忽忆吴阊路，三月风光绝妙时。

邑人许嗣隆，号山涛，文才也超群，后来中了进士。分室作七言律十首：

花明柳暗织轻烟，共解春衫坐水边。
只有右军能作序，风流人说永和年。

水面茅亭似镜浮，山容天影漾空流。
寻思最爱春深处，红板桥西一叶舟。

高楼隔岸影溶蒙，艳冶春光婉转通。
茶后香前闻按板，歌丝缕缕百花中。

才从小石藉烟莎，冉冉春云水上多。
纨扇书成修禊帖，羡他池畔有群鹅。

轻绡淡荡写丹青，画里衣冠见典型。

一自题诗披鹤氅，枕烟亭子是兰亭。

莫绣平原买素丝，群贤此会胜南陂。
相随步蹠桃花路，领略春风绝妙时。

翠兰红药过春分，高会山阴自昔闻。
柳暮风含春似海，花堤气暖水如云。

弹琴送酒同金谷，点笔成诗让右军。
听尽莺声天欲暮，添衣石上坐斜曛。

一时才调总无前，卜昼还看敞夕筵。
花映帘光迎夜月，灯浮水影隔春烟。

尊移晚兴藤萝屋，曲谱新词拉杂弦。
竟日淹留饶胜事，三更星斗落歌船。

冒辟疆也在寒碧堂前作成五言律诗：

风日美无度，落霞相澄鲜。
悬灯出层巖，薄暮生湘烟。
长啸金石声，短歌聊扣弦。
飘然尘埃外，可以凌飞仙。

去腊受迫促，今春多波澜。
殷忧不知疲，患难恒相安。
游览得所娱，怀抱何以宽。
笑问兰亭人，千古岂殊观。

邵潜夫到底是文坛巨擘，他只顾赏景、笑谈，并不动笔。待诸家诗成，他便一一展评：赞王士禛的诗“色相俱



空”、有“神韵”，可比李白；吟冒辟疆五言律诗，认为触目琳琅，风度翩翩；称毛师柱“不尽流光惊上巳，无边风日喜初晴”诗句云霞散彩，许嗣隆“才从小石藉烟莎，冉冉春云水上多”诗句有山水清音，陈维崧“风光既骀荡，水云相断续”与“泠泠鸾凤音，奕奕烟霞气”诗句璧合珠联。看到毛师柱“修禊若应传胜事，右军千载最知名”和许嗣隆“只有右军能作序，风流人说永和年”这几句，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气概应前无古人，旋作七言律诗一首：

山园曲曲恣寻幽，不减兰亭昔日游。
年似永和饶丽景，客同大令自名流。
歌声宛转云间出，酒气氤氲水上浮。
却怪诸君太无赖，诗成倾刻傲前修。

然后解释说：“你们可知道当初兰亭修禊，王羲之首唱，其中有五个人写不出诗来被罚了酒，而今天乙巳上巳修禊，没有哪个人写不成诗，故曰：‘诗成倾刻傲前修’。”大家都以为然，称邵潜夫“老道”。

晚上，大家欢聚在寒碧堂前品茗，看冒家乐班在柳荫下搭的戏台上演《紫玉钗》《牡丹亭》等剧。夜色中，有红碧琉璃灯几十盏，或置山巅，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莹闪烁，与人影相凌乱，横吹声与管弦相拉杂……何异于罗星斗而听缦笙！

年年风月，当年水绘园上巳修禊，诗篇之富，意趣之雅，宾主之美，前无古人，至今传为佳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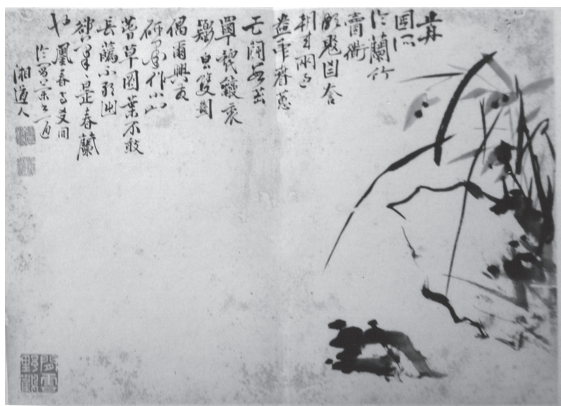
清康熙初顾尊素在如皋为冒襄所绘写真画像——《水绘园主落花觅句图》

园林昆曲谁知我

冒辟疆认为，于游园赏景而情生，情生而发诗，发诗而吟曲，才能极乎文人游之乐也。因此说，要把诗文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不能没有昆曲。

昆曲，又名“昆山腔”“昆剧”，是发源于江苏省、流布于全国的传统戏曲剧种。昆山腔为元末顾坚所创，现在一般认为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吸收海盐腔、弋阳腔的音乐，加工提炼后形成。其后，昆山人梁辰鱼进一步加以改革，编写了第一部昆曲传奇《浣纱记》，影响由此扩大，到明末清初，昆曲越发兴盛，表演日趋成熟。当时，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伯祖冒梦辰和父亲冒起宗都酷爱昆曲，冒家巷“得全堂”就是他家演昆剧的专门场所。冒辟疆从小受到家庭艺术的熏陶，也喜爱昆曲。他成年参加乡试，在南京、苏州一带滞留，常与昆剧泰斗苏昆生、名伎李香君等诗酒流连，切磋曲艺，加上本人又极有文才，所以能掌握昆腔的奥妙。卢香在《冒巢民先生传》中称他“自制词曲，交家部引商刻羽，听者悚异，以为钧天迭奏也”。

冒辟疆的爱姬董小宛也擅长昆曲，在冒辟疆的眼中，董小宛是从幽谷中走出来的一朵兰花。兰花明洁清雅，更似小宛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尚的品格。那兰花无花长绿的



兰花

瘦叶，经风吹过，有如笛声，高低抑扬，这在绘画上是有一种意到笔不到的若断若连的状态，而昆曲腔调尾声亦如此若断若连的音韵，如此停当蕴藉，耐人寻味。所以说，昆曲、兰花，乃同一格调，同一品格，它俩淡远、含蓄，很有国色。董小宛去世后，冒辟疆看到兰花就想起小宛，想起昆曲，更想到昆曲与园林。

冒辟疆认为造园不能没有昆曲，他更深层次地探讨了昆曲与园林的关系。昆曲讲究音律，讲求气质，园林则讲究高低起伏，讲求变化，曲终而味未尽，如北城脚一线的悬溜峰、小三吾、碧落庐乃至竹、树的布局，都得讲究高低起伏断续的变化，使之成为一种“凝固的昆曲”。“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是曲亦是园，正与昆曲相同。

论昆曲，其韵律、节奏，虽动有静。冒辟疆重整的水绘园，乃以园言志、以园为忆，创造了有生命的园林建筑。水绘园静中寓动，而人娱乐其中，又是动中寓静。因此，游水绘园，品赏昆曲感到亲切、舒畅、安逸。

楼头喜鹊噪，庭前贵客到，冒家乐奏满园雅。到了天色将暗，冒家乐班便在水绘园中寒碧堂前的五柳荫下，用四十张八仙桌搭起戏台。及夜“以红琉璃灯数十枚，或置山巅，

或置水涯，高下低昂，晶莹闪烁，与人影相凌乱”。不久，宾主驾画舫入园，后随一小蜻蛉船，载清吹数部尾其后，歌声为水声所萦绕。开场了，横吹声与管弦相拉杂，栖鸦受惊，忽从悬溜山上起飞，簌簌不定。

戏台上24支大红烛高烧，笙笛吹奏开场。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善歌的生角徐郎喉同莺啭，嗓音悦耳，高低抑扬，尾声音韵若断若连，在山林中萦绕，在水面上回荡，惊倒四座。

“偏青山啼红了杜鹃，酴醾外烟丝醉软……”善舞的旦角杨枝缓舞姗姗，从屏后出场，娇歌袅袅，如云出岫，令人陶醉。

这是寒碧堂前昆剧舞台的一幅历史画面。难怪当代学术权威赵景深为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一书作序说：

“他只采用纯粹唱昆曲的集芳不等和有关冒辟疆乐班的资料。即此一端就可以看出作者严肃不苟。”这番话不仅赞扬了陆萼庭严谨审慎的治学精神，而且也郑重地指出冒氏家乐在昆曲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朝初年，如皋冒家乐班高才满台，所演的昆曲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明朝末年，唱昆曲最盛的地方是在南京和苏州。在南京、苏州，有礼部教坊司管着。后来，清兵南下，南明王朝灭亡，南京、苏州的昆曲班子都鸟兽散，其精干的曲师如陈九、擅长北曲的朱音仙和苏昆生等都先后来到如皋冒家乐班担任教习；原本阮大铖家乐的著名演员杨枝和他的父辈也脱离了金陵礼部教坊司来到如皋冒家乐班；还有吴门的曲师夏先生、按拍师耿先生也来了。这就大大地充实了冒家乐班的力量，提高了冒家乐班的演艺水平，冒家乐班堪谓全国顶尖级的昆曲剧团。

在冒辟疆的有生之年，冒家乐班有四代传承：

第一代（明末清初一清顺治十三年即1656年）乐班：



由冒辟疆的祖父冒梦龄创办。总管：蔡孟昭。教习：陈九、冒辟疆。名角：杨君、陈郎（陈灵雏）。

第二代（清顺治十四年—康熙四年，1657—1665）乐班：

由冒辟疆组织，为最兴旺时期。总管：蔡孟昭。教习：冒辟疆、陈九、朱音仙。名角：秦箫、徐郎（紫云）、杨枝、陈郎（灵雏）。

第三代（康熙五年—康熙廿一年，1666—1682）乐班：

冒辟疆负责，为衰微时期。总管：蔡孟昭、朱音仙。教习：冒辟疆、苏昆生、杨枝。名角：小徐郎、小杨枝等。

第四代（康熙廿二年—三十二年，1683—1693）乐班：

冒辟疆负责，冒家乐班走向社会，开始复兴。总管：蔡孟昭、朱音仙。教习：冒辟疆、朱音仙。名角：“吴儿十二”徐彬如（字花乳）、金菊（字芳男）、金二菊（字韦杜）、大菊（金菊子）、小菊（金菊子）、小徐郎（云郎侄）、小杨枝（杨枝子）等。

“闻说园林全盛时，朝朝暮暮管丝弦。”冒家乐班的鼎盛期在第二代，即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四年，也就是冒辟疆从四十七岁到五十五岁期间。

“十队宝刀春结客，三更银甲交开樽。”有诗句描写了冒家乐班在水绘园中的规模。诗人王挺说：“其所教之童子，无不按拍中节，尽致极妍。紫云善歌，杨枝善舞，秦箫俊爽，吐音清越，能度比曲，听者凄楚。”

徐郎（紫云）善歌，王士禛歌赞紫云曰：

黄金屈膝玉交杯，坐烬银荷叶上灰。

法曲自从天上得，人间那识紫云回。

邓汉仪为之作《徐郎曲》：

一曲清歌彻夜闻，妆成红袖更殷勤。

殢人也自烟花乱，不敢当筵唤紫云。

灯炮花寒歌板停，曲房深处酒微醒。

堪怜生小江南意，一到文园眼自青。

杨枝善舞，陈瑚赞杨枝曰：“回风舞雷，落尘遏云。”邓汉仪为之作《杨枝曲》：

金城杨柳尽苍茫，张绪风流枉断肠。

不道过江萧瑟后，一枝独自挂斜阳。

阳美书生促赋诗，竹西渡口欲归时。

主人不用金樽劝，只有杨柳管别离。

最年轻的秦箫善作哀音，更是唱演不凡，许漱雪赞秦箫曰：

梦想歌喉一串珠，今宵何幸醉蟾蜍。

高筵一阵清香烧，管领春风玉不如。

陈维崧亦为之作《秦箫曲》：

冒家堂上丝管何喧阗，二十四支银烛高崔嵬。

蜡亦不肯灰，歌亦不肯绝。

七尺罡风冷于铁，三更兽炭坐相啮。

此间秦箫曲中杰，忽然高唱受降城。

若作冰车铁马声，须臾如抗复如挫。

老马郭索沙场行，广陵花月不知数。

小楼玉笛无朝暮，几人不听秦箫歌。

一生总为秦箫误，主人磊落天下传。

主人好客能开筵，满堂白月白如练。

十匹红罗红刺天，笑谓秦箫来，醉看秦箫舞。

二十年来事可怜，化作迷楼楼下土。

忆昔江南月一轮，长干门外正留宾。

更衣私入鸣珂巷，座中颇有英雄人。

平生然诺惜不得，匣里宝刀老无力。

有眼只读帝京篇，却与黄金不相识。

秦淮酒楼十二重，酒人如虎诗如龙。



教坊子弟善骀宕，曲中老伎多从容。
善和坊里语琐琐，慈恩宅畔花溶溶，
半飞不飞双阿子，欲别未别诸吴侬。
吴侬度曲谁最雄，秃衿老子称国公。
骏骖不让黄幡绰，要眇直压商玲珑。
此曹精致有如此，吾辈攻苦将无同。
踟蹰冷灸残杯后，惨淡斜风细雨中。
只今歌者如鹅鸭，谁人尽谱声歌法。
秦箫秦箫当苦吟，尔更少小宜惜阴。
南朝狎客亦何限，殿中朝贵皆知音。
会须一曲送天上，安能老大青枫林。
好将迸石摩云调，歌出贞姬烈士心。
主人语竟月方午，努力秦箫更起舞。

君不见坐中有客夜深泣，却悔少年蹉跎时。

此外，冒家乐班的伴奏也相当出色。陈维崧在《湖海楼诗集》中写到一位琵琶手：“江南忆，最好是清猷（唱）。一曲琵琶弹贺老，三更弦索响柔奴，此事艳东吴。”这位贺老就是水绘园乐班的陈九，他技艺极高，名噪大江南北。以冒辟疆为主导的冒家乐班，名角良多，演艺高超，为丰富多彩的水绘园文化更添声色。

冒辟疆的昆曲活动，不纯粹是一种艺术活动，更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史载，冒辟疆喜演蔑视功名富贵、拒绝出仕的《南柯梦》《邯郸梦》《紫玉钗》《牡丹亭》，即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喜演以张溥《五人墓碑记》为题材的《清忠谱》；喜演抒发故国之思的《秣陵春》等剧目。复社旧友高世泰评曰：“娱友以丝竹，则嬉笑怒骂之文章也。”

园林昆曲谁知我。冒辟疆曾在观剧之夜对复社社友、义不降清的理学家陈瑚说：“予之教此童子也，风雨萧萧，则

以为荆卿之歌；明月不寐，则以为刘琨之笛；及其追维生死，凭吊旧游，则又以为谢翱之竹如意也。”充分流露出他的爱国情怀。



牡丹亭·惊梦（今人扮演）



牡丹亭·游园（今人扮演）



蔡含真爱冒辟疆

桃红柳绿，一春又一春。教习蔡孟昭的女儿蔡含坚不嫁人，这可急煞了做父亲的，没有办法，只得将这件事去和冒母马恭人商量。

原来蔡孟昭与冒家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明天启六年（1626）举人冒起宗偕夫人马氏去苏州吴县请宋《磻砂藏》大藏经捐赠如皋定慧寺时，赴庙会，观木渎镇戏班演《平贵别窑》的昆曲，结识了年龄刚满二十岁，且很有武功的领班蔡云生（字孟昭），两人谈话十分投机，遂结为玉昆金友的兄弟。说来也巧，冒起宗在第二年，即崇祯元年（1628）中了进士，授行人（掌朝廷传旨、册封等事务），冒起宗便将蔡孟昭招募在身边。崇祯七年（1634），冒起宗出任山东兗西僉事，即负责兗西地区的全部事务。当时，农民起义军已东进到黄河边，冒起宗监军河上，蔡孟昭代他上前线与将士一齐防御。不久，冒起宗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便携带百名壮士回籍吊孝，半途遭遇伏击，幸亏蔡孟昭拼死掩护，方才脱险。

崇祯十二年（1639），冒起宗调任湖南衡永道任参议。一日夜，饥民抢粮，先烧中军帐，以转移目标，被巡查的蔡孟昭发现，立即驰马冲进火海，将冒起宗从中军帐中救出。崇祯十四年（1641），蔡孟昭回苏州吴县重操旧业，继续搞他的

昆曲。

崇祯十七年(1644)春,冒起宗告老还乡,便派员去苏州将生死相依的蔡孟昭带回,令他担任冒家乐班的总管兼教习,并帮这位“游侠”成了家。顺治三年(1646)四十一岁的蔡孟昭喜得一女,名含。蔡含自小聪明伶俐,不幸在七岁时母亲病故,蔡孟昭更是将蔡含视若掌上之珠,平时对小女总是百依百顺。这回,婚姻问题是终身大事,可不能再依着她了。

“前些年,小女到了二八破瓜(指十六岁,该嫁人)的年龄,余家花园的请人来提亲,小女不同意,我回人家说女儿小,暂不考虑;前年,石家长巷的请人来做媒,说有两个儿子随我挑,小女又不同意,我也回掉了;去年,有人帮张家的相公来介绍,女儿还是不同意,我又回掉了;今年,蔡含已经十九岁了,老大不小的了,徽州的汪盐副史托媒,帮他家长得俊俏的儿子来说合,她竟回我说:‘女儿愿侍奉父亲,终身不嫁。’嫂子,您看怎么办?”

于是,马恭人将蔡含叫来。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古来之训。你蔡含读《女儿经》是怎么个读的呀?”马恭人直接指责蔡含,并问她:“你如果看中哪个,我可以替你做主。”

“婆婆,冒家对我父亲恩重如山……”蔡含遂向冒母谈起冒家对蔡孟昭的关心,又谈起了冒辟疆对她的爱护和培养,夸奖了冒辟疆的人格力量,说:“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

冒母马恭人一下子明白了八九分。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冒、蔡之间的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你说明了,愿嫁给谁?”

“小女非冒……”蔡含再也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蔡含走后,马恭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她遇上了两个



奇人。一个是蔡含，她别人不嫁，却一定要嫁给比她大三十多岁的男子；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冒辟疆。自董小宛于清顺治八年（1651）病逝后，父亲冒起宗要为冒辟疆续弦，冒辟疆回避（这里面有一个冒母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他与海上复明的郑成功有暗中联系。冒辟疆怕连累人，所以不续娶），总是以续娶董小宛生前关爱的丫环——八岁的吴扣扣加以拖延。一晃十年过去了，吴扣扣的命不好，未到成亲的日子就死了。如今，辟疆儿青春已过，成了五十开外的人了，会同意再娶吗？

冒辟疆回家以后，马恭人和他谈起了婚事，谁知，莫将红豆轻抛弃，冒辟疆竟欣然应允。马恭人更加感到为奇了。

终于，冒母答应了这门亲事，和蔡孟昭商议。蔡说：“我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样，既满足了女儿的心愿，我也终生有了依靠。”

“蔡含乃域中奇女子也。”冒辟疆挚友杜浚听到这个消息后作如是说，他特为蔡含取字女罗，并作《女罗字说》：

昔东晋多名士，而桓大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之幕下为尤盛，郝嘉宾（郝超，字嘉宾）不足言。如谢安、石孟、万年皆是也。又有罗含，字君章者，甚见重于时，史称君章，官江陵，嫌廨舍（官署）卑隘，特去城三十里自营别墅，植花药，此其名士风流不言可知。故少陵诗云：“庾信罗含俱有宅”，其倾慕如此。友人茂苑（苏州）蔡孟昭有女，性静慧娴，教训解诗书，长斋通禅理。孟昭奇爱之。年及笄，求纳聘者，妹妯塞门巷。孟昭……独以三世之交，道义郑重，归东皋冒辟疆氏。辟疆待之，敬爱如宾友，盖俱可称名士举动，而女之名适与罗君章同。余（我）方馆辟疆之寒碧堂，辟疆一日载酒请余字之。余谓名含而字必及芳香，与夫舒吐之义，皆近习且俗，不足取。余雅闻，蔡君德言容功俱非凡，女儿恬静淡泊，居然名士，殆女中之罗君章也。请即以女罗字之。辟疆大喜，以告孟昭，孟

昭亦大喜，复属余广罗之义。余以诗有女罗，爰喻婚姻，不但音同，意亦巧合佛氏标般若波罗蜜，犹华严智慧登彼岸，又有当于天女之解禅，而古乐府传“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其言贞洁可慕，女罗洵其流欤！盖女罗又别号罗敷云。时乙巳六月七日茶村居士杜浚为之说。

文中大意是说：东晋时有位叫罗含的人，他的字叫君章，到江陵那个地方做官，嫌官舍条件差，特地在城外三十里的地方筑了个别墅，真是名士风流。唐代诗人杜甫诗云：

“庾信罗含俱有宅。”蔡含的名正与罗含的名相同，据我杜浚所知，蔡含的德、言、容、功都很不平常，而且有女儿的那种恬静、淡泊的名士气质，可以说是女中之罗君章也。因此，请取“女罗”为蔡含的字。我杜浚以诗有女罗，比喻婚姻，不但音同，且意思巧合于佛教标的“般若波罗蜜”，犹言华严经中的“智慧登彼岸”，又“有当于天女之解禅”，而古《乐府》中传有“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的句子，贞洁可慕，女罗顺从其流，别号“罗敷”。

“女罗偏随虬松枝，美人悠下凤凰台”，冒辟疆与蔡含终于在冒辟疆三月十五生日的后一天喜结连理。

合欢有酒，岂可定情无诗？黄冈的杜浚作《花烛词》四首，为蔡含催



蔡女罗枫叶图



妆：

奕世深交缔好姻，夫君姓字重雷陈。
何妨却扇通言笑，不比当年射雉人。

辨情才调世无过，况复禅心比露荷。
从此春风吹碧蕊，青莲房里子偏多。（巢民先
梦小宛）

正值良宵月满天，春衫茶色映芳仙。
钿钗玉燕皆经眼，知有从来大妇贤。

容台礼乐恰相将，满路春风花草香。（王仪部
送舆马鼓乐前导）

即时新妆应较早，殷勤为补百年觞。

众吹打四番。毛师柱作《贺巢民伯纳蔡姬》二首催妆：

名士悦倾城，盈盈雨意迎。
心神欣共写，丰格喜同赓。
花蕊回等艳，茶香入梦清。
此时一相顾，无语各含情。

新得佳人字莫愁，绣帏重迭在妆楼。
梁栖小燕声犹涩，境舞回鸾影自幽。
幼妇好辞题少女，宜男香草号忘忧。
宵来同梦衾初抱，客刺侵晨莫漫投。

众又吹打四番。陈维崧又题催妆诗：

新得佳人字莫愁，吴娘才调最宜修。
枕函着水凉罗荐，钿朵如花暖画楼。
夹路挟车迎子夜，一奁蛾黛写清秋。
钵池打桨佳如许，三月风光胜石头。



蔡含双松图（册页）

众吹打十番，迎新人上轿，大家奏乐，送新人入房。楼台花颤，帘栊风抖，依然雄姿英秀，冒辟疆与蔡含春情无限。

不做贵人妇，愿为知音妾。蔡含嫁给冒辟疆以后，两人意趣相同，恩恩爱爱，无比幸福。蔡含十分感恩于冒母的成全之美，敬佩于冒襄的才气横溢，乃画松一堂颂之。冒辟疆惊叹于蔡含的才艺，特作《题姬人画松歌》一首：

深闺画松天地旷，势矗青霄极奇宕。
苍髯古黛何淋漓，柴车之轮大无状。
阴森直欲生雨雷，滴翠尤宜置岩嶂。
荆浩画松数万树，岩子犹云是皮相。
肉腕无法筋骨茧，真景不在笔墨上，
择人写松松入梦，吞龙四百蟠胸膛。
醉涂抹布皆鳞鬣，醒补云烟穷意匠。
生心应手夺造化，不朽不凋与天抗。
可怜弱质守尺寸，药房菌阁冯聊浪。
柔荑之手运纤毫，妙气吹兰冰雪漾。
一草一花偶然尔，胡乃惊人成独创。



老蛟拔地虬擎空，一笔划铁无倚傍。
观如睹墙目交瞪，云屯梁栋胸为荡。
王李木石赵管竹，对此那能不惆怅。
从今移赠杜陵歌，毕宏韦偃甘相让。
不然应有鹤来巢，先人挾去栽蓬阁。

冒辟疆好友、常熟的戴洵和之（有引）：

女罗夫人，产自吴门，实中郎侄爱女，归于江左，为络秀致前身。幼擅丹青，长娴词赋。放中山之兔，笔走龙蛇；染蜀江之笺，胸抒云锦。固应掺觚而从才子，何惭执简以待文翁。砥石生光，碧沼直文禽并浴。曲琼炫彩，杏梁之海翼双栖，业已誉噪香奁，艳流彤管者已。

巢民先生自题《画松图歌》，倚韵和一首。来诗远征荆浩（五代画家）择仁，而予近取白石翁。以白石翁《老桧图》向藏稼轩（辛弃疾）留守家，余所亲见。桧亦萧梁旧植，为吾邑八景之一也。巢翁许惠夫人妙绘，恐其久而秘惜，更以此诗坚之。

招真杏坛高且旷，老桧七株最奇宕。
四株六丁取上天，三株跋扈难名状。
石田泼墨图霜紈，势欲排倒石城郭。
或疑长房掷杖化老龙，不然铁柱宫中蛟变相。
界石斋头挂此图，烟云缭绕飞壁上。
当其挥毫盘礴时，定有精灵搜腑脏。
下蟠厚地上青天，经营惨淡穷心匠。
得全堂中谁扫千尺松，敢与吾乡老桧抗。
霜根铁干枝槎牙，顶上涛声卷秋浪。
香闺春昼刺绣余，端溪紫石墨光漾。
公然放笔貌虬龙，师心作古成开创。
主人许贻一匹绢，请添萱草相依傍。
归家称寿老母前，蔚然云起胸襟荡。
差排老桧作地主，石田见此生惆怅。

松身拔地桧参天，争奇斗险谁相让。
笑他瑶草与琪花，柔条摇曳生蓬闾。
大书法家宋曹亦为冒辟疆和蔡含作赋：
前年曾过雒皋城，水绘园中月更明。
处士论文真绝世，夫人画竹实其名。
双栖墨凤连云起，十尺苍松破壁生。
笔意由来师独古，平山风雨任纵横。

蔡含坚嫁冒辟疆，婚后二十二年的生活道路证明，她为守护如松树般坚强的冒辟疆，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家乱剧起伤心泪

冒起宗有三个儿子：长子冒襄（字辟疆），是马恭人（四品官之妻称恭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所生，为嫡子；次子冒襄（字无誉，号铸错），庶出，邑庠生（县学生员），系妾刘孺人于清顺治元年（1644）所生，比冒辟疆小三十四岁；三子冒裔，也是刘氏于清顺治七年（1650）所生，比冒辟疆小三十九岁。顺治十一年（1654）冬，六十五岁的冒起宗病故。冒辟疆便担负起关心和培养幼弟的责任，在他的辛勤教诲下，冒襄和冒裔的文才都很好。特别是冒襄学有所成，他曾为《妇人集》一书作注。

马恭人善于治家，操持家务很有权威。她分配财产公平合理，除逸园和宝彝楼遵先祖之嘱，交由长子冒襄掌有外，其他房产、钱财，不分嫡、庶，皆由三个儿子平分，自是无话。可是，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八十七岁的马恭人撒手人寰以后，这个家庭就乱了起来。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廿四日，冒母马恭人病逝，二十七岁的幼子冒裔受丈人宗宪先家的挑唆，私心膨胀，为谋夺家产，于第二年开春突然发难，向县衙告发冒辟疆“通海”——即与海上抗清的郑成功有联络，妄图借此陷害兄长，以达到霸占冒氏全部家产的目的。

新任知县卢菽浦接到状纸，不敢怠慢，立即赶赴扬州府向崔华郡守禀告，崔郡守又立即赶往南京，向江南藩台丁思孔禀告，遵藩台意旨请侍讲韩莢来扬州商量。鉴于龚（鼎孳）尚书、王（士禛）尚书等高官都是冒的朋友，因此这几位官僚商定对“通海”之案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力图将此案淡化。

卢知县回到如皋县衙以后，便派衙役将冒辟疆和两个儿子冒嘉禾和冒丹书一齐捉拿归案。

第二天一早，县衙击鼓升堂。衙门外围观者数百，县衙内，卢知县着官服正坐，八名衙役，排立两旁，威风凛凛。原告、被告都匍匐于堂下。

卢知县令原告冒裔呈上状纸。阅后，发问冒襄：

“今尔弟大义灭亲，告发你‘通海’，有三大罪状：一是在顺治十四年秋去南京纠集江上前朝亡友，企图与海上郑成功策应；二是顺治十六年春，包庇‘通海’罪犯、姐夫李鼎，将他藏匿于复壁之中；三是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撤回海上，大船停靠石庄，你特地去石庄犒军，捐助钱粮。你知罪么？”

“大人在上。老夫实在冤枉！”冒辟疆听了状告内容，心里有了底。申辩道：“幼弟生于大清顺治七年，到十四年方才八岁小儿，怎知大人之事？十四年秋，老夫是去南京会过先朝的复社旧友和亡友的子弟，和大清龚尚书一起搞了个诗会，现有《秦淮唱和》的诗文作证。”

“冒裔，被告讲的可是事实？”卢知县打断冒辟疆的话，加以发问。

“唔。”冒裔无言可答。

“关于我姐夫李鼎的事。”冒辟疆继续说下去，“他于顺治十六年春因叔父李之椿、堂弟李旦‘通海’之事被捕，经查明李鼎与此案无关。郡大人、县大人明镜高悬，不久便



将他释放。至于说我派人将姐夫藏于苏州蔡孟昭家复壁中的说法，断无证据。”

“冒裔，被告讲的可是事实？”卢知县发问。

“唔。”冒裔无言可答。

问到第三件关于冒辟疆在顺治十六年夏去石庄犒劳郑成功军队之事。

“实系子虚乌有。”冒辟疆申辩道：“众所周知，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水师在南京被大清军队击溃，向海上溃逃，有海船掠石庄而去。为此，县衙还贴出安民告示，叫邑人毋庸惊慌，各自安居乐业。”

“冒裔！被告讲的可是事实？”卢知县厉声发问，他简直发怒了。

“唔。”冒裔有些颤抖，但回话还强硬，“我那时年纪虽小，可是有人向我提供情况的。”

卢知县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经过堂审以后，卢知县才知道冒辟疆与“通海”没有牵连，否则，这桩关系朝廷的钦案会上至龚（鼎孳）王（士禛）二尚书，下至郡守、县里官员及一些水绘园诗友都脱不了干系。

卢知县限冒裔在旬日之内拿出证据来。堂审结束，命衙役护送冒辟疆回家。幼弟的诬告在公堂上被冒辟疆击得虚空粉碎，冒辟疆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当时，冒辟疆在公堂上没有立即走，他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很伤心。伤心的是，自己一向关怀和培养的昆弟，竟然利欲熏心，不顾骨肉之情，恩施而怨报，德感而仇应，以致败坏了冒家的门风，让人齿笑。

冒辟疆是如皋城里的头面人物，冒辟疆被诬“通海”的消息传开后，在社会上没人相信，大家一致认为冒裔忤逆，大逆不道。

冒裔回去以后，便去找富豪母子——丈母宗徐氏和舅子

商量，请他们提供实证材料。

“我个妇道人家，到哪里去给你找证据啊。”宗徐氏凶狠地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下次升堂，你就说要取证是县衙的事。同时，在告状的三条中，你就先咬住第二条，说是你亲眼看见冒辟疆吩咐蔡孟昭去救李鼎的，亲耳听见马恭人说不惜钱财去救李鼎的。”

十天后，卢知县第二次升堂，卢知县叫冒老免跪坐着。冒裔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依着徐氏的话说了一遍，言语多有冲撞，卢知县勃然大怒，令衙役重重地打了他二十大板。

冒裔不服，又一张状纸上告到扬州府。还加告冒辟疆在顺治二年，串通王解差包庇罪犯许元博妻子的违法行为。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清顺治二年，清廷“薙发令”下，本城有位叫许元博的人，拒绝薙发，按照清朝当时的律条，许被押解至南京斩首，其父母妻子都得充军到辽东的宁古塔地区。有民族正义感的冒辟疆得知许妻已有身孕，便拜托王解差救之，王便以妻代行，救了许妻。三十年后，听说许妻还活着，冒十分感动，出钱将王解差的妻子赎回，而且特地为王解差夫妇贺了八十大寿。

郡守崔华亲自升堂办案。经过对簿，事象明白。崔郡守裁决：冒裔状告的前三条，如皋知县明察秋毫，判决得当。至于状告冒辟疆包庇许元博妻之罪的事，依据大清顺治六年的诏告：“胜国初亡，人人未免有故主之思，凡顺治五年以前犯者，勿作判论。”故对这一时过境迁的事件不予追究。

冒裔状告不成，只得回籍。

事后，崔郡守召见如皋卢知县说：“你我都是冒辟疆的诗友，为防冒裔穷凶极恶，一再上告，与己不利。必须采取对策。”他们商定对冒裔采取“穷寇莫追，满足私欲，给予出路”的策略。对冒辟疆来讲，虽则有理，也要以防万一，应该劝他“破财求安”。



卢知县回到如皋以后，先拜访了冒辟疆，劝他让步，冒辟疆表示同意，并顺其意先带着家乐班子“移家江南，居于吴门”去了。

接着，卢知县指令书记官张圯授从中调解此事。一者，张圯授信佛，冒裔的丈母宗徐氏也信佛；二者，张与冒裔年龄相仿，他们之间熟悉；三者，张圯授跟从冒辟疆学诗，是诗友。因此，张圯授作为调解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张圯授先了解冒裔和宗徐氏母子的意图，果不出卢知县所料，他们要的是财。可也出乎张圯授和卢知县所料，冒裔的胃口特别大，即要将冒辟疆在冒家巷的房产、逸园和水绘园全部归他，也就是说叫冒辟疆一无所有，而且态度非常强硬。因此交涉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第二年夏，冒辟疆与冒裔才达成如下三点协议：

一、冒裔同意撤回对冒襄的指控，冒襄对其不实之词不予追究。

二、冒襄友于弟昆，推让千金，同意将世守之水绘园、逸园、房产及墓田丙舍产权交于冒裔。

三、冒家巷宝彝楼及所藏冒氏十世之文献，按“宗法制”归大宗嫡长子冒襄世守。

在上述交涉过程中，“事兄如事父”的二弟冒襄心地善良，当兄弟分家时，“兄（冒辟疆）尽以先人遗产畀（给）之，辞不受”，对“邑之奸者，以计愚其幼弟，夺而有之”的行为强烈制止，并因劝弟改邪归正无效而自责，特改字叫“无誉”，号“铸错”。

冒辟疆对此态度如何？据说，他视万物为空有，超脱得很。但是，冒辟疆面对“幼弟残兄”这件事，应该是很伤心的。

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冒裔夺得冒氏财产后，狂妄万分，开始日夜豪赌，不出一月，便将冒辟疆为保住宝彝楼所

给的千两现银输个精光。这时，冒裔想到小时候听生母刘氏说过，逸园里有“窖银”。

冒裔便带领人到逸园里去挖金银，发现了地窖，可里面什么也没有，冒裔不甘心，把二亩地大的逸园，里里外外的挖地三尺，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挖着。

赌瘾难熬。冒裔就用刚从长兄冒辟疆手上夺得的房产作抵押，结果又把房产输光了。赌的人就是这样，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冒裔没钱了，子舅徐某不给借，却怂恿他打起了长兄冒辟疆宝彝楼的主意——到宝彝楼里去偷字画。

宝彝楼位于得全堂的东侧，为坐北朝南的五楹建筑，楼下住人，便于安全保卫，楼上藏有古鼎宝彝、历代珍贵的陶瓷器、唐宋以来的名人字画和冒姓起源以来的十世之文献。宝彝楼南边的一排房子中，与得全堂相对的是天放堂，上房是冒辟疆与苏夫人居处，与宝彝楼相对的是染香阁，为蔡含所居。

冒裔所雇的飞贼陈二深夜上屋，揭屋上的盖瓦行窃。前夜偷了唐伯虎为六世祖冒鸾画的仕女图，昨夜偷了冒起宗收藏的“文王鼎”，今夜又偷了米元章的山水图轴。没多长的时间，宝彝楼内，除了十世文献之类外，几乎被盗窃一空。

一天，冒辟疆对仆人说“明天是十月十五，要把字画挂到外面晒晒（就是乘着秋高气爽，将字画放在通风处透透气）”，不巧这夜就出了事。文人顾道含在《蔡孝女乞挽言引》中记述：“一夕，方酣寝宝彝阁耳，中忽一物有光出窗外惊醒，所居阁灾，火光炽盛。少君（蔡含）大呼，扶巢民起及染香阁姬女诸婢穿火以出，幸得脱，若神启知者，此己未（1679）十月十五日事也。”这一段如实记载了宝彝楼失火的经过，可心地善良的冒辟疆还误信“雷电失火”之言，竟全然没有想到这是他的幼弟指使飞贼纵火灭迹的罪恶行为。

冒裔诬告冒辟疆“通海”，霸占了水绘园，冒辟疆自是伤



心不已。

冒辟疆所组建的冒家乐班也被迫离开了水绘园而走向社会。除公演外，还以乐部供人宴饮之用，有时也为平民百姓家的喜庆、祝寿等事儿搭棚演出，已经带有商业的性质。冒辟疆在《附书邵公木世兄见寿诗后》写道：“家生十余童子，亲教歌曲成班，供人剧饮，岁可得一二百金。”

《广陵诗事》记载：“冒家黄金散尽，自食艰难，蔡含卖画，以补贴家用。”其实，当时补贴家用的还有卖字的冒辟疆、卖画的金钥。金钥，字晓珠，她像蔡含那样，于康熙五年（1666），即蔡含后一年坚嫁冒辟疆。吴江文人吴镠对她有一段简述：“金夫人，昆山籍，名钥，字晓珠，继董宛君侍先生。幼绝慧，精音律，与吴县蔡夫人同以画名。山水、人物、花鸟、仙佛一披名迹临摹如旧，真前身两画师也。”他特赋《己巳（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八日祝巢翁、少君金夫人初度（40岁）》诗一首：

雪藕调冰午夏寒，当年仙掌降珠盘。
祥光从此应无尽，明月初弦正好看。

廿载追随夫子贤，染香楼阁住神仙。
寻常笔墨难轻傍，自写松芝祝大年。

相对风流许共持，一边读画一边诗。
鬓丝禅榻炉烟袅，应笑青春杜牧之。

京兆才华不等闲，笔床砚匣岂人间。
朝来为扫双蛾绿，记取江南一抹山。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冒辟疆虽然经历狂涛袭击，元气大伤，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能够过上“小康”日子。

千金散尽不复来。冒裔豪赌一下子从富贵堕入了贫困。

冒裔不但不思悔改，竟然将他前年在逸园挖金无着之事恨到冒辟疆的身上。一天中午，冒裔喝了几两白酒便冲到冒辟疆家来寻衅。说要借一百两银子还逸园的“挖工”。

“要是当初，不用说借，就是给一百两、二百两银子都不稀奇，现在我困难了，凑一百两还真的不容易呢。”冒辟疆说，“当初，你硬是要霸占父亲令我世守的逸园，我知道你的用意，便将地窖里仅存的一千几百两银子全给你了，而且明白地告诉你，逸园里已经没有银子了，你怎么就不相信的呢？这样吧，我先给你十两银子，留作还挖工的工钱还是够的。”

“你有钱。”冒裔发出威胁，“逸园地窖里的钱都被你扒光了。这样吧你若在三天之内不交出一千两银子，你我别想活！”

穷凶极恶的冒裔真的派人行刺冒辟疆了。秋夜深沉，有一人影闪进了冒家大院，当时染香阁的灯还亮着，冒辟疆卧在床上，与蔡含、二子丹书和小婢们谈笑风生。突然，有个蒙面人手持牛刀闯了进来，举刀向床那边冲去，说时迟，那时快，小婢连忙用身子去挡，凶狠的刺客立即用牛刀向婢女的腹部刺去，霎时，肠子冒出，侍女尖叫一声倒下，青若奋不顾身地跟歹徒搏斗，连中三刀，相助的仆人也中了一刀，鲜血直流，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机智的蔡含急忙吹熄了灯，一边大喊：“快救人啊！”一边以身躯护住冒辟疆，黑暗中，蔡含腹部也被深深地戳了一刀，肠子冒出，鲜血直流，蔡含死命地抓住歹徒的手腕不放。这时，冒家乐班的几个强手闻讯上来，一下子制服了凶手。冒辟疆安然无恙，可蔡含却奄奄一息。

第二天，将凶手押送到县衙，卢知县立即升堂审讯，得知凶手叫冒小五，住东陈乡下，是庄里出名的泼皮无赖。据冒



小五招供，是冒裔找他行凶，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五十两银子的。卢知县立即将冒裔捉拿归案。

正在救治蔡含的冒辟疆得知凶手原来是房族之人，而且为亲弟所唆使，见兄弟如此相煎，冒辟疆更加伤心。为挽回面子，他请县老爷网开一面，将此案私了。

“喝酒的还钱，杀人的偿命。冒小五无端行凶，刺伤四人，冒裔密谋策划，指使他人刺杀亲兄，罪加一等。已着押送大牢，择日送扬州府裁决。”卢知县态度坚决，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卢知县估计冒辟疆要上扬州求情，便亲去扬州和崔郡守尚议。他俩一致认为冒裔恩施而怨报，德感而仇应，丧失人伦，从诬告到盗窃、放火、杀人，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诬告“通海”一事，清廷綦查甚严，一旦涉及诗文唱和，说不定官员们都受到株连。因此正好借机“从严惩处”，以绝后患。

冒辟疆听说冒裔、族子要押解到扬州府，知道问题严重，深念水木本源，便带着两个儿子远行三百里，来到扬州府。崔华郡守以上宾之礼相迎。冒辟疆请求郡守“网开一面”，崔郡府认为妖为鬼蜮必成灾，提醒冒辟疆不能“纵虎为患”。冒辟疆则用儒家的“本是同根生”，和佛家不赞成惩治而主张“感化”的理念，对崔郡守说：“观世音菩萨对妖孽恶魔都全是用的感化之法。”崔郡守认为冒兄心肠太软，连家也治不了，坚持“法治”，惩办冒裔以平民愤。

史载，冒辟疆“每日携两子谷梁、青若匍匐于公府而以为怪，（因害怕冒裔再以‘通海’相挟）且隐忍郁抑，有不敢不言，不敢明言之故，非仰而呼天，则号泣呼父母耳（见许承家《冒巢民先生七十一寿序》）”，“巢民及两子痛心疾首号泣于郡伯之庭，离家数月不归（见裘充美《如皋冒氏逸园祠堂碑记》）”，以致“太守泣，观者数千人亦泣”。终于崔太守、卢知县出于人情观念，将这件事交给冒辟疆处置。

冒辟疆回到如皋，谁知“及其事得白，而向日之逸园已不复为冒氏有焉（见《如皋冒氏逸园祠堂碑记》）”，原来，在冒辟疆率子去扬州求情期间，冒裔家的已将逸园卖给他姓人家了。听到这个消息冒辟疆好懊恨啊！好伤心啊！



许承家《冒先生七十一寿序》



终老丘园匿峰庐

冒辟疆形容枯槁，行吟在水绘泽畔。他痛心逸园他属，而栖隐三十多年的水绘园则被幼弟冒裔霸占，任其倾圮。

然而冒辟疆终老丘园之心不死。他见水绘园西北有荒芜的界水平田一隅，不由得想起孙兴公“或倒映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之句，回顾一生，经历陵谷变迁，骨肉荆棘之苦，自觉匿形不能，决定姑言其志，“清、靖、退”，于是他“卜筑水绘庵之西偏，颜曰匿峰庐”。

康熙十六年（1677），冒辟疆年逼七十，负土安葬了近九十岁的老母以后，花了五个月的时间便将匿峰庐筑成了。前人的记述大致是这样的：

在水绘园的西北隅，有界水平田三十亩，洼水荒地一片，那里是轿夫、小商小贩和挑担的所杂居的地方。冒辟疆先生很乐于跟他们打成一片，在那里种圃造园。

平田里有南、北两个土冈，冒辟疆决定在南冈下营造匿峰庐，在北冈下安置虞美人花田。

冒辟疆营造匿峰庐的主脑儿是“清、靖、退”，“绿蓑青荔晦其身，收视返听藏其神，离尘埃，返天真，其取义于匿峰也”。他用对比的手法造园：“水绘之危峦削立，今则以土冈迤迤胜之；水绘之古木槎牙，今则以野花滋蔓胜之；水绘

之曲栏飞阁，今则以纸窗竹乌胜之。”

匿峰庐是它的总名。庐中主要有二处胜景：一处是匿峰庐，另一处是虞美人花田。

匿峰庐的营造，冒辟疆抓了一个“匿”字，建构朴素，门户周虚，廊三面。在匿峰庐的外围“垒千块黄石，积数万担土”做成层高不逾寻（一寻八尺）的“黄石林”，这样“庐”就被千“峰”“匿”住了，如果你要进去，得像进迷宫那样。登上匿峰庐右侧面的阁子，“推窗揖峰，颇奥如”。

龙岩余仪曾在《匿峰庐虞美人花田记》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匿峰庐的景色：

出水绘临溪而北，有桥，桥下轻舫往来，恒（固定）启闭，故桥不得峭，不得坦。过桥，分路为三：一直北，半属白草黄沙抵城下一畸；东长堤夹柳至庵、罗树园，有水槛草亭；一先生奉两世尊人神主于大士（观音菩萨）座下，学磨兜坚处。孙兴公曰：‘或倒影于重溟，或匿峰于千岭。’先生经陵谷变迁，骨肉荆棘，匿形不能，姑言其志，丙丁间（康熙十五六年）积土垒石构匿峰庐于路之西。求生庐又有竹栏，三节小桥左有亭临小三吾，来水与桥相亚。桥尽，绿槿篱杀作两途：一上西南，土冈旷如也。拟结亭未就。南水绘之悬溜山，东壶岭园之楼台，西泰山之宫殿，胜据三面，诚囊括矣。径曲折俯仰，下得小溪，溪有枯柳为梁，越柳梁仍升于冈。迤逦行，经匿峰之后竹坪，坪外亦溪，崕（险峻）于溪，则泰山隆耸。折竹坪而东北，登高峰与泰山埒（相等）。北睇（看）见雉堞，千寻（1寻为8尺）如团回曲。曲其下五亩，皆豆棚葡萄架，茆菊艺术蔬，诸圃一延，北依花田朱栏。行七八弓（1弓为5尺）许，曰容安草舍，竟坡公（苏东坡）六百年未竟之志也。舍西转南，自溪及坂达埂，穿石坳，则为匿峰庐之前襟矣。凡通人行处，左右错杂，有芙蓉、柽柳、江篱、沙棠、紫葵、红薜，又有鸠鸽、鸛鸛、鸛鸛、鸛鸛之属，翔集乎其内，径路纷如，亏蔽无定，匿峰庐



其志总名焉。庐之制，朴甚，门户周虚，廊三面，右连侧阁，推窗揖峰，颇奥如。垒千块黄石，积数万担土，栽松种竹，中悬周、邓、戴三君记词，叶淡生图，先生五十年交游诗画不火者此耳。庐之胜，具是。其所以增其胜在花田。花田四时靡不盛极，其盛唯虞美人。虞美人于夏孟日放千万朵，葳蕤萎落尝一月，若隔秋、初春续种，更可相接。数旬或红，或白，或嫣紫，或粉碧，或红白两迭，或紫碧参半，杂以樱粟、茼蒿，弄日摇风，兼游黄黑。己未先生诗曰‘平铺织女贡机锦，乱写胜王蛱蝶图’，余和之。余澹心先生寄《浣溪沙》词曰‘我爱几枝征士菊，君栽十亩美人花’，言其盛也。然特花田之数亩耳，机丝虽巧仅匹练段锦焉。庚申先生课橐驼周，匿峰高下，突窳（败坏）无一隙不手耨心耘。于是多重楼叠叶、并蒂、交枝，或蹲水际，若浣纱溪边；或冠山巅若望夫子。役其傍松也，若伴东山之着履；其倚竹也，若待侍女之卖珠；其盈阶绕石也，若金谷、兰亭之劝酒。而花田之练锦犹故也，实甚盛矣。其殆置大痴之笔于天杼轴，移兴公之赋予濯锦波涛者欤。先生每日一小童扶曳而来，间与客衔杯饮。午，光飡卯色，承日连宵。花之神，听弹琴而起舞；花之态，闻鸚鵡而不凋。而先生则悲歌感慨，心泪潜凝，心泪潜凝，恒多此树婆娑之欢，亦大可哀矣。考此花不知果始于虞姬青冢，启祯间传于寒山赵女端容之妙绘，今特盛于此。余下榻草舍一载，两极奇妙，亦生平花间之遭也。橐驼江姓，不详其名，须鬚如戟，人咸呼为江胡。

园虽草草，可从文人的角度观赏，又别是一番风韵的了。

苏州文人宋实颖过江来观冒辟疆新建的匿峰庐，感慨良多，叹曰：“噫戏！盛已今日者，虽水绘、三吾倾颓至尽，以至负郭无他亩，市中无一廛（民居），屡世先人墓田、丙舍皆为富豪子母（指冒裔和丈母）算去，而文采风流依然如昔。先生之家园日坏，先生之梨枣（文章）日充；先生之器玩日

残，先生之文章日富；先生之春秋日高，先生之笔墨日新。”许承家亦记述：“先生家虽贫，然园林游观之地未尝尽废，宾客至者尤众。……（先生）不改其度，日与名人杰士饮酒，放荡山巅水湄之间。”冒辟疆先生曾书联一副：

飞羽觞而醉月，
依烟景咏夕阳。

一年重阳节，冒辟疆招同诸子于匿峰庐登高唱和。首唱者是泰州的邓汉仪，作《五言律诗四首》：

重阳匿峰庐登高唱和

邓汉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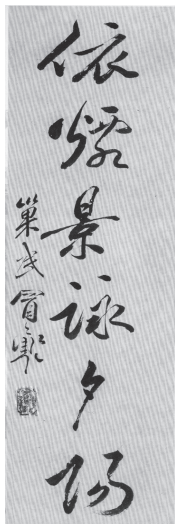
小引：巢民先生招同诸子于匿峰庐，以“重、阳、登、高”四字为韵。

佳辰难闭户，急欲蹑高峰。岩谷此间小，秋林有万重。
沙阴团桧柏，湖势掣蛟龙。隐隐孤亭起，时闻四面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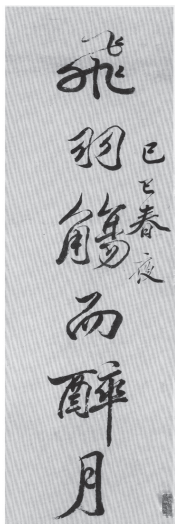
难得此重阳，阴云豁大荒。乾坤收雨气，江海盛秋光。
委折溪桥入，参差野菊香。主人新策杖，欢喜倒壶觞。

离家非异域，九日想吴陵。赖是蓝田会，犹余栗里朋。
时风争射雉，老眼厌绦鹰。且脱参军帽，青山取次登。

芙蓉如好女，杨柳似芳醪。此地浮生足，吾侪逸兴高。



冒襄书联



周继科藏



云山凭戏马，风日得持螯。忽忆金陵宴，萧条已节旄。

接着冒辟疆和以《九日匿峰庐登高步和邓孝威先生首倡四律》：

萸囊交赠我，扶曳响山峰。竹柏环溪转，芙蓉接石重。
凉风凋木叶，秋日睡鱼龙。投辖平生兴，今朝倦暮钟。

吴郡与南阳，偏余三径荒。九秋共残卷，相悦驻颓光。
沉痾缘脾病，陶贫赖菊香。兴高能益寿，不放更传觞。

畴昔龙山后，仙舟泛武陵。陂塘渴秋水，李郭怅良朋。
兰菊罗含宅，莼鲈张季鹰。追随疲筋力，协树不重登。

旧摘人谁健，餐英又浊醪。闭门堪自匿，何处是登高。
霜彻听金吼，天清劈紫螯。东篱犹巉巖，那复望旂旄。

事兄如事父的冒辟疆庶弟冒襄又和以“重阳登高”四韵：

无限伤秋意，登高问几重。宾朋争授简，兄弟喜相从。
入座萸香满，衔杯菊气浓。苍茫烟树外，寂寞任芙蓉。

今朝晴不易，四野丽秋阳。霁色穿亭幔，轻风送雁行。
芬敷兰更秀，皎洁水初长。想见龙山会，人怀落帽狂。

小阮闽山去，元戎许共登。老亲凝望眼，稚子实多能。
木落群峰出，茱高战马腾。履霜知岁晚，吾意念坚冰。

投足疑无地，披襟始觉高。百年唯好石，万感只持螯。
白社留前辈，青尊识酒豪。便须终日住，门外已蓬蒿。

冒辟疆之子冒丹书跟着步韵：

最好无风雨，秋光上匿峰。篱花分九日，霜树隐千重。

胜侣听高雁，仙人冷卧龙。扶亲山顶立，疏响小林钟。

山畔夺秋阳，苍茫野色荒。良辰几辜负，愁里借辉光。
厄我茱囊佩，贫余菊酒香。谪仙期未至，何处快传觞。

停杯惊节序，昨岁客金陵。歌舞传芳宴，文章忆旧朋。
归栖伤老骥，振翅讶秋鹰。重与南阳接，高台此共登。

鸿雁漳江去，无情对浊醪。半年频入梦，两地各登高。
远岭擘红荔，家乡持紫螯。弟兄深伫想，双眼望旌旄。

冒辟疆的学生张圻授又和四韵：

水槛接芙蓉，精庐敞匿峰。留宾吟九日，坐石抚孤松。
秋霁云山净，林深花影重。和香兼淪（煮）茗，登眺意从容。

年年踪迹换，飘泊负重阳。且喜归茅屋，还来赋草堂。
任风吹蓆帽，从俗佩茱囊。池馆秋光盛，无过此地强。

乱竹荒冈上，微醺更一登。菊花田处处，杨柳岸层层。
隔县来陶令，长安忆惠能。清欢须永夕，聚散有何凭。

客醉鸦啼后，东山月已高。出门闻梵呗，归路绕松涛。
竹里秋光妙，花前诗兴豪。犹嫌吟未稳，且莫展离骚。

邑中新秀石为崧亦和之：

竹柏影重重，烟岚小径封。秋声才九日，霜色已高峰。
江蟹双螯美，金樽绿酒浓。主人良汎爱，高雅豁心胸。

已识陶潜癖，仍来杜甫堂。黄花开满径，红叶斗重阳。
倚树衔杯静，临流洗砚香。深闺好画手，乞于写山庄。

[是日乞先生书箒（扇），并求蔡含、金珙两夫人作画]



闭门严杂客，绕座得良朋。喜见今诗伯，都来聚海陵。
入林弃痛醉，觅路快同登。谈笑横青眼，松筠碧几层。

酒罢步林麓，轻寒上絮袍。山光低夕照，暮色白秋涛。
渔唱还南浦，钟声带远皋。明朝余兴在，吹帽再凭高。

在匿峰庐，时人留下丰富的诗篇，其中以四明（宁波）的周斯盛所作最佳。周斯盛，字岷公，顺治进士，官即墨知县，尝以事论系（坐牢）。出狱后奔走燕赵吴楚间，足迹半天下，有《证山堂集》。现录其诗一首如下：

匿峰庐诗·为巢民先生作

四明·周斯盛（岷公）

结庐亦寻常，草草得要妙。种树既萧疏，疏流复窈窕。
累石不逾寻，姿态殊英峭。境僻人事罕，地敞佳月照。
矫首悬溜山，如翁抚年少。我来正夏初，好风来不召。
悠然惬素襟，披溪恣叫啸。晨夕倘可从，相期共垂钓。

生平不善匿，名誉徒纷纭。垂老思屏迹，卜筑绝人群。
农圃有真学，隐矣焉用文。移竹匪期劳，但取留闲云。
含吐丘壑致，叶响静中闻。诟氛且不纓，谤尤何足云。

居士居香山，相知有九老。寝食怡性情，戏谑展怀抱。
由来淡荡人，那肯独幽讨。借问平生俦，意气今谁好。
结友岂贵多，真心在善保。叹息古今间，白发何潦倒。
浩浩高天云，疏疏庭际草，闭户相与闲，踌躇此枯槁。

快乐和痛苦，富有和贫穷，张扬和隐匿是相生相成的，冒辟疆的一生也时有快乐，时有痛苦。今读其诗，叹息古今间，实令人独怆然而泪下。

一场春梦似当年

前面已述，匿峰庐落成，宁波的周斯盛，苏州的周继高，常熟的邓林梓、戴洵，南京的张潮等诗坛挚友闻讯前来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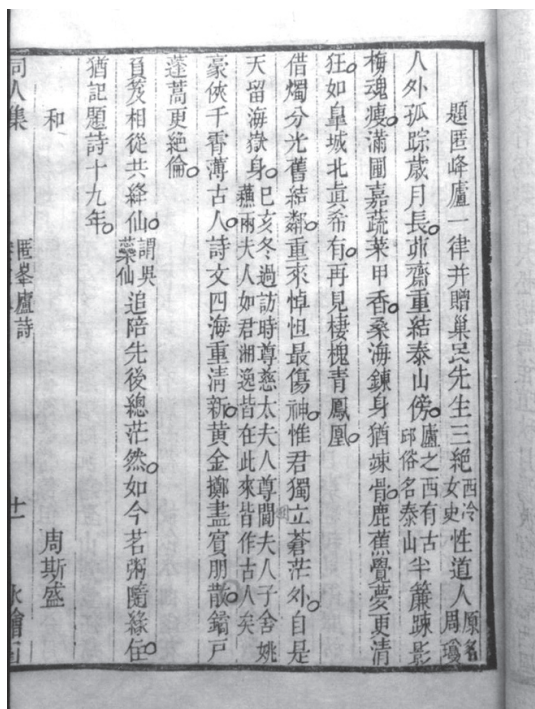
一天，匿峰庐来了一位女史，虽是徐娘半老，然而风韵犹存。冒辟疆一见便认识，她就是当初和吴蕊仙一起从苏州来投奔冒家的周琼女士，掐指算起来，他俩已经整整十九年没有会面了。

“自我和吴蕊仙离开水绘园以后，吴蕊仙学佛做了尼姑，我则入道做了道姑，取字羽步，号性道人。后来，我又从吴蕊仙学佛了。如今在张潮先生主编《虞初新志》的书坊里当个女校书。”头发有些斑白的周琼自我介绍了别后的情况。接着，她将话题一转，谈起了当初：“冒先生，当初董小宛病逝后，吴蕊仙写了《看玉兰》这首诗，中有‘淡写新妆待月媒’句，我心领神会，就想当红娘。谁知，你是个男子中的伟丈夫，坚持‘朋友之妻不可欺’的立场。因此，我知道你和蕊仙两人‘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那良缘是结不成的。后来，蕊仙终于斩断情丝出家为尼，指望来世。不幸于康熙十一年（1672），忧郁而卒。”

冒辟疆回首往事，知道周琼那时也是有情于他的。当



周琼《题匿峰庐一律并赠巢民先生三绝》诗



初，他准备迎娶吴扣扣时，周琼赠给吴扣扣的诗中有云：“君今已作鸳鸯侣，依愿栖为双凤凰。”那时冒辟疆是绝对不会娶周琼的，否则，就会伤害了吴蕊仙。

一切都得向前看。冒辟疆带领周琼和张潮等文友一起欣赏了匿峰庐的景色。

时光的隧道将周琼、冒辟疆和他的老友们载回到十九年前那个风华正茂，爱情之火炽烈燃烧的年代……一场春梦似当年，老夫聊发少年狂。诗坛高手们忘情作诗——都将各自的才艺推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题匿峰庐一律并赠巢民先生三绝

西泠女史性道人 周琼

入外孤踪岁月长，茆斋重结泰山傍。

半帘疏影梅魂瘦，满园佳蔬菜甲香。
桑海炼身犹竦骨，鹿蕉觉梦更清狂。
如皋城北真稀有，再见栖槐青凤凰。

借烛分光旧结邻，重来悼怛最伤人。
惟君独立苍茫外，自是天留海岳身。

（己亥冬过访时，尊慈太夫人，尊姻夫人子舍，姚、苏两夫人，如君、湘逸昔在此来，皆作古人矣）。

豪侠千霄薄古人，诗文四海重清新。
黄金掷尽宾朋散，鏊户蓬蒿更绝伦。

负籍相从共绛仙，追陪先后总茫然。
如今茗粥随缘住，犹记题诗十九年。

这一律、三绝之诗是写性道人与潦倒的才子再得相逢时，感慨万千之语。周琼毕竟是学佛“六根未尽”，犹然记得她十九年前赠给吴扣扣的那首爱情诗句：“君今已作鸳鸯侣，依愿栖为双凤凰。”

诗人周斯盛和之：

市廛斜倚枕烟长，辟若徂徕泰岱傍。
但拟结亭分月影，偶隐种竹得枝香。
少文画壁游堪卧，阮籍登山啸岂狂。
却叹角巾今老尽，琴声无复奏求凰。

翕然物外孰堪邻，白柄长镵独有神。
结得一枝依水曲，砌花畦菜侍闲身。

剥啄犹闻有故人，惊看短发满头新。
一泓寒碧堂前水，无数深情似等伦。



风尘莫问蕊珠仙，镂碧题红尽惘然。
昨日蔡经亲见得，麻姑头白已多年。

冒辟疆的老社友，常熟邓林梓和之：

农圃从来意味长，诛茆仍在户丘傍。
带云移竹天光碧，趁露分花月影香。
辋口尽容裴迪过，草堂可老少陵狂。
薛涛昨日题笺好，准拟文章似凤凰。

与物为疏与道邻，瘦来方见鹤精神。
人间别有丹凤在，养得闲闲十亩身。

岿然犹有老成人，齿宿偏夸得句新。
车马江干非漫驻，何人情得似汪伦。

徐娘旧日艳神仙，尘外重来谢自然。
再到此间深翠处，一场春梦似当年。

又和：

仙境由来日月长，丹凤即在钵池傍。
柳萦细浪当窗绿，燕蹴飞花满径香。
陶令归来忘得失，独陵老去只吟狂。
楼头况有吹箫伴，六六声清下凤凰。

廿载巢居绝四邻，晴烟一枕自怡神。
小花门外回溪畔，闲尽孤山放鹤身。

旧是开元鹤发人，梦华清泪渍衣新。
茆堂结得羲皇契，五柳高风自绝伦。

鹤书曾谒玉京仙，回首西风已惘然。
闲共麻姑谭旧事，海波清浅又年年。
接着，思想比较传统的如皋许嗣隆插而和之：
一带回溪野趣长，为园还在故山傍。
橘收南圃千头富，菊种东南五色香。
泽畔楚歌添感愤，闺中吴语助清狂。
移家会见成偕隐，素练霜毛写凤凰。

与周琼别了十九年的冒辟疆和诗：

别比苏卿白发长，难飞青鸟到君傍。
沉来大海怜珠媚，锄去当门惜国香。
岂意铍瓶重我访，竟除文酒减卿狂。
最伤三世闺帏扁，谁是同栖双凤凰。

浩然屏迹兴偏长，辟地诛茆古刹旁。
七十欠三思自醉，半生未一踏红香。
何尝不寿宜闲适，共厌斯人独古狂。
只学寒号图得过，耻矜毛羽傲凤凰。

寥廓千秋作比邻，珠联剑合玉精神。
如今衰老兼贫贱，同是空囊破衲身。

咏絮当年美此人，到来白发嶄然新。
转成觉后思前梦，鬓涌裙拖谁与伦。

负我幽冥憾蕊仙，明明生死亦胡然。
泽君未忍全倾吐，岳岳填膺已六年。

这几首诗写的是冒辟疆想不到十九年后能够 and 性道人再相逢。遥想当年，他俩在深翠山房夜读《离骚》，“必饮斗



酒”时的乐趣，已经转头成梦了。叹的是，他俩如今衰老兼贫贱，成了“同是空囊破衲身”之人。冒辟疆最难忘的还是吴蕊仙，她为爱情而死，而冒辟疆“岳岳填膺”也已有六个年头了。

乘着诗兴，他们又按《沁园春》词牌填词唱和。周斯盛先填二阕：

沁园春

周斯盛

小引：冒辟疆先生筑匿峰庐初成，有维扬女校书适至。余为赋《沁园春》二阕，第二阕余盖有所思也。

水绘西偏，朴巢遗意，新成匿峰。已居然一壑，板桥流水，全非半郭，种菊栽松。远客都来，佳人忽至，杂坐茅堂对酒钟。先生曰，吾此庐初就，不意相逢。

吾将老我疏慵，恰第一日同开笑容。况人间甚窄，牛神蛇鬼，景光可惜，夕鸟晨风。种种头颅，纷纷轻薄，语默雌雄何去从。铁珊笑，笑先生何必，我只开胸。

又：

梅雨初晴，斜日生风，曾无点尘。正园中才见，盈盈欲泥，竹间斜倚，怯怯无痕。聚态多时，得人怜处，全在波明酒半醺。伊何似，似圆机在座，山气氤氲。

持杯笑问巢民，可似我当时刘采春。恨桃花人面，空劳崔护，胡麻流水，无奈刘晨。一段云中，三生石上，难觅灯前细语人。休提起，且高歌烂醉，漫对诸君。

沁园春

邓林梓

小引：匿峰庐在悬溜假山之西，初成，余辈落之。有维扬女史适至，次韵二阕。

山不嫌深，渡遍山桥，庐颜匿峰。恍罗含泽畔，多栽野

菊，陶潜园里，旧种孤松。瓜老东陵，梅栖处士，于我何加鄙万钟。青帘下，楸枰闲对，仙子相逢。

衡门好养疏慵，难得似先生白鹭容。看古城隐隐，西村细雨，酒旗漾漾，南郭微风。竹外茶声，桐间琴韵，吾好他人未许从。茅亭窄，挂沧州画幅，浩荡心胸。

又：

罗袜迟迟，是耶非耶，凌波有尘。正铁珊填韵，才离手腕，珠帘低唱，轻蹙眉痕。口动樱桃，腰垂杨柳，狂得狂夫醉半醺。重描写，更眼波流荡，鬓影氤氲。

沧桑犹剩遗民，偏见惯维扬汗漫春。怅隋嫡烟散，负它风晓，番厘香冷，孤我花晨。小杜诗才，参军赋笔，望断箫声月下人。来如梦，分竹西歌吹，恼乱诸君。

沁园春

顾潜

湘阁西偏，小筑茆庐，颜题匿峰。广告牌桥流水，月如皎境，葛巾藤杖，人似孤松。江左羁人，浙东豪士，相对殷勤共酒钟。疏窗下，况新词方就，仙子相逢。

区区自分疏慵，谢叔夜能将青眼容。叹酒边耳热，悲凉击筑，江头浪破，慷慨乘风。钵口敲残，炉灰画尽，雌伏雄飞何去从。沉吟久，且高歌一阕，开荡心胸。

又：

三径初成，回溪萦绕，绝无点尘。喜柳烟轻颭，莺传幽韵，梅篱深护，月度微痕。才子分题，佳人杂坐，兴尽悲来，酒易醺。无情绪，任眼波明媚，香雾氤氲。

停杯相劝巢民，且莫话开元富贵春。我迹同梗泛，欣逢此会，贫遭鬼笑，愧共斯晨。傲骨崢嶸，雄心牢落，风虎云龙岂异人。茆堂上，笑狂生吃语，搪突诸君。



沁园春

张潮

水绘庵西，新成别墅，名曰匿峰。想丘壑逶迤，偏宜种菊。冈峦平远雅称栽松。拂水词人，四明狂客，适集芳园共酒钟。尤堪美，美琼花一朵，无意相逢。

先生漫说疏慵，倦诗酒终朝泛倦容。况哑哑欢呼，顿忘夏日，怡怡笑语，俨坐春风。叹我缘慳，思君会少，未识何时得过从。吟诸咏，宛卧游佳境，聊慰心胸。

又：

扫尽从来，一切繁华，玉宇无尘。恍天然山水，经营有致，中藏丘壑，断续无痕。松籁珊珊，荷风习习，未饮醇醪已半醺。多情甚，更堕寥坠珥，芴泽氤氲。

墙东避世先民，偏胜事陶陶不计春。慨吾家老父，穷愁满臆若翁，大隐酣畅连晨，忧乐何殊仙凡若判，惭愧当年戏彩人，忘荒陋漫拈毫率尔，追步诸君。

沁园春

戴洵

闻道新庐，居然成就，画家匿峰。忆提携畚鍤，筑冈凿沼，料董烟月，分竹科松。兰纸为图，画灰作界，小小山林傲鼎钟。柴门外，许蓑翁笠叟，曳杖相逢。

别来游兴真慵，喜迹傲南窗膝易容。妒南阳老友，酒酣喝月，四明狂客，襟解披风。自问何为，逢飘梗汎，不向高阁早过从。今来矣，听清谈一席，开豁心胸。

又：

两架三间，高低参差，不受风尘。有缘溪略约，才通步牒，绕篱虎落，犹带霞痕。一枕松涛，三杯竹叶，此地真堪倚酒醺。颜额在看，龙蛇飞动，墨气氤氲。

林泉老却遗民，且摊饭浇书过数春。间茗宛熏炉，谁同

月夕，豆棚瓜圃，孰共花晨。拄杖过头，胡床展脚，老友招寻四五人。今而后，把双扉昼闭，坚谢诸君。

沁园春

冒襄

罄竭平生，幕天种树，拔地成峰。想结巢古朴，凭虚万头，移山水绘，涛响孤松。无十年间，两番清浅，一枕蘧庐付晓钟。重来此，与老农老圃，策杖相逢。

衰年人外疏慵，奈山鬼睇迎无处容。听犬声如豹，狺狺吠日，蟾蜍掷秽，口口当风。介葛难明，情词并绝，唯有逃之不与从。匿峰处，喜天空云淡，五岳心胸。

和：

绝似瓜牛，依然土室，埋照风尘。许南阳逸叟，过桥一笑，东冈高士，促膝无痕。浪说如花，羞称倚竹，容易吾庐酒半醺。重说梦，只秦淮花月，妙气氤氲。

无端剩我巢民，受万态千波数十春。思人龙文虎，今留谁在，山峭木客，逼处宵晨。息影离群，耕云钓月，广漠无何避此人。欣同调，更听莺柑酒迭和三君。

纵观诗坛、词坛，其一唱多和，古来有之。然展读匿峰庐诗存，却发现其诗词形式之巧、之变，其一时诗才之众、之高雅，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重阳匿峰庐登高唱和》诗而言，首唱者是泰州的邓汉仪，他作的《五言律诗四首》是以“重、阳、登、高”四字为韵。接着冒辟疆、冒襄、冒丹书、张圻授、石为崧等人都能从不同的视角以“重阳登高”为原韵和之，人人手段高妙。

就《题匿峰庐一律并赠巢民先生三绝》诗而言，首唱者是女校书性道人，句尾用了“泰山傍”“菜甲香”“更轻狂”“青凤凰”。四明（宁波）的周斯盛依不变的“傍、香、狂、凰”四字作诗和之。用句是“泰岱傍”“得枝香”“嘯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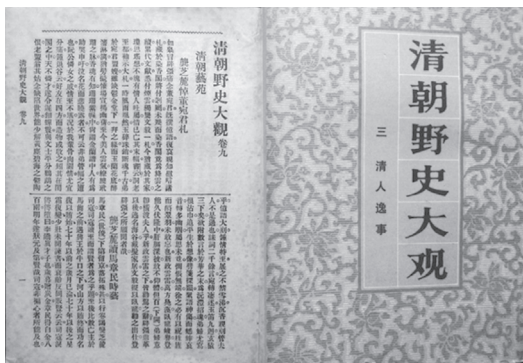
狂”“奏求凰”。常熟虞山的邓林梓和诗，韵句是“户丘傍”“月影香”“少陵狂”“似凤凰”。如皋的许嗣隆和诗，韵句是“故山傍”“五色香”“助清狂”“写凤凰”。冒辟疆和诗，韵句是“到君傍”“惜国香”“减卿狂”“双凤凰”。其各家用句之巧妙不同，实令人叹为观止。

再就填《沁园春》词而言。四明周斯盛用句：“新成匿峰……种菊栽松……不意相逢……老我疏慵……夕鸟晨风……我只开胸”；邓林梓填词依原韵字用句：“庐颜匿峰……旧种孤松……仙子相逢……好养疏慵……南郭微风……浩荡心胸”；通州顾潜亦依原韵字用句：“颜题匿峰……人似孤松……仙子相逢……自分疏慵……慷慨乘风……开荡心胸”；练江张潮填词亦依原韵字用句：“名曰匿峰……雅称栽松……无意相逢……漫说疏慵……俨坐春风……聊慰心胸”；虞山戴洵填词也依原韵字用句：“画家匿峰……分竹科松……曳杖相逢……游兴真慵……襟解披风……开豁心胸”；冒襄填词用句：“拔地成峰……涛响孤松……策杖相逢……人外疏慵……口口当风……五岳心胸”。

匿峰庐诗词，在清代“水绘园遗民诗、词群”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应该重视和保存好《匿峰庐唱和》这笔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逃名海谷清贫乐

漫漫岁月，从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到退隐山林终身不仕，人们可以看到冒辟疆始终坚持着一个东西，那就是“名节”。原来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以东林党人为代表，是极重名节的，他们坚持着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例如忠、孝、节、义之类，宁死不屈，宁死不变。他们认为这就是正人君子的最高道德，这就是人生信仰的真谛。许多东林党人在与阉党魏忠贤之流的斗争中，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复社人士就是这种名节观的继承者，在冒辟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从此不应清廷的任何征诏，终身不仕。至于科场应考，那就更不用谈了。



龚芝麓悼董宛君札



终身不仕是消极的，温和的，不冒多大风险的，既可以不作“二朝臣”，又可以保全性命，连同他的全部家口和家业。然而实现这样的名节观也有它的难处，就是要在巨大的政治控制之下，经得起长期的威胁利诱，以至在生活煎逼、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贞不屈、死而后已。

冒辟疆晚年，家境渐窘。康熙九年，有人叹曰“闻说园林全盛时，朝朝暮暮管弦丝”“主人劝饮金屈卮，自叹穷愁废管丝”。

康熙十二年（1673），诏征山林隐逸，江南有司以荐，函请冒辟疆先生，曰：“新政云雷，万方鳧藻，卧龙峻誉，岂能久伏隆中。”他将冒辟疆比作了诸葛亮，请他出山，礼部尚书龚鼎孳也多次来函相邀，冒辟疆总是以“亲老”为由加以拒绝。康熙十六年（1677），庶弟利欲熏心诬告冒辟疆“通海”，抢夺了冒家几乎全部的家产，家境十分困难。这时，明史馆总裁、左都御史徐元文频频来信请他协助，借以解决他家的生活困难，冒辟疆牢记复社“毋干进辱身”的条规，以“足疾”不赴。事后，徐元文“叹息者久之”。康熙二十二年（1683），“省郡聘修通志，冒辟疆仍‘以老病力辞当事’”，保持了“不事清朝”的气节。

冒辟疆虽然穷困潦倒，但是他人穷志不穷。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他善于书法，两位如夫人蔡含和金钥善于绘画，可以赚钱维持生计。冒辟疆是大书法家董其昌、陈继儒、王铎等的及门弟子，后来，又与著名书画家萧云从、戴本孝、宋曹等交往，因此他书法精妙，当时的方家多有收藏。1957年，故宫博物院特举办了“冒起宗、冒襄书法展览”，由此可见冒辟疆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史料记载，冒辟疆八十岁时在《附书邵公世木兄见寿诗后》写道：“每夜灯下写蝇头数千，朝易米酒。”可见生活之困苦。七十九岁时，他作《卖字五狼（今南通狼五山）偶成三绝》，一倾心声：

偶发游山兴，聊为卖字翁。
寄怀付老笔，莫漫此相逢。

七十何所求，而况当八秩？
渊明拙言辞，吾以托之笔。

春蚓与秋蛇，虎卧并龙跳。
我愿识字人，放眼观其妙。

同年十月，老人为幼孙冒浑筹措旅中费用，不惜以八十衰龄冒风霜之苦，亲往通州借贷，经费尽唇舌，看饱嘴脸，止得银十两，令冒辟疆大失所望。不料，所访旧交邑宰边某忽然病故，亲临其丧，反用去廿金，一时囊空如洗，狼狈而归。虽然如此，冒辟疆依然心胸开阔，长洲（苏州）宋实颖在《冒辟疆先生八袞（帙）乞言》中述：“（冒）幅巾芒履，萧然独坐，诗子若孙，奉杖履而远近后进，环立旋绕于先生之前后左右，聆先生之诵诗书说礼乐，谈当日之兴亡，述先朝之掌故，问诗文坛坫、清溪冶游，则心情骀荡。及南北水火，启楨门户，则髯须倒张，仰天击缶，歌呼呜呜。先生之致犹然乐也，此皆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冒辟疆曾很自负地吟曰：

我是白云云是我，自知云我不须分。

时人若问山翁意，看取山头一片云。

逃名海谷清贫乐，冒辟疆的思想境界超世脱俗。

“穷则独善其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在冒辟疆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在他晚年，家境虽窘，然他尊老爱幼，友爱兄弟朋友却是始终如一。就拿异母兄弟冒裔来说，他诬告兄长、纵火灭迹、行刺杀人，冒辟疆都能容忍，并劝化他。冒裔终于改邪归正，从而维护了冒氏家族的团结和荣誉。

一天，巡视两淮的盐政大吏裘充美来到如皋，听人述说



冒氏祠堂被他人所夺的情况，又说冒辟疆贫且病，恐怕不能复其故地。于是他指示扬州知府崔华、如皋的卢知县和同僚韩莢（字符少）加以协调。冒辟疆及其家族感激不尽。

扬州知府崔华特为之作《逸园复祀记》，全文如下：

如皋冒氏有园曰逸园。余（我）过之，水石竹树，亭榭淡如邃如也。先是辟疆先生之大父奉直公，士历两县一州，清介与时忤，拂衣归。归膺封诰，筑逸园，日觞咏其间。嗣公成进士，由天官考功郎历官至宪副。亦与世齟齬，遂偕隐，足不履户外。辟疆奉两世尊人，就养无方。奉直公以逸园属辟疆世守。及卒，宪副公为刻其像并手书诗、古文勒于石，岁时奉祀不绝，临终属长子辟疆，亦如奉直之属长孙也。辟疆守祀事弗失，盖三世如一日矣。余见古之平泉，梓泽既已。不旋踵而化为衰草寒烟，而近世名园胜地，亦所在多有，往往亭池如旧，姓字已非，盖会未一瞬而已数易其主也。而冒氏独能世守不失，岂非前之付托得其人，而后之承之者为能孝而且贤哉！辟疆博学多才，方弱冠，名倾海内，授司李不仕。今老矣，天下无知与不知，皆仰之为古人。而顾有入室而操之戈者，而逸园遂几易主，辟疆既置操戈于不问，三年来殚心竭力，以复故物，而逸园遂以重复祀事闻。噫！逸园有重祀之称，而览者于是有感矣！昔苏子瞻舍四阁菩萨以资先人冥福，而惧僧不克守也，进惟简而语挚曰：“轼之以是予子也，为先人舍也祀事之不修，而隕先人之成业也。”天下岂有无父之人欤！其谁忍取之，盖感以孝思之同也。今辟疆之复逸园也，非以水石竹树亭榭之淡如、邃如者，为足以寄流览也。惧祀事之不修，而隕先人之成业也。天下岂有无祖之人哉！诗曰：“无念尔祖。”又曰：“承言孝思。”方宪副公之易簀也，呼辟疆二子嘉穗、丹书而手书示之曰：“尔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学。”则辟疆之孝不待言矣。而丹书更能于操戈入室之时，以身捍父而几杀其身，是冒氏固以孝世其家者也。孝者人所同也，以此守之，于以垂

诸无穷不难矣！辟疆既复逸园之祀，余特嘉其累世孝思可书也，乃为之记。

逸园复祀之时，水绘园已“倾颓至尽，以至于负郭无一亩”。冒辟疆感作《水绘庵六忆歌》：

水绘百年称隐谷，主人旧是先祖叔。
先祖逸园临古潭，红楼碧阁枕东南。
西北水绘水无际，古树参天云日翳。
吾祖构池广放生，洗钵池鱼四十岁。
沧桑既改乔木摧，龙孳虎跋俱隳颓。
大阮废箸并相属，余易为庵存劫灰。
是时人家苦兵燹，古石迸落随人攀。
况复吾家有石仓，好为无益成绝巖。
不特移石兼移松，九鬣苍鳞蟠老龙。
抚松一望叹寥泬，霜严翠冷聆寒钟。
枕烟亭前云屏则，月鱼基后峭壁立。
古香柏树绕山腰，大唐之颂堪重勒。
二十年前远覲亲，衡湘胜游真绝伦。
道州古铭特奇秀，三吾小影摹前人。
洗钵泓犹抱寒碧，吾亭孤峙水中石。
左渡长虹淞藕花，右通小月浯溪绎。
百亩之内无缭垣，层溪浅渚生波澜。
斜风细雨掠舟入，不许渔人把钓竿。
花堤夹镜桃花水，面面桃花红似女。
弄姿逞态无不为，掩映垂杨扬池屿。
弱冠城南便结巢，如今老去重诛茅。
自谓余生狎鸥鹭，取诸天地如空匏。
那知山崩水复竭，高者使倾生者灭。
亭畔秦封幻化无，庵上秦花春水绝。
东邻占断小浯溪，西邻斫倒垂杨低。



烟水烟丝空极目，万物于我如醢鸡。
吁嗟百年一杯酒，自有无者无不有。
伊何为披孰是吾，悔勒吾铭师漫叟。
诸君争放六忆歌，余为小记更吟哦。
钵池祖泽奈鱼何！

其六忆的内容是：一忆洗钵池放生鱼，二忆悬溜山后峭壁，三忆小三吾亭前古松，四忆小三吾回环水道，五忆画堤夹岸桃花，六忆隔岸垂杨。

虽是六忆，冒辟疆却没有恢复水绘园的念头。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今后造园子不要大，最好是对废地加以利用，这样才不至于成为一种包袱。三百多年后，我国园林巨擘陈从周教授考察如皋水绘园、逸园、匿峰庐等园林，再结合考察全国各地私家园林的印象后说：“从前的园子都不是很大的。古代造园多是对废地加以利用。有了钱就造园子，钱花光了，穷了，园子也就毁了，或卖给他人，这是明清时期私家园林自生自灭的客观规律。例如，以清代南京的随园来讲，随园老人袁枚就依据水绘园存在的规律说过，他家数十百亩的随园能存三十年就不错了。”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2）十二月，八十三岁的冒辟疆在贫、病、老的困扰下，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躺在“还朴斋”中。这座房屋是冒辟疆的孙子冒浑从军立功，当上了左都督以后，喜事临门，冒丹书为了了却七十四岁父亲的心愿，在陋巷的梅花树旁建造的。

冒辟疆进入弥留之际，好像在看一只万花筒：

“‘绳绳’！是祖父的唤声，看见我坐在祖父冒梦龄的膝上，祖父正在教我吟诗。慈祥的董其昌大人正为我的诗作《香奂园偶存》作序，那时我才十四岁。风华正茂，我赴南京乡试，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参加复社，与陈定生、吴次尾书《留都防乱揭》，历数阮大铖阉党

余孽的罪状；与社友秦淮骂座，把阮大铖吓得屁滚尿流，躲在裤裆巷里不敢出门一步。风流倜傥的我，在苏州观看《红梅》燕剧，听陈圆圆咿呀啁哳之调，令我欲仙欲死，唉，亲昵难再！又遇上小宛，尽管她百般追寻向我求爱，但我总是那么冷面铁心。小宛，请原谅我，那时我的心上人确是陈圆圆……”

忽而，万花筒转动，光色乌七八糟：

“乌云压城，南明王朝建立，阮大铖之流凶神恶煞，镇压我复社社友，南京城里腥风血雨。紧接着，清兵南下，杀人如麻，家人逃难，百多口人被杀散，仅存八口。铁骑好像从我和小宛头上掠过，非常恐怖……”

万花筒忽而转向光色明亮：

“我和小宛撇屐万履，退隐山林，荡舟在洗钵池上，当时正是桃花盛开，水绘园的春色更加美丽。而或登上寒碧楼，看小宛刺绣鸳鸯戏水文图；而或在因树楼上品尝小宛亲手煮的介茶；而或在寒碧堂，品尝小宛亲手制的董糖和各种佳肴；而或在镜阁看小宛幽窗独坐抚瑶琴；而或在隐玉斋中静观小宛书法、绘画……遗憾的是，红颜薄命，小宛在顺治八年就病逝了，我哀作《影梅庵忆语》加以怀念。顺治十一年我和父亲从叔曾祖手里买下水绘园，筑了碧落庐，纪念戴敬夫；构了波烟玉亭，怀念董小宛。游觞啸咏，诗人兴会，如果早演昆曲《桃花扇》，则更可抒兴亡之感……谁为情种？深翠山房那边，吴蕊仙在哭，周羽步在叹，她们与我情不断，理还乱。蔡含、金玥二女史在绘画，她俩好像是受过小宛的拜托似的，呵护我，不惜牺牲……”

万花筒里又忽然凌乱起来：

“幼弟诬告、蒙面人纵火、行刺、匍匐公堂、抢水绘、卖逸园、狼山卖字……”

万花筒再次转向明亮：



“忽见麻姑献寿，飞越江海，将一朵祥云赐我。年轻的我随祥云轻飏，飘啊飘，飘入了仙境，忽而被天河挡住，在仙山琼阁间，我看见了温柔贤淑的董小宛，原来她是伫立在王母娘娘身旁的瑶池仙子，正向我含笑致意。呵，天台上有群仙款款而来，那领头的百花仙子，分明是吴蕊仙，随从中的桃花仙子分明是周羽步，水仙仙子分明是吴扣扣，菊花仙子分明是蔡女罗，海棠仙子分明是金晓珠……群仙好像都看见了我，可都是欲语无言，脉脉含情。刹那间，她们又被缥缈的仙雾隐去……又闻咿呀啁哳之声，透过冷云万顷的梅花，我看见陈圆圆在翩翩起舞，原来她是梅花仙子。我就想靠近过去，虽然我们之间隔着棉花场般的迭迭白云，我懊悔，我惆怅，我负疚，我抱歉，要向她解释，忽然她将头一扭，便消失在仙雾之中。我也从天上万里之高的祥云中坠落下来……”

“啊！”僵卧的冒辟疆大叫一声又醒了，回光返照，冬晨的阳光射入窗户，冒辟疆显得很安详。

终于，冒辟疆在康熙三十二年（1692）十二月三十一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八十三岁。韩荃特为之铭曰：

桃叶长干，宾客衣冠。有如击筑，易水风寒。

水绘之居，匿峰是庐。有如舞衣，伯瑜亲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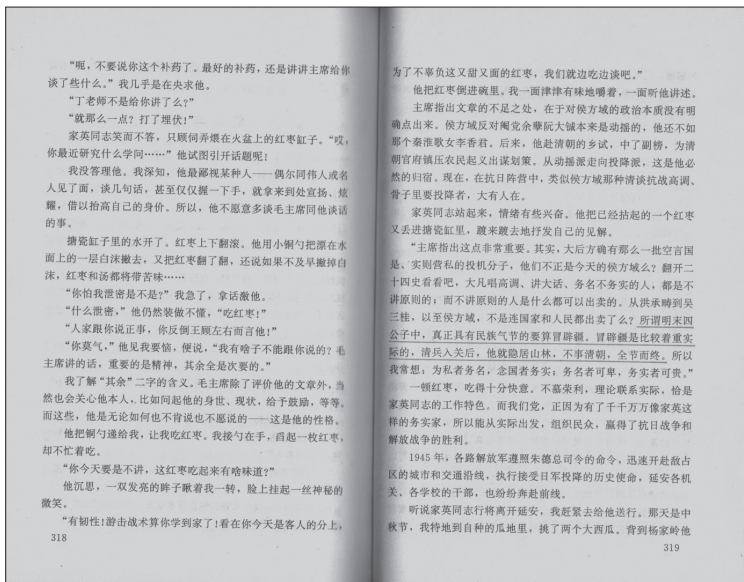
孝友于家，是亦为政。丘园大佳，而非捷径。

忧患怡然，消其魁垒。老大成灰，少年如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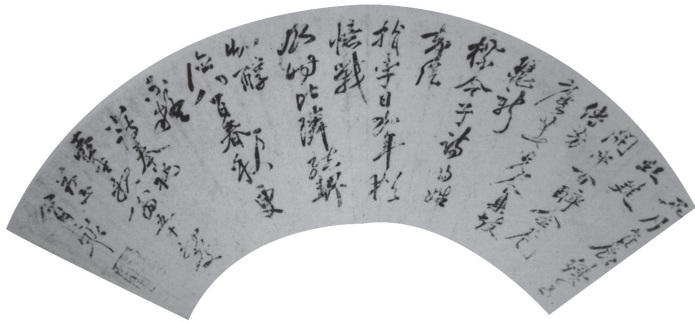
推排人间，余八十年。海阔天空，斯言良然。

我作铭诗，藏诸马鬣。宿草春烟，年年风月。

时隔二百五十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主席曾如此评价：“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毛泽东评冒辟疆



冒辟疆书法（扇面）照片。1951年，毛泽东将其扇面转赠给曾经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的秘书田家英。1966年5月，田家英在“文革”中遭迫害，多亏其夫人董边（拨乱反正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珍藏。1985年，南开大学同学、田家英的女婿陈烈将其扇面照片赠作者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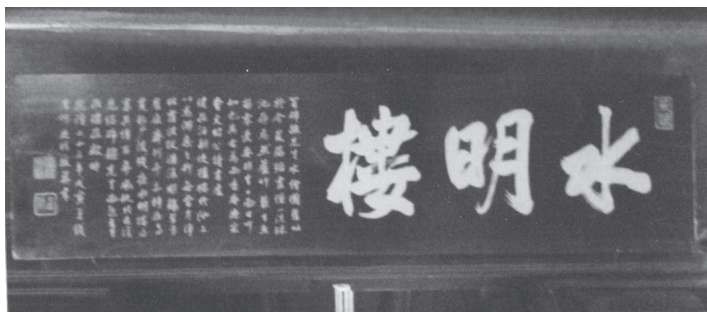


时贤能续绘园魂

自康熙三十二年（1692）冒辟疆去世以后，他所营造的水绘园、匿峰庐也相继湮没。然而冒辟疆和他的水绘园的影响还在。康熙末年，县尉歙县程黼文登寒碧残楼，曾吟联一副：

作尉到江皋，喜云山话旧，樽酒论文，消荡乡心忘异地；
登楼怀水绘，看一镜萍波，半窗蕉月，依稀风景说当年。

今水明楼下悬挂有“水明楼”题额，系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文物。跋曰：“冒辟疆先生水绘园旧址于今荒落殆尽，仅一洗钵池存焉。然芦竹丛生，鱼苗零落，要非昔日面可知也。其右为雨香庵，乃宋曾文昭公读书处。璞庄汪副



水明楼题额

使构楼于池上，以为游息之所。每当月净林霏，波纹旷漾，雕觞翠尊，群屐齐列，于尔时在焉，爰取少陵‘残夜水明楼’句。塞其请，百年风轨于兹复见总辟疆先生而起者，其在璞庄欤。时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夏，钱塘何廷模跋并书。”

由跋可知：

其一，是说到清朝乾隆二十三年，冒辟疆先生的水绘园确实是荒芜了，仅剩下一个洗钵池塘。塘边芦竹丛生，鱼苗零落，已经不是当年的风华了。

其二，是说洗钵池塘的右边是雨香庵庙宇，早在宋代就有遗踪可寻了。今考，宋大中祥符八年，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来如皋担任知县，在唐朝建的中禅寺内造了大成殿教堂，令长子曾巩在斋内读书。后来曾巩中了进士，并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到了南宋高宗的绍兴年间，曾巩的幼弟曾肇负责防守泰州，与金人对抗，有机会从泰州到如皋来看了长兄曾巩（死后被谥封为“文定公”）的读书处，并题写了“隐玉斋”石额来称赞他的兄长。寺中引以为荣，就将中禅寺的这一部分叫做隐玉斋了。到了元朝末年，张士诚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如皋城，致使斋毁石碎。明朝初年，有人发现隐玉斋石额的一角有“曾肇”的落款，便误以为是曾肇（谥封为“文昭公”）幼年在此读书的隐玉斋，并误刻“宋曾文昭公隐玉斋故址”。其实，在“宋大中祥符八年”，曾肇还没出世呢！

其三，是说盐副使汪璞庄在洗钵池的西畔盖了一座楼，作为游玩和休息的场所，知县特为之题额“水明楼”。

汪之珩，字楚白，号璞庄。他对冒辟疆非常崇拜，对水绘园非常景仰，他一心想恢复水绘园，再现昔日的辉煌。可是，限于财力便傍着雨香庵的东山墙，在洗钵池的西畔构建楼阁一座。楼成，他心旷神怡，夜间独步登上楼阁，看到皎洁的月光倒映在洗钵池的水面上，他油然想起了唐代伟大



诗人杜甫“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名句，便叫它做水明楼，因为前面一个残字，把他凭吊冒氏、缅怀水绘园中落的这种心境表达出来了，知县何廷模特为他题写了“水明楼”的匾额。何知县见新砌的水明楼，像一艘画舫亭立于洗钵池的西畔，也特为自己加取“西舫”一号，并钐此印在题额上。

汪之珩之所以将“凭吊冒氏，缅怀水绘园”的水明楼傍着庙宇，并与新安会馆、雨香庵相通，就是想让水明楼能跟庙宇一样，能长期保存下来。

现存水明楼东西不超过五米，南北长四十二米，这么狭长的地带怎么设计呢？不妨看看当年园主人的安排。比如说，一进门就在窗南围以花墙，栽这么几株竹子，再安置两块瘦石，就显得很清雅了，这是江南一带的风韵。

水明楼分成前轩、中轩和楼阁三个部分。步入楼内，如果我们仔细数一数，水明楼过道适好是九个栏杆，造成了九曲三弯，漫步过来，便有曲径通幽的感觉。虽然这里东西不超过五米，但是还能拦为一隅，置以蕉石，叫你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立体的画儿，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位来观赏它，在园艺学上是不是叫做移步换景。总之，经这样一处理，这个小小的环境，似乎就显得有空灵之气了。

步入中轩，给人以华美的感觉。这里，实际上是我国传统古建筑艺术——虚空间的处理在这儿的一个折射：它通过隔景窗，巧妙地将这里划分为内室、内道和外廊三个虚的空间。轩内置榻，壁悬镜页，外围竹照。引人注目的竹照是以四块红木整板雕镂而成的竹石图画面，仔细观察，上面的细枝都镂空剔透了，堪谓刀刀分清，叶叶分明，当年工匠花了一千多个工日才把它制作成功。

伫立在这里，如果随意向窗外一看，显然，这个窗户是船体的，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池水、小船、池岸……那么，我们从这个狭长的地带漫步过来，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宛然

在一艘船上行走了？它外观是水榭，内感是船体，取一种神似。

你说它是船，它还是一艘楼船，因为后面还有一座小楼阁，叫水明楼。

今水明楼下悬“水明楼”题额一块，系清乾隆二十三年的文物。为当年的知县何廷模手书。水明楼上，前有客座，后有暖阁。客座里陈设桌椅绣凳，置列秀才四艺——琴、棋、书、画。客座外也作虚空间的处理，隔景窗上雕的是兰竹图，并以冰片纹底相衔，整个环境显得十分秀雅。客座南边是狭长的暖阁，当年常有三五位文友在此品茗、剥果、聊天。如果把窗户打开，便是窗外借景，水绘园的景色，尽收眼底。

时贤能续水绘园，水明楼被当代园林巨擘陈从周教授誉为“徽派袖珍园林风格的海内孤本”，是水绘园古建筑中唯一的物质文化遗存。



中华民国时之雨香庵和水明楼



水绘无声月自闲

“香林客隐花犹笑，水绘无声月自闲。”在如皋水绘园三百多年的沧桑变化中，我们偶尔可以在某一时空的段落窥其若隐若现的身影，体悟“忆”字之奇特。

经过了几多月圆月缺，冒辟疆的水绘园旧址终于在嘉庆元年（1796）被冒氏族入弼工赎回，辟为家祠公业。水绘园旧址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所幸我们于《江南园林志》中获得《水绘园旧址图》的照片一张。从照片上看：近处是一湾流水，上架板桥。过桥左转不远便是一座门堂，两边是矮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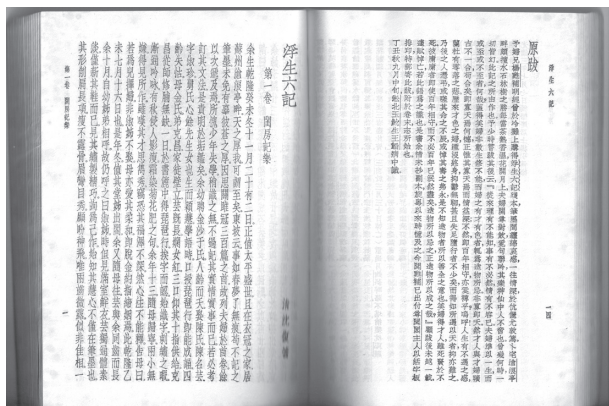
水
绘
园
旧
址
图

园内杂树丛中，有一簇茅舍瓦屋参差错落。前有藩篱，后有
大片的竹林。远处雉堞城垣，右边是一片田畴。画的右上角
题：“水绘园旧址，晴石四兄先生属，三白沈復。”有印章两
方，钐朱文“沈”“復”二字。

冒晴石何许人也？从偶然发现的史料中得知，邑人冒晴
石在嘉庆六年（1801）中了秀才，道光四年（1824）取得恩
贡。史载他“性风雅，好游览江南诸胜。生平持己俭约，尤好
奖掖后进”。

沈复（復），字三白，是著名的《浮生六记》作者，家苏
州，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出身于书香门第。曾就学于名师
门下，长于书法、绘画，尤其在园林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沈
复在当时名不见经传，因此卒年也难考。《浮生六记》的大
略内容是写沈复和芸娘为了追求在沧浪庭畔萧爽楼中所过
的那种“烟火神仙”般的日子，两次被父亲双双逐出家门。
沈复在被父母逐出家门后，与生病的芸娘寄居在锡山，生计
无着，“衣敝履穿”。可在找朋友借钱的归途中，仍不放弃，
又历“虞山之胜”……

沈复四十六岁（嘉庆十四年，1809）到如皋，那时芸娘
已死，他访水绘遗踪，开始写《浮生六记》。有学者这样评



沈复《浮生六记》



价：如果说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被誉为忆语体文字的鼻祖，那么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则将忆语体文字的艺术性推向极致，《影梅庵忆语》与《浮生六记》两者都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罕见的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性灵文字。

以卖画谋生的沈复受秀才冒晴石之嘱，绘《水绘园旧址》图，当在嘉庆十四年以后的事。近人考证说，沈复中年丧妻丧子，贫困落拓，曾流寓如皋多年，大约此图绘于嘉庆后期。迄今为止，《水绘园旧址》图当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水绘园图。据周思璋老人忆述：“如果将此图与解放初水绘园故址的地貌相对照，无大变化。不同的是到了民国时，园有门堂而无门，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左右的墙也不见了，当年的木板桥改成了石板桥，呈东西向，有砖砌的矮桥栏可以坐人。桥栏上刻有‘霞山桥’三个魏碑体大字。”

败叶填池水不流，更无残础况层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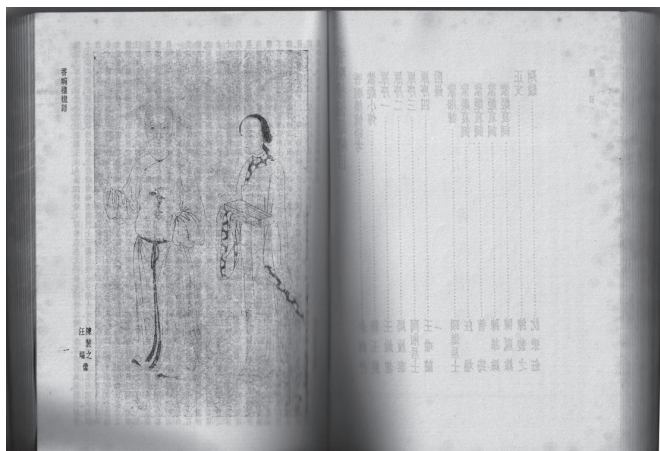
名园寂寞词人老，回首人间二百秋。

这是江都县知县陈文述在嘉庆年间来如皋寻访水绘园遗踪之慨叹。

关于陈文述。民国《清史列传》卷73《文苑传》载：“陈文述，字退庵，号云伯，浙江钱塘人。嘉庆五年举人，官江苏江都县知县。文述少以诗名……又好修名人遗迹：游金山，拟筑栖云阁于汉隐庵，于西湖建兰因馆，高致多类此。”陈知县对冒辟疆非常敬仰，但看到水绘园的现状几乎是了无陈迹，只得罢谈恢复。冒辟疆先生的《影梅庵忆语》和《同人集》著作，却对他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文述的儿子陈裴之也有类似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的《香畹楼忆语》一书问世。

陈裴之，字孟楷，号小云，别号朗玉山人，浙江钱塘人。童年时就是“补博士弟子员”，他的诗写得很好，名声也很大。他与金陵名妓紫姬（王子兰）相爱，并打破封建礼教的

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及画像



束缚，郑重其事地派遣大媒，用香车宝马将金陵名妓紫姬娶回家中，可谓惊世骇俗。陈家一门风雅，陈裴之的父亲陈文述、母亲龚玉晨、侍姬管筠、文静玉等都知文善诗，夫人汪端更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女学者。在这个大家庭中，几乎所有的妇女（包括婢女）都富有文才，紫姬美而贤，在这个大家庭中吟诗唱和真感到无限幸福。可是红颜薄命，她跟陈裴之一起生活，不到四年便去世了。合家悲伤。陈裴之“为仿《影梅庵忆语》”撰《香畹楼忆语》。不久陈裴之卒，享年三十三岁。

从冒辟疆到陈裴之，相去一百七十多年，竟出现了这两位同样的才子，同样地悼其爱姬（一个是小宛，一个是紫姬），两副泪眼，两支妙笔，又同样写出万余言伤心刺骨、情真语挚的忆语体文字——那就是流芳百世的《影梅庵忆语》和《香畹楼忆语》。

记忆犹新。恩师袁采之老人，一生博学而无业。三十年前，我请他协助整理古籍。一日，我俩闲登水明楼，开窗远眺园林景色，袁老若有所感，不觉吟起古诗来。

夕阳乔木古楼台，满县清风使节陪。



春水绿摇天上去，野花红人夺门来。
云烟过眼人千载，鱼鸟忘情酒一杯。
不是先生谁地主，名园指点画图开。

往日春风胜绮罗，哀丝豪竹不堪歌。
染香楼外疏疏月，洗钵池头瑟瑟波。
裙屐易愁公子老，江山如梦人多影。
影梅忆语凄凉甚，南渡烟花更若何。

“此诗甚美，谁为之作？”我向他请教。

“此为《题邑令范廉泉先生补水绘园修楔图》诗。乃蒋金和所作。诗中所提的使节叫胡佛生。”袁老回答说。接着给我讲起了这位胡佛生的爱情故事：

胡佛生的名字叫胡连耀，家住苏州横塘，少年中进士，初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便改任吏部主事。他与如皋的范廉泉知县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因此常来皋邑。胡对水绘园很欣赏，对冒辟疆很崇拜，每次来如皋都要住在水明楼里。有一回，家住秀女巷的李氏小姐（乳名小玉）随母去雨香庵敬香，一时寂寥无人，李小姐不觉吟曰：“静极古招提。”正在水明楼下漫步的胡公子闻句，旋对曰：“登楼望无际。”待两人打过照面，都惊呆了，胡看小姐貌若天仙，小姐看胡公子少年英俊。两人双目光视，呆若木鸡。李母在旁看了，便拉着女儿缓缓离去。那胡公子如大梦初醒，忙上前向李母施礼，并邀请母女俩上水明楼稍歇。李母深知其意，也不推辞，上楼稍坐片刻，即行告辞。谁知此次一别，公子、姑娘都神魂颠倒，茶饭不思，得了相思病。范知县得知，便亲去李家，代做大媒，李家则更是乐得其成。这样胡、李二人的婚姻便定了下来。胡、李二人常在水明楼上吟诗作赋，谈古论今。也许是受到冒辟疆与董小宛的一丝感化，他俩效仿冒辟疆和董小宛，积极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

谁知，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正当胡、李二人的感情发展至极的时候，胡连耀忽然收到家书，父亲告诉他，京城王爷相中了胡公子，意招为婿，遂请江苏布政使做大媒，不日就得赴京完婚，叫胡连耀赶紧回老家苏州一趟。胡当时倾向洋务派，这位王爷却是极力反对办洋务的保守派，胡的观念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况婚姻！然而父命难违，胡公子约李小姐在水明楼楼台相会，两人难分难舍。胡说，回籍一定请父母改变主张，否则便以死相拒；李小姐则言曰：“若有不测，水明楼前临的洗钵池是吾葬身处也。”临别，胡公子以家传的一对夜明珠相赠。后来，不幸的情况终于发生了，胡连耀公子因拒父母、上司不得，在家自挂东南枝。李小姐闻讯，则在当年的寒冬腊月自尽于洗钵池中。

“这是一部真实的爱情悲剧！”叹息之余，袁老将他抄录的两首诗赠我，一首是胡连耀写的《水绘园怀古》诗，另一首是文人范覃在胡连耀、李姬死后所作的悼亡诗。作为水绘园本土文化，这两首诗很有保存价值。今特转录，以飨读者。

水绘园怀古

胡连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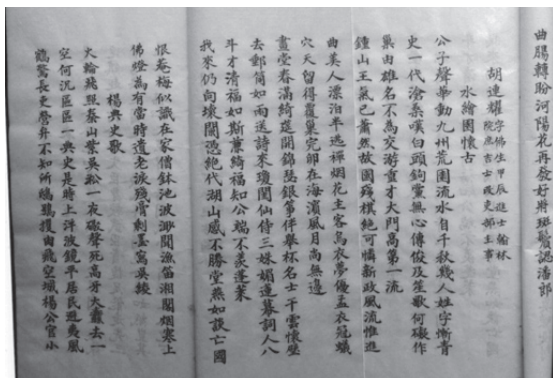
公子声华动九州，荒园流水自千秋。
 几人姓字惭青史，一代沧桑叹白头。
 钩党无心传俊及，笙歌何碍作巢由。
 雄名不为交游重，才大门高第一流。

钟山王气已萧然，故国残棋绝可怜。
 新政风流惟进曲，美人漂泊半逃禅。
 烟花主客乌衣梦，优孟衣冠蚁穴天。
 留得复巢完卵在，海滨风月尚无边。



画堂春满绮筵开，锦瑟银筝伴举杯。
名士干云怀璧去，邮筒如雨送诗来。
琼闺仙侍三姝媚，莲幕词人八斗才。
清福如斯兼绮福，知公端不羨蓬莱。

我来仍向坏栏凭，绝代湖山感不胜。
堂燕如谈亡国恨，庵梅似识在家僧。
钵池波渺闻渔笛，湘阁烟寒上佛灯。
为有当时遗老泪，残膏剩墨写吴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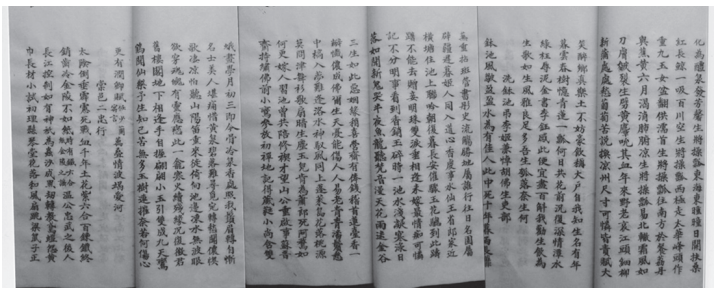
胡连耀《水绘园怀古》

洗钵池吊李姬兼悼胡佛生吏部

范 章（字研谷，诸生）

钵池风皱盈盈水，为有佳人此中死。
十年暮雨长蓼花，重拈斑管书彤史。
流觞胜地属谁行，往日名园属辟疆。
迟暮姬人同入道，心香虔事水仙王。
省郎家近横塘住，池上联吟朝复暮。
长安催骤五花骢，到此踟躇不能去。
赠妾明珠双泪垂，相逢未嫁最情痴。
可怜记不分明事，看到香销玉碎时。

一池水浅凝寒渌，日落如闻新鬼哭。
半夜鱼龙听梵音，漫天花雨迷金谷。
三生如此恶姻缘，稍喜营斋有俸钱。
稽首莲台香一瓣，忤依成佛尔升天。
忧能伤人人易老，青青潘鬓愁中槁。
入梦难逢洛水神，驭风同上蓬莱岛。
花落桃源莫问津，舞衫歌扇暗生尘。
玉儿肯为萧郎死，阿鹜如何更嫁人。
习池曾共陪修禊，才望山公重启事。
苏晋斋持绣佛前，小鸾参放初禅地。
记得葳蕤小尚含，双蛾画学月初三。
即今骨冷泉香处，照我须眉转自惭。
名士美人堪痛惜，黄泉碧落难寻觅。
宛转愁闻依懊歌，凄凉怕听山阳笛。
重来徙倚向池边，冻水无波眼欲穿。
魂魄有灵应恋此，一龕寒火续残缘。
况复征君旧楼阁，地下相逢手自握。
翩翩小玉引双成，九天鸾鹤闻仙乐。
予生知己苦无多，玉树连摧奈若何。
伤心更有涸涧赋，万迭情波竭爱河。



范 草《洗钵池吊李姬兼悼胡佛生吏部》



恢复斯园园更翠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历届政府对水绘园的恢复都很关注。民国四年（1915），如皋县政府在水绘园故址附近建“如皋公园”，力图恢复；《江南园林志》也记述了水绘园湮没前的辉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地方文物古迹的保护高度重视，于1957年将“如皋水绘园（包括雨香庵、水明楼）”公布为“江苏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憾的是，1966年后十年“文革”浩劫，如皋水绘园斯文落地，字画飘零，文物藏品损失十分之九。然而，乌云终究



初建如皋公园时的九狮图假山

遮不住太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如皋水绘园的恢复有了希望。

1980年夏，如皋县委新任宣传部长贲正祥采纳作者的建议，并责成将名胜古迹水明楼（包括隐玉斋、雨香庵）加以整理，定于10月1日向公众开放。

一方有事，八方支援。如皋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殷宗汉先生帮助翻译古文《水绘园记》，刘孝庄老师协助编写讲解词；徐尔昌、沈正二位老师帮助书写前贤之文，原苏州美术装潢总设计师鞠如凡画家则进行景观设计……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不是单位或政府的安排，而是主动相助，不取分文！

听说如皋要恢复水绘园中的水明楼，有热心者提供线索。水明楼题额在安定小学吕素芳老师的保护下取回来了；一度做了“西郊小学”校牌的清乾隆木刻楹联板，在朱校长、王美琴老师的保护下取回来了；明代巨型关公像石刻从遮蔽的厕墙中被取出；被红卫兵埋在地下、令“永世不得翻身”的明代石狮也重见了天日……

经过一番修补和刷新以后，原先被住户占用、显得十分凋蔽的隐玉斋、雨香庵古旧建筑，枯木逢春，更加显得古色古香。

借得明楼秀，换来气象新。1980年10月1日，水绘园中的水明楼、雨香庵、隐玉斋古建筑群正式对外开放。前三天，日参观人数都在15000人以上，两天内就偿还了1200元的整理费用，竟然是不要政府花钱也办了事。在以后一个月中，日参观人数总在万人以上。它给人们的启示是：历经十年“文革”浩劫，人们对文化是何等地饥渴！

经过从1978到1988的十年探址、搜集相关史料，徐琛拟就一份《恢复如皋水绘园规划》资料，即所谓恢复水绘园十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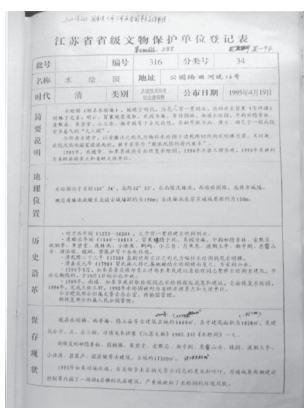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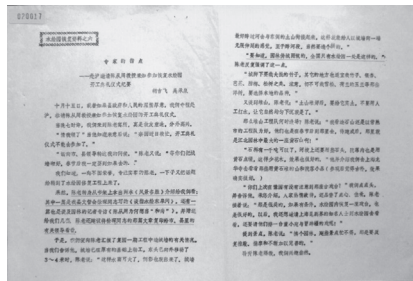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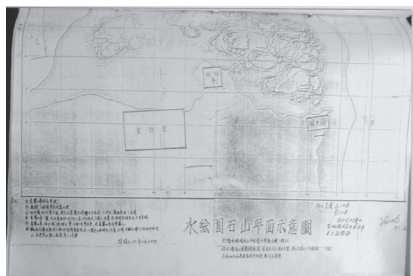
（1）画堤夹镜，幽通桃源；（2）妙隐香林，竹径通禅；



(3) 艺苑掇英, 重现“永和”; (4) 寒碧涟漪, 垂杨映带; (5) 月漉漉, 波烟玉; (6) 瑶琴相思, 忆语潇湘; (7) 孤亭青壁, 五岳危峦; (8) 浯溪窈窕, 萑苇野趣; (9) 石纹如织, 曲水流觞; (10) 茅亭镜浮, 基湿云涵; (11) 林钟坐听, 碧落幽情; (12) 青箬晦身, 匿峰藏神。

这份建议材料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关注。1988年夏, 如皋县委、县政府特邀南通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在如皋人民公园主持召开了“恢复水绘园研讨会”。会上由建议者对恢复水绘园十二景的构想作了详细介绍。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设想得到了南通市建委专家们的首肯和市、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南通市葛忠康副市长特地来如皋水绘园故址考察, 并拨款30万元, 指示如皋相关部门早日行动。之后, “如皋水绘园恢复工程”被列入南通市政府1990年为民办的好十件大事之一, 后又如皋县政府列为1991年必须完成的十五件大事之一。



水绘园恢复资料之六

水绘园依古城墙而建，在全国是唯一的。因此，作者向县政府建议，在着手恢复水绘园之前先恢复一段古城墙。

要恢复城墙没有足够的古城砖怎么办？经事先调查：县政府里的地面、如皋电影院的院墙和地面、如皋师范的界墙和饭堂的地面、如皋线厂的界墙……全是解放初拆城墙时的好城砖。石秀峰县长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在公园内的寒碧堂召集相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召开工作会议，向他们征集城砖。谁知道与会者积极性非常高，说：“还我城墙，责无旁贷。”并表示，“我们拆墙，你们选砖，不要钱，三日之内完成任务。”

群众中蕴藏了很大的积极性，城里的老百姓听说公园里要砌城墙，纷纷把家藏的城砖也送来。最令人感动的是，有六十多岁的祖母和十岁的孙子抬了两块城砖送到了公园……古城砖有了，恢复工程进行得很快，百米古城墙不日竣工。

名园要出名人之手，谁来为之擘划？县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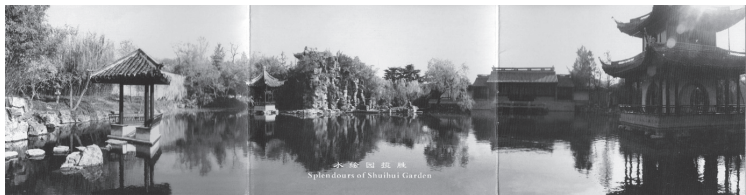
受如皋县政府的委托，如皋县政府办公室吴承泉副主任、建委胡吉飞副主任、规划科陆彦和我于1988年12月27日驱车去上海同济大学恭请陈从周教授帮助如皋恢复水绘园。

陈从周教授欣然应允，并帮助我们安排了具体事宜：请大弟子路秉杰教授到如皋进行具体规划，将曾修复上海豫园的常熟古建工程队派到如皋。

陈教授对水绘园复园工程一直很关心。每次来如皋，或带图册，或带模型，或拍录像。他交代，施工过程中，凡遇重大事情均应上报，由他实地定夺后方可继续实施。现将水绘园中主要景点的恢复情况述略如下：

（1）悬溜峰和悬溜山房。

园有悬溜峰景最胜，峰取衡山五岳：祝融、天柱、芙蓉、



悬溜峰

紫盖、石廪，其叠嶂峰仞，山势雄伟，石磴垂接悬崖巨壑，大有摩霄插云、森如列戟、千奇竞秀、莫肯上下之味。山间则古树三五，幽篁一丛。



悬溜山房

俗话说，三分样子七分做，陈教授推荐的常熟古建工程队，果然出手不凡。工程队长、造山师张建华先精读史料，了解悬溜峰的山势特色，然后用橡皮泥制作悬溜峰的模型，经陈教授作最后一次修改后拍板定型。

关于悬溜峰的营造，造山师张建华继承了清乾隆年间造山师戈裕良的手法，采用勾拱技术，使石洞顶壁一气，成为穹形；采用先坐石、后勾浆的手法，使石缝间隙降到最小。其峰既自然美观，又坚固省料。

冒辟疆的好友常熟邓林梓曾说，悬溜峰“累石屹立，有携取五岳之势”，即雄伟峻拔也。今造之悬溜峰，西北取陡峭凌厉、突兀森然之状，与池对岸的涩浪坡遥相呼应。南面则盘环迭台，小泉如练。山内或包土以植草木，或置洞壑以携趣巧变。山顶平若几案，所置石鼓、石桌乃水绘园故物，可置酒，可弹棋，四顾烟云翕习。

关于悬溜山房的位置，陈维崧《水绘庵记》载：“由亭而上，曰湘中阁，曰悬溜山房，参差下上，若凹若凸，凌虚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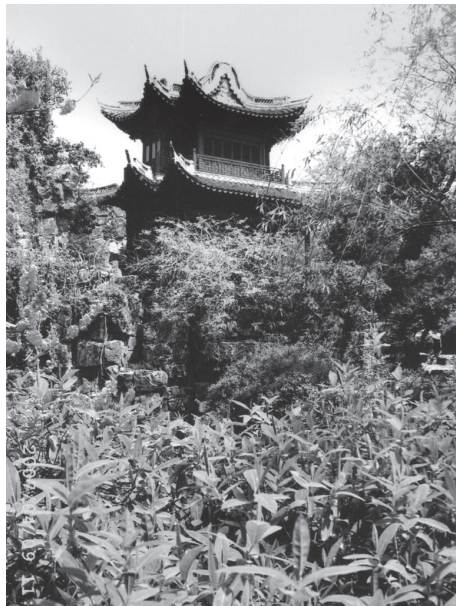
空，沉寥莫测。”因此有人说，悬溜山房似应在上。陈教授解曰：“由亭而上，是先到湘中阁，再折而下又到山底，曰悬溜山房。作者依山房而言‘参差下上’一点也不错。”

有设计者插言：“阁是高阁，房应深藏，应置于峭壁之下。‘溜’者，乃屋檐下接水之器具也。山房应取‘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线悬，自檐注砌’之法。”

陈教授加以首肯。又指导说：“此山房应乔木庇荫，藤蔓遮掩，竹篱护卫，现概未成，岂能无缺？”

(2) 湘中阁。

湘，是湖南的简称，湘中阁自然应是湖南的建筑风格。陈教授采纳的湘中阁造型是：竖二层楼，近似方十字形平面，为十字交叉歇山卷棚顶，四面朝外山花，蝴蝶瓦屋面，室内设屏风，室外四面劬廊，栏槛钩窗，垂以挂落，四周围以木作花栏杆，采用斗拱升檐。于所有的门柱、窗户都用朱红广漆明光，成活脱脱一座衡湘建筑风格之缩影。



湘中阁

“推窗忽忆三湘景，米家画里听秋猿。”湘中阁是园中位置最高、最富丽、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建筑。

(3) 因树楼。

据说，寒碧堂后有一株长得高大而秀美的白皮松，园主



因树楼

人爱惜之，特因树为楼，以便早晚观赏。楼名乃冒辟疆的叔曾祖冒一贯取汉代申屠蟠的故事。《后汉书》载，申屠蟠“绝迹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原来因树楼名蕴含了这样一个典故。

清人陈维崧《水绘庵记》云：“前临因树楼，蟠伏宛在地中。”陈教授依记而恢复于悬溜峰下，与高高的湘中阁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楼三面环水，一面依山。从南边看去，是一座二层楼，由北望来，隐山体所掩，仅露一层；楼东临水处竖一堵观音墙，楼西侧临水，则宛如画舫。

因树楼于对称中隐有不对称。其丰富多变而又大方协调的建筑造型是陈教授几经修改后的结晶。

(4) 波烟玉亭。

波烟玉亭位于寒碧堂偏东，该处“平池阔水回圆绿，浮天万顷生烟玉”。唐代李长吉（李贺）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陈教授经过反复推敲，终于从众多的样稿中确定了“亭取梅花宝顶，呈倒垂梅花瓣的屋面”这一造型。因为只有亭美、水美、月下景美，才能衬托出董小宛的人美和欣赏冒辟疆所云“（董小宛）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



波烟玉亭



寒碧堂

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之美文。

(5) 寒碧堂。

因其周多植白皮松，故名“寒碧”。冒襄挚友赵而汴有“结庵在江海，寒月浪中生；叶落林逾秀，霜高户自清”之句。这里背林面池，水分两派，右边为胜，其“浯溪回九曲”具“日落烟青白月松”之景观。堂中品茗，堂前演戏，“置灯山巅、水涯，何异罗星斗而听篴笙”。

寒碧堂重建于1987年。当时如皋县政府招待所要砌大楼，有几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保存价值的古旧建筑要拆除，县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听取了陈教授的学生、南通市建委副总工程师范子美的意见，将古建移至洗钵池北岸，以与水明楼相映衬。

遵照陈教授的意见，对寒碧堂四周的环境进行了整治，拆掉凸形桥，移去现代灯柱，削平了岸栏墩头，对内部进行整修……

寒碧堂处真的变得古色古香的了。



(6) 妙隱香林。



妙隱香林

是自然的水道，那么有些地方是互不通连的，园主人冒辟疆便令人挖土，使水道相通连，挖的土就堆在水绘园门前不远的桥边，在土堆上长了些竹子，形成了一处障景，叫“妙隐香林”，很有禅意。陈教授于此架香林桥一座，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三条通道：水道南边的小径向东通宋隐玉斋；水道北边的小径向东通寒碧堂；过香林桥向北绕过妙隐香林的是第三条小径，可通壹默斋。

(7) 壹默斋。

壹，为均衡稳定意；默，有缄默、静观之味；斋，为书房学舍。有诗曰：“俨成高士宅，半作老僧居；竹径通禅梵，花窗枕道书。龙蛇忽变幻，烟水定如何？苦忆年来事，飞沙卷白鱼。”这里土冈逶迤，茂林修竹，人来此处佳境，应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壹默斋是水绘园的主体建筑，

如皋水绘园的造园特色是“于自然中见人工”。它借水绘园，凭借水流在地面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图。既然是



壹默斋

造园先定此厅。其建筑为硬山鱼龙脊，筒瓦清水墙，磨砖对缝，走廊墙砖以细斜角方景砖贴面，台基高出地平二尺许。室内木板墙密封，明式门窗，其梁头、卷杀、梁楣、雀替均按陈教授的吩咐用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构件，施以广漆，斋堂更显明亮。在壹默斋后设虎尾厅，置月台，佇立台上可远眺水绘园景色。

(8) 枕烟亭。

枕烟亭，又名枕烟馆，枕烟堂。这里“烟”者，是指“烟雨”也，因此，枕烟亭得依水而设。在水绘园恢复的第一个规划图中，它被置于寒碧堂之后，壹默斋之东，那当然也是有考据的了。但陈从周教授纵观全园，认为此处建筑过密，经过反复考虑以后，决定将它放在壹默斋西边，可观画堤野趣。陈教授说：“稳临流，合园记，利全局，更增色。游人入得园门，透过长虹画堤，夹镜桃柳，但见那亭影绰约，若露若显，惹人顾目，诱人移足。枕烟亭独处一隅，清幽宁静。若君闲暇，于晨烟中焚香一炉，品茗一壶，或坐抚瑶琴，或倚栏垂钓。试想，那是何方神仙过的日子！”

(9) 镜阁。

《水绘庵记》云：“悬溜之西有镜阁，兀立如浮屠。”浮屠，即宝塔。今依记寻址，亭立水中，与东南边的悬溜峰遥相呼应。镜阁飞檐翘角，四面洞门，如月如镜；阁内中空，虽上



枕烟亭



镜阁



下两层而不能登，阁周三面围以吴王靠。水位低时，础石架空，远远看去，像是三层，很有塔意；到了雨水季节，水位陡升，阁似浮在水面；若逢天朗气清，池水明净，阁似穿出镜面，倒映如绘。

(10) 碧落庐。

碧落庐是冒辟疆为纪念好友“碧落道人”而建，意取唐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之句。



碧落庐

这次恢复碧落庐，遵照陈教授的吩咐，仿民居造屋三间，设硬山卷棚顶，很是朴素。陈教授还考虑到园林古建筑的观赏价值，在碧落庐的正立面设宫式长短窗，垂以挂落。其庐取砖地座槛，广漆明光，以抱游客。

(11) 涩浪坡、小三吾亭。

今复涩浪坡，初定于悬溜峰南端，设计者经几番研究，做了几幅园记图解才确定了它的位置，合考证，合风水。作为障景，它遮去了古城墙的西端，使得古城墙有无限延伸之



涩浪坡



小三吾亭

感。营造的涩浪坡利用了原来的旧城基，保存长了几十年的黑松，又引活水上坡顶，形成瀑布景观，以作为曲水流觞之源。经陈教授从美学角度的指点，经工程队“三分样子七分做”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以“涩浪坡为最，坡广十丈，皆小石离列可坐，当雨晴日出，则飞泉喷沫如珠，下有石渠可作流觞之戏，有声淙淙然”的最佳景观。

冒氏后人冒广生曾著《小三吾亭诗文集》，于小三吾亭的身价可知一斑。今恢复的小三吾亭兀立于水中央，三角亭基，三根亭柱，不设挂落，不加雕饰，呈三面落水，四面通透之观，亭中，唯作美人靠以资憩坐，可谓幽静、小巧、简洁、朴素。

(12) 月池。

新开浚的月池，其形如月，东起悬溜峰东，西至洗钵池西，南起壹默斋月台，北达古城墙脚下的碧落庐边，占地六亩左右。虽池塘不深，却水面洋洋，倒映



月池

如绘；塘呈月形，周边林峦葩卉，景色相互借衬，非常秀丽。

在陈从周教授的具体指导下，水绘园于1991年再现当年风华：古名园依古城墙而建，这在全国是唯一的。远处，古城墙隔开水天，而将一幅“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的美丽图画收拢在你的眼前；水绘园垣墉不设，环以碧水，园中凭借水流在地面上，自然地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图。于水，冒辟疆寄以深情、柔滑、回环、肥腻、远流。这里有画堤的两岸夹镜、浯溪的窈窕、香林的妙隐、似镜浮的小三吾亭、洗钵池的空明与屿地的不羁，水中倒映着冬季的“寒碧”、



水绘园工地技术核心人员：（左起）李修定、吴承泉、张建华、路秉杰、张宝蔚、徐琛

夏日的“悬溜”和爽秋的“波烟玉”，更有那迟疑的涩浪坡和恬淡的枕烟亭……显示了如皋水绘园“于自然中见人工”的造园特色。当然，在陈从周教授具体指导的光环背后我们亦不能忘怀那些为恢复水绘园而默默做出贡献的陈教授弟子路秉杰教授、常熟古建队造山师张建华队长、市政府办公室吴承泉副主任、市建委胡吉飞副主任、规划科陆彦、公园主任李修定等同志。特别是吴承泉副主任，酷爱园艺，善于推敲，例如壹默斋前的“虎咆”叠石、斋后添置的赏景月台、斋东侧的月洞门设置，乃至各景点的绿化布局等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冒子才骨，小宛风华，惹天下游客纷至沓来。上海复旦大学喻蘅教授来游，见斯园有景有情，感慨万千，即时赋诗一首：

三白追怀画水村，迦陵雅记剩朝曦。

时贤能续文明史，再现风流水绘园。

探 微

相约恩深相见难

——冒辟疆与陈圆圆

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爱情轶事流传甚广，而冒辟疆与陈圆圆这一对神仙眷侣的爱情佳话却鲜为人知。提起陈圆圆，人们自然会想起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那段历史。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自缢。宁远（辽东）总兵吴三桂打算归顺李自成。在进京朝见新主的路上，忽然遇上家人。

问到家里情况，家人答道：“财产已被查封。”吴并不在乎：“我到北京以后就会发还的。”

又问父亲吴襄的情况，家人答道：“老太爷已遭逮捕。”吴仍不在乎：“我到北京以后就会释放他老人家的。”

再问心上人陈圆圆时，家人答道：“陈娘娘已被刘宗敏将军抢去，献给李自成了。”吴三桂一听怒气冲天，拔剑砍去案角，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作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比夺走心上人更值得不共戴天的呢。

于是，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勒马回头，在山海关



令三军戴孝，打着“报君父之仇”的旗号，投降清朝，于三月二十七日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仓促率领二十万大军赴山海关应战。吴三桂在山海关一片石那个地方横扫李自成六万人马。李自成仓皇回京、离京，吴三桂率军追赶，迅速占领北京，终于在五月一日实现了他与陈圆圆再团圆的那个梦。

“痛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冒辟疆挚友吴伟业作《圆圆曲》，讥讽吴三桂。

陈圆圆倾城倾国的貌，改写了晚明的一段历史，那么陈圆圆与冒辟疆又是怎样的一段情结呢？

明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冒辟疆与姑爹许直乘船去南方。经过苏州时，那位后来跟崇祯皇帝一起自杀的许直大人说：“有位叫陈圆圆的名姬擅梨园之胜，正在苏州，不可不见。”

陈圆圆，名沅，字畹芬，江苏昆山人。本姓邢，因家贫从小就被卖给了陈家戏班，故改姓陈，寓居南京秦淮，当时已是“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的金陵名姬。

于是他俩一起去了。在冒公子的眼中，陈圆圆“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指香绸），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再看她演出的弋腔《红梅》，则是“咿呀啁晰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在陈姬眼中，冒辟疆是江淮巨族，复社公子，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真乃“东海秀影。”

他俩一直玩乐到四更天。

“我俩哪天再能相约见面？”冒辟疆牵着陈圆圆的衣裳，依依不舍。

“苏州光福镇的梅花正开着呢，冷云万顷。过了上午，就带我去玩上半个月，好吗？”陈圆圆偎依着冒公子。

冒辟疆因为要去湖南看望调任永衡道的父亲，便回答



苏州河房

说：“待我从衡山回来，正当八月，那时我和你一起到浒墅关赏桂去。”于是，陈圆圆送冒辟疆到堤边，将折柳插在冒辟疆的船头，两人依依惜别。

到了中秋时节，冒辟疆应约，奉母小憩苏州，再访陈圆圆。人家说，陈圆圆已经被国舅周奎买到北京去了。真是晴天霹雳，冒辟疆十分失意。后来，听朋友说国舅掠去的是个假陈圆圆。经多方打听，终于在苏州阊门外的横塘找到了隐居的陈圆圆。

“圆圆如芳兰之在幽谷也。”见了圆圆，冒辟疆十分高兴地说。

陈圆圆也相视而笑，说：“我差点落入虎口，今天能重见冒公子，真天幸也。”

“为避祸，我吃了长斋。”陈圆圆点上空薰，置上茶具，端起茶壶说，“今夜我为您倾倒入明月桂影之下，要和您商议我俩的大事。”陈圆圆急风暴雨式地征服男人。

冒辟疆惊喜若狂，即席赋诗一首夸奖陈圆圆：

本是莲华国里人，为怜并蒂谪风尘。

长斋绣佛心如水，真色难空明镜身。

双方的恋情到了实质性的阶段。

第二天早上，陈圆圆淡妆打扮，拜见冒母后对冒辟疆说：



“我这一生想脱樊笼，嫁个可终身依托的如意郎君，就没有哪一位能比得上你冒公子的。刚才见到老母，如复春云，如饮甘露，受她老人家爱怜，如天所赐，请冒公子万勿推辞。”陈圆圆进一步向冒辟疆表示了自己矢志不渝的情愫。

对于这位风华绝代而又流落风尘的十八九岁的少女来说，如此“择婿”“落籍”，争取个人自由的举动，实在难能可贵，冒辟疆心潮澎湃，感作《子夜四时歌》：

春 歌

春蚕吐千丝，成茧身先萎。阿侬怀一人，尽情心不死。

夏 歌

藕虚丝不断，莲实空有房。虚实不可知，就里应难量。

秋 歌

在床忽有户，细语蜜啁啾。啼秋兼促织，愁絮几千重。

冬 歌

松柏有凋时，坚盟不可改。独抱岁寒心，历落亦光彩。

这四首诗代陈圆圆倾吐了心中的追求、痛苦、惆怅和坚贞。无疑，冒辟疆与陈圆圆是真正爱情意义上的恋人。冒母对陈圆圆非常喜欢，表示回到如皋便请人择日来苏州议婚迎娶。至此，一对有情人的好事，似乎万事俱备，只待佳期了。

谁知，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回到如皋，冒辟疆就接到父亲冒起宗上调襄阳，任左良玉大军监军的正式消息，心急如焚。

父亲的上调，表面上是提拔，其实那时隐藏着政敌借刀杀人的阴谋。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张献忠农民军攻陷襄阳，杀了崇祯皇帝的叔祖父、襄王朱翊铭，旋被“提升”到那种地方就是去送死：不是被农民军杀死就是被骄横跋扈的悍将左良玉杀死，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守不住襄阳而被朝廷处死。在此之前，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就是因襄阳失守而被迫自杀的。

为了让父亲尽快调离襄阳，整个秋冬冒辟疆都在奔波。他北上京师，泣血上书，托人情通关节，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官员代向朝廷陈情，照顾冒辟疆是独子，建议将冒起宗调往别处，于是转危为安。

冒辟疆赶紧到苏州去接心上人。可阊门外的横塘寓所已人去楼空，陈圆圆恰恰在十天前被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以势逼去。

事情是这样的：崇祯皇帝十分宠爱田贵妃，周皇后很妒忌，国舅周奎劝道：“你别哀伤，我到江南买一个倾国倾城的献给皇上，便可冲淡田贵妃对皇上的影响。”

崇祯十四年（1641）秋，周奎以“营葬归苏”为名，去江南选美，谁知在江南花千两纹银选了个假陈圆圆。第二年二月，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名畹）奉旨去浙江普陀山烧香，乞求女儿田贵妃病愈。回来路过苏州，也要选美，由门下人以八百两银子强买了真的陈圆圆。苏州人知道后愤愤不平，哗众数千人劫回了陈圆圆。可六十四岁的糟老头田弘遇一步不



陈圆圆被掠北上



让，不惜用几千两银子行贿地方官。那个既畏惧权势又要钱的苏州知府便将劫回的陈圆圆偷偷送还国舅北上去了。

阊门横塘人何在？月冷妆楼杨柳疏。冒辟疆伫立在空寂的小楼前怅惘不已。

冒辟疆是应该追悔的。就在冒辟疆为救父而劳碌奔波期间，陈圆圆在苏州一往情深地倚门相望，她曾数次去信催促，北雁南去，秋去冬来，冒辟疆竟无一字回音！她被逼北上，是怀着对冒辟疆的怨恨和绝望凄然而去的，她一路以泪洗面，一路哀吟：

堤柳，堤柳，不系车行马首，空余千秋霜，凝泪思君断肠。肠断，肠断，又听催归声唤。（陈圆圆《转运曲·北上》）

冒辟疆欠下陈圆圆的恋情是一辈子也无法还上的。

陈圆圆被卖到北京后，被田弘遇纳于“家乐”。国舅周奎得知后，便命田弘遇将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谁知崇祯皇帝不领情，说：“国家财政空虚，我已缩衣节食了，哪有心赏美，你们还是将她回还原籍罢。”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北方清朝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国内的农民起义已把他搞得焦头烂额，江山都快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美人呢！

可陈圆圆是人家买来的，怎么可能将她送回呢。

吴三桂听说田弘遇在江南买了个美女便慕名而往，一见圆圆，心旷神怡。

询问：“圆圆何方人氏？”

“奴家乃江南省昆山人氏。”

“我也是江南省人，家住高邮，该是同乡。”

吴三桂也有心搭救家乡人，便跟国舅周奎说：“请将陈圆圆赠给我，我负责防守山海关。”

之前，朝廷命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吴总是推说父亲年迈，本人身体不好，不愿意到前方去。

国舅周奎听了连忙答应，并启奏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便

立即召见吴三桂，任命他为宁远总兵，赐给他蟒袍、玉带和尚方宝剑，命令他协助高第镇守山海关。

督理御林军的吴襄，怕人说闲话，便令陈圆圆留在府第，叫儿子吴三桂只身前往。

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陈圆圆被大将刘宗敏掠去，据为己有。李自成得知，又被献给了李自成。色艺双全的陈圆圆竟如此飘零！

陈圆圆的事，流为艳谈，世间无人不知。冒辟疆无限懊悔。如果朝廷调动冒起宗赴襄阳的圣旨在娶了陈圆圆之后，如果田弘遇在杭州多玩上半个月，甚至如果冒家母子当年秋天从衡阳路过苏州时就把陈圆圆带到如皋……那么事情又将如何呢？那么水绘园的女主人将不是董小宛，而是陈圆圆了；那么明朝走向结局的过程将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很可能是展现出另外一些情节了。

陈圆圆与冒辟疆远隔天涯，多情冒公子对陈圆圆永远空劳牵挂。

清顺治七年（1650），杜浚编《朴巢诗选》时，冒辟疆请他将《子夜四时歌》收入书中，以之为对陈圆圆永远的怀念。

清初词人陈维崧在水绘园中编写《妇人集》一书时，曾记述说：“如皋冒先生（指冒辟疆）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环，难其选也；蕙心纨质，淡秀天然，生平所觐（遇见），则独有陈圆圆耳。”冒辟疆至此仍倾倒于陈圆圆的情况可以想见。

清顺治八年（1651），董小宛病逝，冒辟疆哀作《影梅庵忆语》。令人不解的是，在《忆语》中竟出现了对另一位女人陈圆圆的一大段仰慕文字：“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似乎是“不合适”的。

有名家这样解释：“其实冒的怀念中，包含着一种比儿女情长更为深广的内涵。这是对一段已经逝去的人生，特别



是一段国破家亡的痛史的反思，因为那一段人生和历史都和那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因此，冒辟疆怀念的陈圆圆，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意向，一尊理想化的情感雕塑，一段凄婉而温丽的过去，是‘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

康熙十八年（1679），冒辟疆六十九岁，有翰林、国子监司业徐倬来访。冒辟疆得知吴三桂已于前一年八月暴死，陈圆圆下落不明。冒辟疆回忆与陈圆圆的往事，总是为“失约”于她而感到内疚。徐倬在《再赠巢翁先生五迭前韵请正》的诗中有句：

珠作帘栊玉作台，少年场内博欢来。
定情一系鸳鸯带，醉客千寻鹦鹉怀。
折尽柳条飞落叶，只余烛泪看成灰。
繁华转眼头须白，孙已含饴子舞莱。

诗的前四句是忆述冒襄当年曲中欢娱，后四句是感叹转眼老大成伤逝。徐倬并在诗中自注：“先生说曲中旧事及陈圆圆往约，为之惆怅。”



还朴斋黄梅

康熙三十二年（1693）腊月，83岁的冒辟疆临终前出现梦幻：忽然年轻的他飘啊飘，飘入了仙境，在仙山琼阁间，看见了温柔贤淑的董小宛，原来她是伫立在王母娘娘身旁的瑶池仙子，正向他含笑致意，可一刹那间，她们又被缥缈的仙雾隐去……又闻咿呀啁啾之声，透过冷云万顷的梅花，冒辟疆又看见陈圆圆在远远的瑶台上翩翩起舞，原来她是梅花仙子。梅花仙子见他欲言又止，冒辟疆就要追过去，忽然她将头一扭，便消失在仙雾之中。冒辟疆也从天上坠落下去……

文人恋情终是不改。《冒氏家乘旧闻》说，冒辟疆撒手人寰之前，“令诸童度曲，问窗前黄梅开否？”

附：

圆 圆 曲

吴伟业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簪篸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问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是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咏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座客。
座客飞觞红日英，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晰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飞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案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萧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
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拜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飘泊腰支细。
错怨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

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屣廊人去苦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吴伟业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吴三桂）

回思身世感茫茫

——冒辟疆与吴蕊仙

天昏昏，地惨惨，一路颠簸，一路漂泊，两位年轻女子终于从苏州来到了如皋的冒家巷。

咚咚咚，敲门声碎。主人冒辟疆令家人开门相见，原来是吴蕊仙和她的闺友周琼小姐。年前，冒辟疆去苏州赴复社社友管勋的婚宴时，认识了新娘吴蕊仙和相陪的吴县周小姐。

吴蕊仙叫吴琪，祖父叫吴挺庵，位居方伯，相当于今天副省长的职位；父亲叫吴康侯，名列孝廉，与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同僚。吴蕊仙的丈夫叫管勋，也是官宦人家，可以说是两家鼎贵。冒家父子赴宴，只见“定情之夕，仆从喧阗，冠盖络绎，见者以为神仙”。

时隔半年多，吴、周忽然来到冒家，是何原因？

原来是管家出了“钦案”，全家被捉拿。因此，吴、周仓皇脱逃，渡江投靠轻财任侠的冒辟疆来了。

这事得从冒辟疆的复社社友黄毓祺说起。江阴贡生黄毓祺，字介之，家富有，在江阴有“黄半城”之誉。他精于佛学研究，为人正义慷慨。清兵南下，其门人徐趋、阎应元守



江阴，黄捐献所有的财产，在行塘起兵响应。后来城破，黄毓祺率部向城外冲出，亡命淮南，栖于山中。

丙戌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黄毓祺逃到海上。十一月在舟山建水师起事，金陵八艳之一柳如是到海上犒师，钱谦益赋诗以赞：

闺阁心悬海宇祺，
每于方卦系欢悲。
乍传南国长驰日，
正是西窗对局时。

这时，钱谦益的学生大木即郑成功也在厦门鼓浪屿起兵抗清。

史载，顺治四年（1647）黄毓祺水师在海上遇风，师船全被湮没，黄毓祺堕入海中，被石姓士兵冒死救起。虽敝衣乞食而不堕青云之志。他受鲁监国兵部尚书印敕，在常熟联络钱谦益、柳如是，在苏州联络管勋、王觉生、许念元等复社社友，发给委任状，积极组织反清复明力量，密谋举义。他到江北，联络如皋的冒辟疆和明礼部侍郎李之椿。谁知，这年正月，赵云、李七于在如城举兵起义，自称都督，推李之椿为盟主，凤阳巡抚陈之龙派兵镇压，李之椿已被抓捕流放江南。黄毓祺遵照冒辟疆“保存自己，注意隐蔽”的建议，或名张睢，或名赵渔，或名王梦白，或号太白行者。后来，他见寺院中多有削发为僧的反清复明之士，于是，干脆化妆成云游的和尚到庙里去“挂单”，即住宿在庙，这样便于活动。一日，黄毓祺在如皋白蒲法宝寺挂单，法宝寺的和尚应通州湖荡桥薛继周家之邀，带黄毓祺同去礼忏，薛好道术，善相面，见黄毓祺不凡，说有神降于家，言祸福，颇应验，祺问之，神判云：“郁仪结璘，丽天在兹。重光重轮，赖君扶持。”便将黄毓祺推为圣主，留在馆中接待，密谋起义。谁知，薛继周的仇家，于顺治五年（1648）春，向正驻海陵（泰州）的

凤阳巡抚陈之龙告发，于是遣兵擒黄毓祺于白蒲法宝寺，搜得印敕和反诗一册，将黄毓祺下海陵（泰州）大狱。《江上孤忠录》记述：“是年春，执黄毓祺见廉史夏一鹏，下海陵狱。（黄毓祺）索笔供云：‘身犹旧国孤臣，彼实新朝佐命。各为一事，马牛其风。’一鹏大怒，酷肆拷掠，诘以若欲何为？曰：‘求一死耳。’阅七日，遂囚于广陵（扬州）。”以后，黄毓祺被押往江宁，在狱中从容就义。

清政府从反诗中查出有常熟钱谦益、苏州管勋等人名，于是将这些人名单都列入朝廷钦犯，一一捉拿。

苏州官府接文后，立即派兵去管府捉拿人犯，管勋率家丁与清兵械斗，人人以一当十，终因寡不敌众，在家人全部壮烈牺牲。恰巧，这天早上吴蕊仙和闺友周琼去寒山寺烧香，回来得知家中出事，犹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幸亏有堂叔吴梅村的保护和指点，吴、周二人才逃出荆榛豺虎之围，渡得江来，投靠冒辟疆。

冒辟疆和父亲一阵商议，决定将吴蕊仙与周琼安顿在冒家巷内的深翠山房。由于冒家巷里来来往往的人多，为安全起见，不久又将她俩移居到东北隅僻静的逸园中。

她俩被安顿下来以后，冒辟疆常去看望、宽慰。其实，在顺治五年至十四年间，冒家也不顺畅，先是董小宛的病，后是董小宛的死。这期间，吴、周也常去看望董小宛，安慰冒辟疆。时间一长，冒、吴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当初，吴蕊仙流泪，冒辟疆用手帕为她揩泪；如今是冒辟疆落泪，吴蕊仙用手帕替他擦。这些，周琼都看在眼里，领会他俩之间微妙的关系，于是，叫她效“红拂文君”的故事。“红拂文君”说的是汉代有位叫卓文君的女子新寡，才子司马相如在她家弹琴，以琴心挑逗，结果两人私奔，结为夫妇的爱情佳话。

其实，周琼并不了解冒辟疆。冒辟疆是复社之人，将“节义”二字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在社友陈定生、戴



敬夫死后，将其孤儿陈维崧、戴无忝接来如皋，住在水绘园内攻读诗书。见社友管勋之妻遭到危难便安顿她和周琼住在深翠山房，藏于逸园，并常来看望，全由于正义感所驱使。冒辟疆退隐山林并未“敝屣万履”，这一时期，冒辟疆经常来往于长江下游一带，参加“通海复明”活动。如顺治七年、十年去扬州联络；十一年民族英雄张煌言便率数百艘战舰自崇明入京口，登金山，遥祭明孝陵，冒辟疆则赴金陵等待；十三年冒到扬州、仪真联络；十四年夏秋“郑成功谋大举入长江”（小腆纪年附考），此时冒辟疆于“八月九日夜卧秦淮丁氏河房”，会上下江亡友（多为抗清被害之复社人士）子弟九十四人（《同人集》卷之六、九），而“丁氏水阁在此际实为准备接应郑延平（郑成功）攻取南都计划的活动中心”（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这些年，冒辟疆心通的是反清复明，心通的是关心亡者的家属，绝不是发展爱情关系。

冒辟疆也不一定了解吴蕊仙。她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丈夫，丈夫死了就得守节——终身不嫁，这一潜网将她那火焰般的青春年华束缚得死死的。这些年来跟冒公子相处，是同一副心肝同一副肠。对吴蕊仙来说，管勋的死，她心早就缺了一块；现在，冒失去了董小宛和吴扣扣，心也缺了一块，两人能互相替补吗？

“侬与冒公子诗文往来，谈性论道。一天晚上，逸园里四周寂寥无人，冒一下子拥抱住自己，侬偎依着他，两人都有止不住的渴望，需要肉体上的满足……”每次醒来都是南柯一梦，反而更增添了吴蕊仙的相思。

长期隐居在深翠山房和逸园终不是吴蕊仙与周琼的归宿。于是，在周琼的策划下，拿定了主意。一天，冒公子又来看望吴蕊仙，两人谈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正谈得入港。

“冒公子请坐。”周琼突然插话，“请蕊仙洗脚。”

原来这里面有个用意。旧时习俗，只有郎君才可以看夫人洗脚的。

冒辟疆见状要走。周琼不许，叫他效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

“哎呀呀！周琼妹，我与你俩亲如兄妹。你可知，朋友之妻不可欺呀。”冒辟疆无奈地说，快快而出。

“朋友之妻不可欺。”如雷贯耳，一下子惊醒了吴蕊仙和周琼两人。今天，她俩才算真正了解冒辟疆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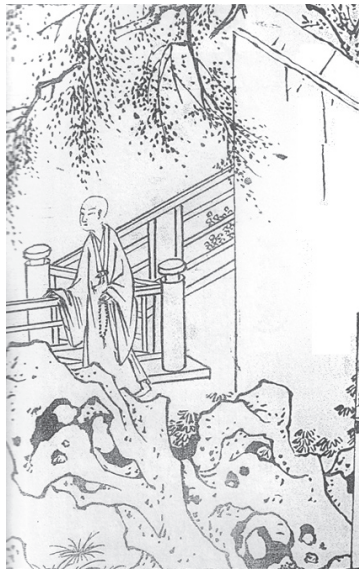
“绮罗自谢花前影，笠钵聊为云水人。”不久，吴蕊仙传言给冒辟疆，请冒公子找个僻静的乡村，结个茅庵让她遁入空门，长斋念佛。

冒辟疆见吴蕊仙出家之念已定，势难苦留，便由吴蕊仙选择在如皋城南的杨花桥那里盖了座小庙，取名叫别离庙。意思是，吴蕊仙自比为杨花落在水中，飘忽不定，而在这个环境优美的杨花桥旁结个茅庵，以表达她斩断情丝，告别红尘。

剪不断，理还乱。“你酒甘难润我肠儿渴，菜香难解我心儿恶，话多难放我眉儿锁。”吴蕊仙在离开水绘园时对冒辟疆仍然依依不舍。

而周琼则去了南乡的道士观入道，自号“性道人”，以示对封建婚姻礼教的反抗。

吴蕊仙皈依佛门，削去青丝，法号辉宗。从此她静坐禅房，“磬儿敲，香儿烧，拜罢慈悲莲座，庙门关上锁”。然而，



吴蕊仙出家



吴蕊仙对冒辟疆仍然藕断丝连。清顺治十七年(1660),冒辟疆过五十大寿,她前往祝寿,并寄诗巢民先生,诗曰:

元亭书带草何繁,秋水禁期气若兰。
有客定留徐孺榻,无游不落孟嘉冠。
浅深流水琴中听,远近青山画里看。
仙母亦知名下士,绮筵来降佩珊珊。

邨侯仙骨自超尘,何减当年张绪身。
博雅不遗秦汉句,风流还似晋唐人。
留题石壁珠为唾,放脚青山花作茵。
骨染烟霞称寿者,露桃银烛养天真。

诗中仍流露出吴蕊仙对冒辟疆的仰慕之情。

终于,吴蕊仙在凄清的生活中结束了人生。冒辟疆闻讯前往吊唁。后有通州诗人李约园为之题词:

别离庙,春禽叫。
不见当年如花人,但见今日花含笑。
春花有时落复开,玉颜一去难重来。
只今荒烟蔓草最深处,愁魂犹望姑苏台。
黄冠羽帔远游屐,海上千年述流寓。
日长何不诵黄庭,空迭花前咏愁句。
回思身世感茫茫,野草幽花送夕阳。
请看今日别离庙,传语神仙总断肠。

[注:史载,吴蕊仙的堂叔是吴伟业,丈夫管勋(字予嘉)是冒辟疆复社之友。婚20多年后,管勋因反清事败遇难,吴蕊仙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渡江投靠如皋冒辟疆,后削发为尼,法号辉宗,定居如皋。按此,吴蕊仙当盛年恋爱,似与如皋古代婚俗不合,亦与李约园《别离庙》诗不配。可见史载管勋遇难的时间等有误矣]

义士舍妻救“犯妇”

——冒辟疆与王振川夫妇

冒辟疆有位好友叫戴重，号戴敬夫，又号碧落道人。曾来水绘园游，拟在园中构一碧落庐。他回去不久，清兵便打过江南，戴敬夫在浙江、安徽一带组织义兵抗清，不幸中箭负伤，回到故乡安徽休宁山中，见义兵大势已去，十分忧伤，绝食而死。冒辟疆十分崇尚他的气节，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特为他建碧落庐，以示怀念。到康熙十七年（1678）冒辟疆又将年已八旬的王振川夫妇安置于碧落庐中，迎养其夫妇至死。

那么，王振川夫妇是什么人？这还得从清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那个年代谈起。

清顺治二年（1645）四月二十日，扬州失陷，史可法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如皋，知县李丹衷吓得丢下官服、官印，逃之夭夭。六月初，如皋沦陷，清廷委派陕西解元马御辇到如皋当知县。

马知县上任没多日，便在衙门口、四城门张贴了“皇榜”。

所谓皇榜，又叫“誊黄”。就是说皇帝的诏令，有让百姓



直接知道的必要，而用黄纸抄录公布的榜文。

几个有点文化的上前去看。皇榜上公布的是“薙发令”。内容是：“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旨下文布十日内薙发。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杀无赦。”真的是晴天霹雳！

自古以来，汉人男子的头发都是束在头顶上，外罩丝网后插一根簪子，再依各人不同的身份戴上不同的冠、帽子或丝巾。

“要叫我们学满洲人，将前面一半的头发剃成‘月亮门’，脑勺后面再打辮子，拖个‘老鼠尾巴’，真难看死了！真难看死了！”榜文内容像盐卤浇在盐撇子里一样迅速炸开。全城百姓、从乡下上街的农民一齐涌向县衙。县衙大门紧闭，县官老爷不出来，大家只得在外面呐喊。

“薙发违背孔孟之教，有亏孝道！”

“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

你闹你的。其实马知县早有准备。他在贴“皇榜”的前三天便关照三班六房中的“工房”连夜赶工，做了几百根五尺长的旗杆，又火急培训了上百个剃头匠。

第二步，他令人贴出了“皇榜”。如果有人闹事，那就最好——“薙发令”就能家喻户晓。

于是马知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在“群众闹事”的第二天早晨，马知县便把兵士和剃头匠们一齐招来，由典史（相当于县人武部长）向匠人们训话：“你们每人一根旗杆，将它插在剃头挑儿上，县里派兵兜揽生意，派人来剃头，剃一个月光头由县衙赏给二十文钱。”

典史又转向清兵：“如果有人不肯剃头，你们就上去抓！就地正法！然后枭首示众！”

典史又转向剃头匠：“怎么个示众？剃下的头就挂在挑

子的旗杆上！”好多剃头匠吓得心惊肉跳。

“谁要是害怕啦，不来——”典史大声威胁：“嘎喳！杀无赦！”

头一天杀了几百个人，第二天又杀了十几个，第三天以后，似乎大家都乖乖地服降了，都剃头了。

面对着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疯狂的民族压迫政策，如皋百姓作了几种痛苦的选择。据说，大多数老年人选择了死。“反正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几年，死是走在顺路上。”他们或上吊自杀，或投河自尽，或绝食而死。因为只有这样，才有面目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

叫小孩子去剃发，家家照样做了。因为要留下传宗接代的命根子。

中年人也普遍去剃发了，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他们死了，那么这个家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青年人中血气方刚的人跑了，参加抗清斗争去了。

少数聪明、有气节的文人，则选择了索性将头发全部剃光——当和尚。

可如皋就有这么个秀才，他既不跑，也不当和尚，公开宣言：“头可断，血可流，髮决不可剃！”

这位秀才叫许德溥，号元博，在如城小有名气，世人都称他做元博先生。他住在城里的许家巷。叔父叫许直，明崇祯年间进士，官至考功元外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许直作《绝命诗》六章，跟崇祯皇帝一起自杀。许家一向以气节为重，今剃髮令下，许元博拒绝剃髮，并题反诗在内衣中，以示不从满俗。他的父亲叫许佑明，从整个家族的安全考虑，令家人对许元博强行剃髮，结果被削成头陀模样。因为害怕许元博惹事，便将他藏匿到县东南距城五十里的双甸（在今如东县）孤儿寡母吴心田的家中。

冬夜，许元博读《精忠岳传》一书，壮怀激烈，就在臂



上刺字“生为明人，死为明鬼”，在胸上刺字“不愧本朝”。这反映了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激发了汉人的民族反抗精神，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许元博的这种民族精神只是局限在“忠君报国”这种封建正统思想上。

顺治五年（1648）春的一天，许元博洗澡时，被吴心田的姐夫宗六孙发现了刺字，企图借此敲诈钱财，遭到拒绝后怀恨在心，便去如皋县衙告发，许元博不幸被捕。

被封为操江都御史的明降将陈锦在通州，如皋知县将此案上报给他，许被押往通州。

公堂上，左右吆喝许元博跪下。

许说：“大丈夫何屈膝为！”

“你敢以大丈夫自居吗？”陈锦反问。

“贪生怕死的绝不是大丈夫。国难当头我视死如归，为什么不敢自称大丈夫！”许羞辱陈锦。

“你乃一匹夫，没有得到过明朝一斗一升的俸禄，死又何益？”陈锦继续奉劝。

“忠义之心，何分贵贱！”

陈锦恼羞成怒，便命令将许元博押解到南京审判定罪。在被押解到南京的路上，后人在文章中作了这样的渲染：

许元博路过扬州，拜谒了史可法墓，慨然赋《史阁部墓》诗一首：

寥落古邗沟，孤忠恨未酬。

狂澜堪一柱，青史足千秋。

节与木同尽，身随国并休。

英魂能杀贼，当为执戈矛。

许元博被押解到南京以后，按“大逆”之罪被押赴西市“斩立决”。临刑时，他从容吟诗一首：

一念从君积已深，而今地下得相寻。

尔曹不必收遗骨，流与人间忠义心。

实际上许元博作为犯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活动空间。这是后人为弘扬民族精神，赞颂许元博的民族气节而制作的一尊情感形象雕塑。

按清廷当时的律条，许元博被问斩以后，他的父母和妻子还要被发配到满族人居住的宁古塔地区（今东北辽宁省等区域）为奴。

判处许元博父母、妻子充军的牒文下到如皋。冒辟疆知道以后，为了营救已身怀六甲的许妻，以给许家留下血脉，赶紧找复社盟兄钱五长商议。

钱五长，名岳，为降清的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同宗兄弟。因不满钱谦益所为而隐居如皋东陈镇，常与冒辟疆诗文唱和。他有位爱喝酒的朋友，叫王熊，号振川，他俩年龄相仿，都近五十岁。王振川虽为衙门里的差役，但很明事理、讲义气。

钱五长得知押解许元博家属充军的正是王振川，于是请他喝酒，拜托他无论如何要想方设法搭救许妻。王振川当即答应。

平时，王振川在外面喝了酒，回家还要同好喝酒的妻子刘氏对饮一番。可这一天，王回到家时满腹心思，抑郁不乐，因为他还没有想出搭救许妻的办法。

刘氏见他这个样子，笑着说：“酒徒！你就这么怕出远门吗？”

王以实情相告：“许元博惨遭杀害，累及他的父母被充军到东北宁古塔，这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可是许妻已有身孕，怎么能走上万里的崎岖之路！假如许妻再遭不测，那么许家就要嗣绝了。”

“有没有办法呢？”

“只要能找个人代替许氏便行，可哪个人肯这样做呢？”



夫妻俩商议到深更半夜。后来，刘氏将心一横，说：“能代替的只有我啊。”

王振川听了大吃一惊，而且有了思想包袱：“如果以妻代行，那我夫妻俩就要天各一方，永无相会之日！且刘氏去东北为奴，在天寒地冻的茫茫荒原吃苦，甚至命都会没了，我于心何忍……”王不能再想下去了，连说：“不行！不行！”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要知道我去了，便救了许妻和小孩两条人命。再说我到东北是去做奴的，不是去死的，说不定皇帝哪天大放赦，我还会回来的呢。”刘氏反过来劝说王振川了。



清内廷供奉禹之鼎《东皋三酒徒》图

有一幅古画述说了这段详情。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家禹之鼎曾绘《东皋三酒徒》图一帧。画中的三酒徒，一是钱五长，二是王振川，三是为画题词的洪灿。据了解，冒辟疆的女儿嫁给洪家，外孙洪灿（号灿儿三）在画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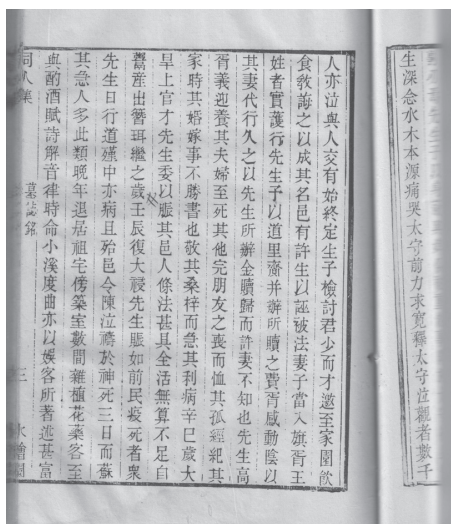
“刘氏曰：‘可代乎？谁与代去？能代唯我耳。’振川大惊，察其诚，隐大喜，就刘取所沽（买）酒，跪而酌刘，以为饯（送行）。曰：‘此真王振川妇也。’明日为刘化装，令潜往淮阴（当年淮阴镇设验证押解充军犯人出江南省境的关卡）。俟之舟中，卒（就）与元博父母偕去，而元博妻竟脱归，竟生子，事秘无知者。”

王振川为搭救许妻“李代桃僵”，从此改变了他与刘氏后半世人生的轨迹。

刘“犯妇”近八十而归，名垂青史。洪灿在图跋中有这样的记述：

“越三十年，振川知元博父母死，告于里中士大夫，得百金，复往宁古塔收其骨，因赎刘氏以归，事遂显暴（即王振川舍妻救犯妇一事才暴露出来）。皋之人竟慕尚之，莫不高振川之义。刘八十，里中士大夫咸往为寿，乃附元博于忠愍公（许直）祠，振川又先求得元博骸骨，至是得合葬。元博父母妻子生死相保者，以振川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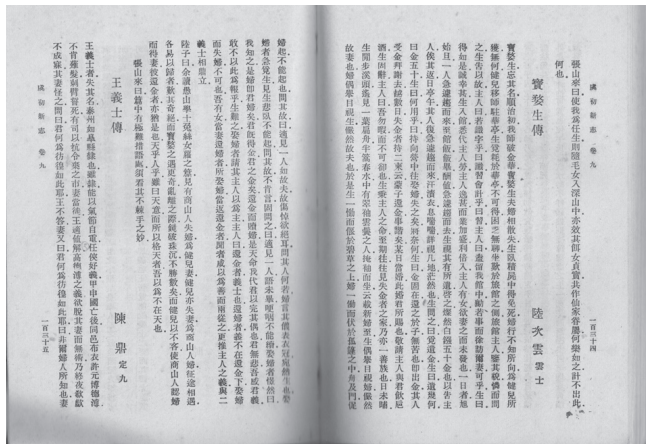
为什么刘氏在关外过了三十年还健在？这是因为虽然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但是汉、满两个民族的人民是相互友好的。《清稗类钞》一书记述：凡南方人被充军发配到宁古塔后，当地老百姓都以礼相待。如果汉人会经商，就让他帮助满人做生意。如果汉人是妇女，则被请到满人家中教习女红，不让受苦。所以刘氏在关外三十年，不仅安然



冒辟疆墓志铭



《虞初新志·王义士传》



无恙，而且能与故乡通些信息。

还有一些史料，可补充和旁证如皋解差王振川舍妻救犯妇一事的真实性。康熙三十二年（1693）冒辟疆病逝，其墓志铭中有这一史实的记载。

由此可知，王振川舍妻救犯妇之举、将刘氏赎回和迎养王氏夫妇至死，都有冒辟疆的一份功德。

王振川舍妻救犯妇的事迹，早在康熙二十年（1681）就被张潮编入《虞初新志》，后又载入乾隆《如皋县志》。

水绘园中的碧落庐是王振川夫妇晚年所居。今庐中陈列画家鞠如凡所绘《解差与犯妇》图画一幅，画的是王振川押解“犯妇”上路的场面。画面上手提棍杖的王解差，神态是那样的悲怆，身为“犯妇”的妻子项戴木枷，铐着锁链，凝视着丈夫，是想劝慰，还是依依不舍……看了令人心碎。这幅画是对清朝行“薙发令”，大搞民族压迫政策的血和泪的控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特为之著《解差与犯妇》一书，对王振川夫妇加以讴歌。

王振川舍妻救犯妇的壮举是孟子舍生取义的体现，其与南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清人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格，并折射出崇高的民族精神。可与日月同辉，可与天地共存——这也是如皋人的骄傲。



解差与犯妇/鞠如凡绘

附：《解差与犯妇》考实

台湾高阳先生所著《解差与犯妇》一书，描写了清初“薙髮令”下，江苏如皋秀才许德溥“头可断，髮不可剃”慷慨就义，父母、妻儿发配关外尚阳堡，为救志士娘子，解差王朝有妻翠花“李代桃僵”去充军一事。娓娓道来，扣人心弦。“是否确有其事？”赞叹之余，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它探实之意趣。

考《解差与犯妇》一事，志乘、文集，乃至墓铭都确有所载，然限于清初文字禁森严，时文引微难述，每闪烁其词，至于后世文章，亦多据传说整理，难免以讹传讹，今笔者特将多年所觅史料撰《〈解差与犯妇〉考实》一文，就教于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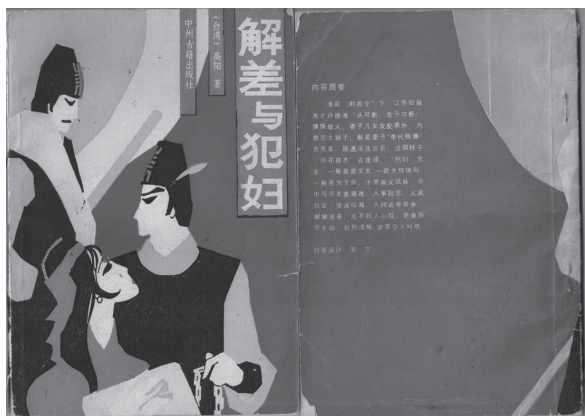
阅《虞初新志》中《王义士传》云：“王义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县隶也，虽隶，能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甲申



国亡后，同邑布衣许元博德溥，不肯剃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弃之市，妻当徙，王适值解，高德溥之义欲脱其妻而无术，乃终夜唏嘘不成寐，其妻怪之，问曰：‘君何为彷徨如此耶？’……曰：‘非尔妇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为妇人也而忽之，子第语我，我能为子筹之。’王语之故，妻曰：‘子高德溥义而欲脱其妻，此豪杰之举也，诚得一人代可矣。’王曰：‘然安得其人哉？’妻曰：‘吾当成子之义，愿代以行。’王曰：‘然乎，戏耶？’妻曰：‘诚然耳，何戏之有！’王乃伏地顿首以谢，随以告德溥妻，使匿于母家，而王夫妇即就道，每经郡县驿舍就检验时，俨然官役解罪妇也，历数千里，抵徙所，风霜艰苦，甘之不厌，于是皋人感之，敛金赎妇，夫妇终老于家焉。”

《虞初新志》成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王义士传》可为《解差与犯妇》一事最早的史料记载。

被誉为“明季四公子”之一的邑人冒辟疆，逝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其墓志铭有载：“邑有许生以诬被法，妻子当入旗，胥王姓者实护行之，先生予以道里资，并办所赎之费。胥感动，阴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办赎金归而许妻



高阳著《解差与犯妇》

不知也，先生高胥义迎养其夫妇至死。”这里，从旁证实了《王义士传》之真实性。

皋邑许公祠内曾存《许义人传》一文，作者钱湜（号持正先生），是许德溥父亲许佐明门人之子，于许德溥以义被法事记述甚详：清顺治二年（1645）春，清兵挥戈南下，风驰电掣，霎时东南一隅海飞山走，轴复枢翻，南明王朝莺花一笑，顷刻消亡。六月，清廷“薙髮令”下：“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髮，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杀无赦。”命令传到如皋，鬼哭神嚎，百姓被迫顺从。这时，有个叫许德溥的秀才不肯剃髮，并题反诗内衣，以示不从满俗，父亲惧祸，强行剃髮，将他削成头陀模样后，送到邑东双甸（今如东境）一个叫吴心田的孤儿寡母家中，冬夜他读《宋史·岳飞传》壮怀激烈，在臂上刺“生为明人，死为明鬼”，胸部刺“不愧本朝”字，许德溥不幸被捕。时，操江都御史陈锦正在通州（今南通市）得知，便亲自审问，陈锦说：“你一布衣，又未曾享受过明朝一斗一升的俸禄，何必找死呢！”可他回答说：“忠义之心，人皆应有，何分贵贱！”陈锦恼羞成怒，将他押解江宁（今南京市），顺治五年（1648）三月十四日，许德溥慷慨就义。

其迹可歌可泣。民国初年，有邑绅沙元炳先生特撰《许元溥先生传略》一文，详实记载了事情的始末。

有许德溥之壮为，方有王义士之壮举，这位王义士到底名甚，清代《如皋县志》对此多讳莫如深，只称“县胥王姓”，唯清乾隆《通州府志·义行传》在《补遗》篇中披露了真情，释王义士名叫王熊，许德溥妻母家朱（应刘）姓。

1981年夏，笔者得一窥世人罕见之《东皋三酒徒》横披一帧，为清供奉内廷画家禹之鼎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所绘，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洪灿先生于画题中详述了《解差与犯妇》这一真实事件：



“《东皋三酒徒》：秀才钱五长【名钱岳，通州诗人——笔者考】、皂隶王振川（名王熊）与灿而三【名洪灿，是冒辟疆女婿之子——笔者考】也。初，振川为县隶，以气节自负，顾好酒，妻刘红债以佐，不稍忤振川意，振川虽极醉，归，必与刘对饮以为常。许元博，忠愍公（指随崇祯帝从死之邑人许直）之犹子也，以事诛死，家人籍宁古塔，县牒下，令振川送徙往，振川意抑郁不乐，妻刘饮以酒，复挥去，刘笑曰：‘酒徒，亦惮远役乎？’振川曰：‘尔何知，元博死，父若母且老，不免于行，既以无可奈何，独元博妻方娠，一妇人崎岖走万余里，势必死，则元博之嗣绝矣！’刘曰：‘然则奈何？’曰：‘得一人代之行，则善矣！’曰：‘可代乎？谁与代去？能代唯我耳。’振川大惊，察其诚，因大喜，就刘取所沽酒，跪而酌刘，以为钱，曰：‘此真王振川妇也！’明日，为刘化装，令潜往淮阴。俟之舟中，卒与元博父母偕去，而元博妻竟脱归，竟生子，事秘无知者……越三十年，振川知元博父母死，告于里中士大夫，得百金，复往宁古塔收其骨，因赎刘以归，事遂显暴，皋之人竟慕尚之，莫不高振川之义。刘八十，里中士大夫咸往为寿，乃附元博于忠愍公祠，振川又先求得元博骸骨，至是得合葬。元博父母妻子生死相保者，以振川力也。”

考实至此，《解差与犯妇》一事已一目了然，毋庸赘述。于史料《王义士传》成之于实，冒襄墓志铭则成之于补，然皆失之于名。今已得知，这位解差原来叫王熊，号振川，妻刘氏，即为高阳《解差与犯妇》小说中塑造之王朝有、翠花这两位主人公。又王义士之见义勇为，与受高风亮节的冒辟疆先生的影响、之托、资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于《东皋三酒徒》横幅，则成之于敢，偏之于酒，而失之于暴。从画题中得知，许德溥的父母、妻子原来是被发配到宁古塔去的，时妻许氏已有身孕，王解差刘氏为搭救许妻“李

代桃僵”的地点在淮阴船上，此举是成功的，许德溥妻朱氏终于得救并生一子，这是后话。刘氏一去三十年，从清顺治五年推算，当在康熙十七年被赎归，她竟得在水绘园中庆八十大寿，始作“犯妇”当在四十余岁。再赏析《解差与犯妇》这部小说，推想高阳先生作此书前或许未能有幸观赏到这幅画，否则，他决不会于解差与“犯妇”一到郟城就智计百出潜匿脱险，小说至此戛然而止的。

附：《王解子夫妇》

吴嘉纪

引言：如皋王解子，酷嗜酒。里有义士妻某氏，罪当遣戍，县官差役往送，解子与焉。归，悲惋终夜，为之罢饮，其妇询知，愿以身代义士妻，解子许之。送至戍所，值乡人以金赎义士妻还，不知其为解子妇也。姚潜为余言，命余赋诗。

张罗待黄鹄，鸳鸯乃罹咎。义士妻遣戍，解子罢饮酒。
惨怆还家门，色惊糟糠妇。浆酝寄性命，今何不入口？
问讯执壶前，解子起搔手。“汝曹妇女流，中怀可堪语！
若欲知其由，汝且将壶去，浆酝非刀剑，能平不平事？
汝亟将壶去，义士妻遣戍！”其妻毅然谓：“堂堂义士妻，
此去为奴婢，羞辱侬念之。面貌外不识，他人可代伊？”
“何人可代伊？”搔头恼阿公。“公也无庸恼，顾代者是侬。
解自得闻之，欢喜涕还堕。汝曹傥如此，我拜汝曹坐。”
未明肩舆出，晓至官衙里。鞴鞍遣戍人，点名及解子。
银铛系马上，戈挺荷马前。意气伙伴中，宁知路艰险。
萧森北林树，黄河烟奄奄。论文隐渔火，宿雁双双鸣。



回首睽乡土，夫妇欲何言。月落别黄河，日出见戍楼。
来日关塞外，永辞我故夫。高情生惻怛，泪下如连珠。
无端故里客，邂逅他乡陌。深悲义士妻，遽解黄金赎。
仁义感道路，见者欣相告。谁知有匹偶，天暗全骨肉。
西风吹归骑，东臯指茅屋。解子妇言旋，义士妻免辱。
团团台上镜，皎皎柜中玉。解子乐何如？满饮杯中绿！

[吴嘉纪(1618—1684)，清初著名诗人，字宾贤，一字野人，泰州东台安丰场人。少时从事盐灶劳动，既而漫游各地，曾在北方参加过抗清斗争，后隐居家乡有《陋轩集》]

(姚潜，安徽歙县人，家于江都，明廷尉姚思孝仲子。秀才，入清拒试，晚年为曹雪芹祖父曹寅幕客。)

今宵又见《桃花扇》

——冒辟疆与孔尚任

“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

在清初的剧坛上，人们把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升的《长生殿》相提并论，“南洪北孔”成为照耀着当时文坛艺苑的双星。

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又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三易其稿，终于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写成了著名的历史剧《桃花扇》，轰动朝野。

《桃花扇》剧本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明崇祯皇帝即位，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魏忠贤，其阉党余孽阮大铖也被削职闲居金陵，但他贼心不死，千方百计趋附朝绅，企图东山再起。这时，复社文人吴次尾、陈定生等贴出《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揭露他的罪恶行为。阮大铖被万人唾骂，成了众矢之的，他想找一位与陈、吴交好的人从中排解。恰巧，复社文人侯方域应试落第，游寓南京，结识了秦淮歌妓李香君，郎才女貌，两人一见钟情。按照南京一带的习俗，双方初次定情，男方要拿出一大笔财礼作为结亲的费用。寓居



异乡的侯方域一时无法筹措，被阮大铖知道了，就指使杨龙友带了三百金暗中送给侯方域。其实，这是阮大铖设下的圈套，他想利用侯方域替他说话，以达到洗刷自己并破坏复社团结的目的。当时侯方域只知道是杨龙友的帮助，而不知是阮大铖暗地里的调排。定情之夕，侯方域以心爱的宫扇一把赠给李香君。当李香君发觉妆奁原来是那个趋附权奸、廉耻丧尽的阮大铖所送，便大义凛然，严词劝告侯方域加以拒绝，阮大铖的阴谋破产，怀恨在心。后来，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马士英、阮大铖便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弘光王朝，死灰复燃的阮大铖派人抢走李香君，并强迫她嫁给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誓死不从，以头撞地，额血溅在宫扇上。后来，杨龙友在扇面上依着李香君的血痕画出几枝桃花，并添上绿色的枝叶，这就是《桃花扇》的由来。李香君以此扇为信物，拜托曲师苏昆生寻找侯方域。阮大铖仍然不放松，他一不做二不休，竟征选李香君入宫，侯方域与陈定生、吴次尾等人也一齐被捕入狱。不久，清兵长驱南下，扬州失守，南京陷落，弘光皇帝被俘，南明王朝灭亡。侯方域乘机越狱，香君也从宫中逃了出来，二人终于在栖霞山白云庵里相遇。他俩面对桃花扇共叙旧情，在场的张道士却撕扇掷地，唤醒了他俩“国亡家也破”的觉悟，“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侯方域与李香君毅然割断了“花月情根”，“修真学道”去了。

研究《桃花扇》的专家、学者们众口一词：“在与孔尚任交游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复社成员冒辟疆。”那么，冒辟疆与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让我们随着时空隧道的列车逆向行驶，回到三百年前的那个时光。

箫笛高吹，歌声悠扬，听得清唱词：“误走到巫峰上，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却仙模样。春宵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谁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

这是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冬的一天，扬州治黄署园的戏台上，正试演孔尚任新作《桃花扇》传奇。花厅里坐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情不自禁地用手按着节拍，随之轻哼起来，那就是七十六岁的冒辟疆先生。《桃花扇》的演出，勾起他对往昔的回忆，他怎能不如此动情呢！

第二天，孔尚任置酒高会，在座的有汉阳的许漱雪，黄冈的杜浚，合肥的何蜀山，泰州的黄仙裳、邓林梓和如皋的冒辟疆、冒青若父子，他们都是前朝遗老。大家对《桃花扇》饰其藻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孔尚任感作七绝一首：

箫管吹开月倍明，灯桥踏遍漏三更。

今宵又见桃花扇，引起扬州杜牧情。

并起身向前辈们求教：“拙作所话的朝代已经更换，愚晚寡陋见闻，而前辈都是当时的见闻者，请不吝赐教。”

剧中重要人物柳敬亭生前跟杜浚是挚友。杜浚讲了一段事情：有一年中秋佳节，杜无米下锅，只得吃粥而闭门大睡，幸得柳敬亭差人送酒并钱一千来，封函下写了八个字：“来人受赏，我就天诛！”由此可见柳敬亭的气质和为人。

这时泰州的邓林梓发话了：“弘光前后，复社社友会集金陵，当时叱咤风云的吴次尾、侯方域、陈定生、方密之都已经离开人世，而泰州的



柳敬亭像



复社社友又介入不深，知情者，非如皋冒老莫属也。”

是的，《桃花扇》中四十四出所反映的史诗冒辟疆都亲历过，崇祯三、六、九、十二、十五年南京乡试，十七年招试七省贡士，冒辟疆都去了南京，并参加复社活动，跟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作坚决斗争，他与归德（今河南商丘）侯朝宗、阳羨（今江苏宜兴）陈定生、桐城方密之和贵池吴次尾等是复社后期领袖。吴次尾写《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揭露阮大铖之流的罪恶嘴脸，冒辟疆等一百四十名社友署名；崇祯十二年，冒辟疆相识董小宛，侯朝宗正热恋李香君，他俩的情况，冒辟疆更是了如指掌；其他人物如柳敬亭、苏昆生、史可法等都与冒辟疆往来密切，例如他有《赠柳敬亭》诗：

也是高阳一酒徒，钦崎历落老黔奴。

青灯白发江潮里，常梦当年旧狗屠。

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

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

苏昆生老无所依，冒辟疆延请至如皋水绘园中，任冒家乐班曲师；至于史可法，与冒起宗是崇祯元年（1628）同榜进士，史可法曾推荐冒辟疆任监军；清兵南下，江北“四镇”崩溃的情况，冒辟疆也很清楚，因为其将领刘泽清曾是他父亲冒起宗的部下。

“孔博士不愧为剧作高手，以生花之妙笔再现了侯、李的悲欢离合之情。”冒老对新试演的《桃花扇》予以评价。然而对于家有乐班、精于昆曲和见闻其事的冒辟疆来说，总觉得其情节失之于简，内容失之于浅，主脑儿不深，于是说：

“倘若不落入只限于情的俗套而确立‘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主脑儿，那么《桃花扇》定能成为千古绝唱。”

满堂喝采，孔尚任更是高兴得起身敬茶，请冒老上座。

“这还得从崇祯十二年赴金陵赶考谈起。”冒辟疆娓娓道来。

虽然外面下起了雨，可大家聆听冒老的忆述兴致盎然，连夕达曙。

“就血溅宫扇画桃花一事，就引出如此一段兴亡的长情细节。”讲完，冒老感慨地说：“诸位当知，这三百年之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在座无不凄然，帘外雨声潺潺。还是孔尚任打破沉寂，说道：“今广陵一会，亲与其盛，浮想联翩，碧海丹心，我们搞个‘听雨分韵唱和’若何？”

冒辟疆用“奇”韵作七律一首：

露花浓上桂树枝，明月扬州此会奇。
老去快逢良友集，兴来仍共晚舟移。
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
多少楼台人已散，偕归密坐更衔卮。

其“青天碧海心谁见，白发沧江梦自知”的悲壮诗句，倾吐了冒辟疆隐居水绘园坚守气节的心曲，以此激发孔尚任的民族感情。

杜浚、黄仙裳、邓林梓、冒青若等相继赋诗，孔尚任亦用“邻”韵和之：

雅会名流尽折巾，江南江北聚芳邻。
催诗渐沥来山雨，剪烛萧条献水莼。
痛饮须教肝胆露，坚留只有性情真。
满囊珠玉轻帆去，从此邗关话一新。

诗中“满囊珠玉轻帆去”是说他这次收获很大，“从此邗关话一新”是孔尚任披肝沥胆倾吐了他的心情——决心以冒老为榜样，拿出骨气立好“主脑儿”，从头改写《桃花扇》。

冒辟疆与孔尚任的第二次交往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康熙二十六年（1687）暮春，孔尚任再次函约冒老去海陵（今泰州市）相聚。冒辟疆正得脾病，苦不堪言。

“青若，”冒辟疆将次子冒青若叫到床前，吩咐：“能



为《桃花扇》者，不能为也；不能为《桃花扇》者，却能壮为也。孔东塘博士乃盖世之英才也。他函请我赴海陵定为《桃花扇》一事，你可代我前往，要将我为孔博士准备的书目、书笈带上，另有米家遗石索题，他必定理解吾意。”

“知我者，冒老也。”孔尚任接到书目和赠书非常高兴。

“励我者，冒老也。”孔尚任知道，冒老索题遗石是示意他像米芾那样做一位不畏权贵的“颠士”，应以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胆略来确定“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脑儿。于是题其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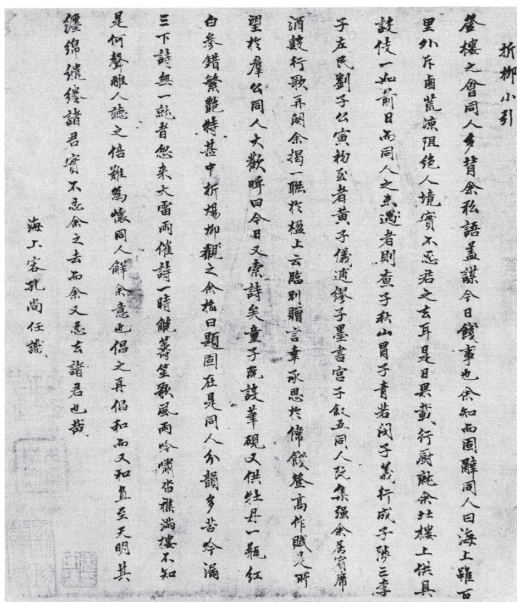
拜石高风始老米，袖中岩壑云涛起。
世人茧足五岳游，宁知一拳具山体。
此石沦没不记年，逢君冷眼搜尘市。
辨款真出宝晋斋。藏之曾与砚山比，
老米孤行世所难。以石授受得知己，
剧爱非关垒块形。朝摩夕玩有玄理。
君爱古石人爱君，瞻仰法物岂徒尔。

“君爱古石人爱君”，题完石款后，孔尚任徘徊堂中，反复吟哦此句。此刻，他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修《与冒辟疆先生》书一封：“先生云中龙马，海上鸾鹤，望其精神姿采，亦足增人智寿，而况亲为降庭之老？高宴清谈，连夕达曙，如对古人之典册，如观先人之鼎彝，咨嗟瞻仰，拜之不遑，而受之不敢矣。所赐佳书大著，受教良多。”他对冒辟疆尊崇得五体投地。

孔尚任在署园北楼设宴大会冒青若、许漱雪、邓林梓、黄仙裳等宾客，孔即席赋诗一首：

高筵樱笋借邨庖，四面晴光接远郊。
野燕初来黄菜圃，飞绵渐起绿杨梢。
客中老泪逢丝竹，座上遗贤到许巢。
望国思乡无限意，沉吟写向岁寒交。

孔尚任自书《折柳小引》



“望国思乡无限意”，影射了他的民族感情，“沉吟写想岁寒交”暗指他打算年底就写成《桃花扇》剧本。不久，又修书一封：“顷于海陵又晤青若，备悉拂拭至情，服先生雅量高风，领袖吾党，灵光硕果，海内无多。惟先生善饭葆和，为天下爱耆旧。”（《同人集》）这里孔尚任把自己纳入隐逸一党，而且尊冒老为领袖了。很显然，他已转到孔子之儒家传统文化——“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来了。

冒辟疆与孔尚任的第三次见面是这年秋天。孔尚任奉命到昭阳（今兴化市）视察黄河海口工程，为贺孔四十大寿，冒辟疆亲自带着家乐班子“吴儿十二”——有徐彬如（字花乳）、金菊（字芳男）、小杨枝（杨枝子）等名演员前往。孔尚任喜出望外。当然，他俩最热切讨论的还是《桃花扇》的创作问题。

“当初左良玉大军东下‘清君侧’，怎么侯朝宗修书一



封给柳敬亭送去，就能止住数十万大军呢？”

“侯朝宗的父亲叫侯恂，任明朝兵部右侍郎，崇祯三年（1630）视师昌平，左良玉当时身为卒伍，侯恂赏识他的英勇，便提拔他做总兵官，左良玉视侯大人为恩师。”冒辟疆告诉他，“左良玉曾三过商丘的侯恂故里，每次经过，必令其下说：‘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扰及草木者，斩！’入城后，必定去拜谒太常公。不敢居于客将。你看，其子侯朝宗修书给他，他能不尊重吗？”

“还有一事求教。入清以后，侯朝宗在顺治八年（1651）应试中了副榜，那么剧本的结局如何安排？”

“这个——”冒老回答说：“以孔博士马齿（40岁）之故，特携带家乐前来这里的北极台上演《清忠谱》《秣陵春》诸剧，容后再议。”

《清忠谱》是以复社领袖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为蓝本，反映明朝末年东林党人周顺昌跟魏忠贤阉党之流的斗争，剧本着重刻画了周顺昌既“清”又“忠”的清官形象。

《秣陵春》则是假托南唐李后主李煜的学士徐铉之子徐适跟南唐临淮将军黄济之女展娘的故事。人物是虚构的，历史人物徐适是北宋抗金死节的将领，而金人正是满清的祖先，这种挪动，显然寄托著作者对明朝的悼亡与反对满清的态度，全剧从头到尾笼罩着一片亡国的悲哀与爱国的深情。

孔尚任是聪明人，看了两剧毋庸置疑，要树正气，要塑造正面人物，孔尚任对《桃花扇》的结局自然是有底的了。他深感要写好《桃花扇》决非在海陵所云“沉吟写向岁寒交”那么简单了，应把情节安排得更曲折，立意要更有深度。他试写了《骂筵》一出，有两曲特别精彩：

《五供养》曲：

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

《玉交枝》曲：

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千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

“这几句把东林的正义，李香君的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把阮大铖之流骂得淋漓痛快！”冒老如此评价，“孔东塘博士的妙手将‘兴亡之感’完全表达出来了，非常成功！须知，唯有思想内容立意深刻，那梦花之笔才能充分发挥，从而将剧作提到垂光后世的高度。”他俩切磋琢磨了三十日才依依惜别。

冒辟疆回去以后，孔尚任又寄上《与冒辟疆书》一封，中述：“先生以弟马齿之故，远就三百里，同住三十日，饱我以行厨之珍，投我以奚囊之玩。促促言别，情何以遣。且北风甚厉，水腹将坚。此后纵有双鱼，岂能破冰而来乎？”后又寄上《暮秋喜冒辟疆、邓孝威诸耆旧集昭阳俞锦泉中翰挾女部至欲作花洲社不果怅怅赋比》：

尽典寒衣付酒旗，百花洲上订秋期。

书船尽可停荷院，湖水才能接豆篱。

白发才人鸠首杖，红牙女部柳枝词。

一番胜事空惆怅，谁续中原绝调诗。

冒阅后感慨不已，回赠《赠孔东塘（尚任）博士》五古长诗一首：

星象分奎娄，迢迢指东鲁。尼山特巍峨，圣人功万古。
聿纪先后贤，学道怀厥祖。博士命世才，升堂仁义组。
造物黎献俱，琦行超独处。受砺寻本根，未腴历严苦。
始知金石润，舒文鸾龙虎。抗志上青云，夸迈谁为伍。
每思仁知居，山水性所取。清旷招远风，石门山可补。
攀林含清晖，漱玉浮烟渚。神仙驻丹砂，名凤留别墅。
愿言摘山花，游览戏孤屿。高盼足殊伦，披云托凤举。
一朝荷宠灵，衣冠肃仪矩。天子眷顾优，曰汝作霖雨。



江淮何弥弥，白鸥生毛羽。念兹鱼鳖民，中流冯柱础。
 衔命河海灵，庶几慰筐筥。纵横富简编，珍重金兰簿。
 日日扫尘榻，蔼蔼临春煦。矧余遗种老，兹幸逢燕许。
 衰髦何足论，茶怀向君语。岁暮一为别，飘泊老杜甫。
 归来迁陋巷，蓬蒿翳环堵。今春犬马辰，双鱼下江浦。
 衣我椒茧温，咏我米石谱。车轮回中肠，引领独延伫。
 昨日白雁来，光照蟾蜍杵。登高兼介寿，有约劈麟脯。
 落帽把茱萸，东篱菊全吐。又复追坛坫，倾倒忘宾主。
 何必三神山，献瑞成琼瑤。恩波遍苍生，蛟龙潜水汙。
 何以谢山林，奏绩平水土。

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俩的情谊是何等的深厚。他俩交游数年后，冒辟疆就怀着耿耿丹心、民族深情去世了。孔尚任以“生花之妙笔，写亡国之痛史”三易其稿，在冒辟疆去世4年后的康熙三十八年（1698），终于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尚任在他的《桃花扇》中对冒辟疆寄以深情。例如：其第四出《侦戏》的剧情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中忆述的观《燕子笺》詈骂阮大铖的忆述完全一样；侯朝宗与李香君于三月十五日成亲，而冒辟疆的生日正是三月十五日；剧尾借张瑶星之口“呵叵！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呵叵”显然是如皋方言，而张瑶星的话正是冒、孔二人的心声。

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出台，便风靡全国，他重新勾起人们的亡国之痛，以致灯残酒阑，唏嘘而散。这年秋天，连皇宫里也上演了《桃花扇》，康熙皇帝看了连声喊好，同时也为自己当年（1685）在曲阜以伯乐的慧眼相中了孔尚任而感到满意。

这时有大臣上奏：“圣上啊，这部《桃花扇》可是反清复明的呀！”

“怎么？”康熙皇帝大吃一惊。

“他骂我们满族人打辫子做‘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元老缩龟头’。圣上开博学鸿词科，征招山林隐逸，他诬之曰：‘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们各处访拿。’又云：‘山林隐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

于是，康熙皇帝派内侍向孔尚任索要《桃花扇》稿本，孔尚任急忙从朋友张平州家觅得一本，在半夜里送进宫去。康熙皇帝一看，文中果然如此，勃然大怒，奈因他“金口玉言”，已经在大臣面前夸奖了《桃花扇》，所以只把他训斥了一顿，没有办他的杀头之罪，第二年春天，便借故罢了他的官。可他对罢官只当冷风吹面，早就打算效仿冒辟疆，退隐山林，终老于故里山东曲阜石门山。

跟孔子的《春秋》一样，孔尚任的《桃花扇》一直被当作“艺术瑰宝”流传后世。今天，《桃花扇》历史剧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昆曲的最优秀传统保留节目，在韩国、东南亚各国上演，引起了轰动效应，并获得全世界的高度评价。然而世人可知，在其光环的背后，冒辟疆实在是功不可没。



《桃花扇》剧照（今人扮演）



小宛何尝进清宫

——顺治皇帝与董鄂妃

董小宛因患痰疾（肺结核），不幸于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病逝，年仅28岁，在闰二月之望日（即闰二月十五日）安葬于如皋南门城外。在小宛病逝到安葬的60多天内，冒辟疆哀作《影梅庵忆语》一文加以怀念。

董小宛死后，文人去小宛墓地凭吊，留下的诗文也不少。如：陈维崧有《春日巢民先生挈舟约同务旃诸子过朴巢，并问影梅庵》诗，并自注题下说“庵为董姬葬处”；江都吴园次《影梅庵题咏》中有“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句；南京周思章《和园次八律原韵》中有“咫尺郊南同绝塞，至今青冢不悲王”句；新城王西樵《巢民先生出吴梅村祭酒吊董少君十绝索和，勉成应数，殊惭牵率也》诗中有“绮骨埋香十六年，春风坟草尚芊芊”句；周积贤《悼亡赋》中有“历墓门而巡视兮，听松柏之萧萧”句。这些都足以证明董小宛死于如皋并有墓地存在。谁知清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清宫秘史有浓厚的兴趣。《孽海花丛谈》一书载：一天，上海文人沈子培（1850—1922）邀请盛伯羲、易实甫一起闲聊。

“顺治帝何至于因董鄂妃之死而要出家当和尚？”看了顺治帝《御制董妃之行状》的沈子培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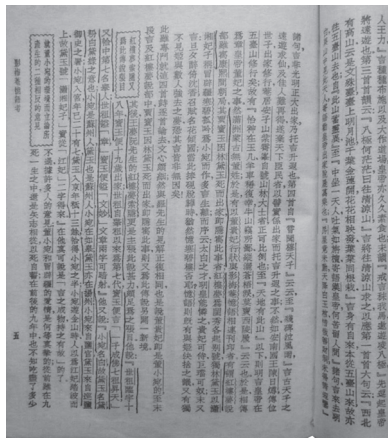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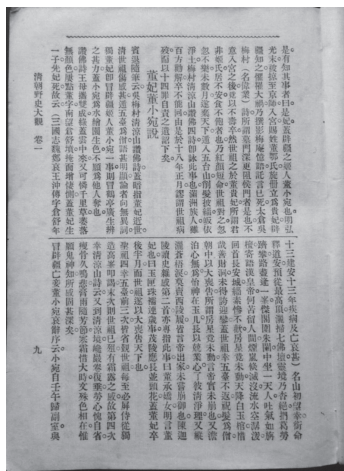
“嗨，想董鄂妃之才色，除了董小宛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担当这个角色！”盛伯羲发出感叹。

“好，好！董小宛与董鄂妃。”易实甫以为新奇，便有了安排。于是，他将顺治皇帝怀念董鄂妃的《御制董妃之行状》与冒辟疆怀念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在上海申报上合刊发表。

谁知报刊一发，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误认为董鄂妃就是董小宛，于是便产生了清豫亲王南下，将董小宛掠到北京献给顺治皇帝，即“小宛进宫”的传说。

持“小宛进宫”之说的有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宾退随笔》的作者罗瘿公、《石遗室诗话》的作者陈衍等。他们认为冒辟疆处于异族的专制淫威之下，不敢倡言小宛被掠进宫之事，只能说她死去了，而且相关的文章中有许多可疑之处。其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罗瘿公，他将观点、论据发表在报刊和《清朝野史大观》一书中。

罗瘿公在《宾退随笔》中首先对《影梅庵忆语》提出两点质疑。其一，《影梅庵忆语》中说：“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圣帝君前……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罗责问道：“小宛若是病没，则当作悼亡语，不当云‘到底不谐今日验’之语也。”其二，《忆语》的结尾自“三月之杪”至尾“诃知真梦与诗签咸来先告载”，戛然而止。罗评论说：“当是事实，讳以为梦耳！《忆语》止于此，以后盖不敢见之于文字也！”因此，罗判断说董小宛后来是进宫了，成了深受顺治皇帝宠爱的董鄂妃，并进行了旁征博引：一、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屡点董字；“南望苍舒坟，掩面添凄恻”，是暗指董鄂妃生一子，子且先于董鄂妃去世。二、吴梅村《题董君画



《清朝野史大观·宾退随笔》

批王梦阮《红楼梦索引》说

扇古意》诗第二首云“可怜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卖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见尚低头”，第六首云“珍珠十斛买琵琶，金谷堂深护绛纱，掌上珊瑚怜不得，却教移作上阳花”，是小宛自伤改节，愧对冒辟疆也。三、陈维崧《读史杂感》诗云之“董承娇女”“玉匣珠襦连岁时，茂陵应长并头花”说，这里是指董鄂妃死后半个月，顺治帝就以大丧公布于天下。四、张明弼《董小宛传》中的“年仅二十七（应为八），以劳瘁病卒。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引微难述”说，小宛当时被掠于北兵，辗转入宫，很受宠爱，用满洲姓称董鄂氏，辟疆就以被掠之日，为其亡日也。如果不是因为不得已，何至于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因微难述哉？五、针对小宛死葬如皋之说，罗引用吴梅村《题董姬宛君小像》第八首云“江城细雨碧桃村，寒食东风杜宇魂。欲吊薛涛怜梦断，墓门深更阻侯门”加以反驳说：“若小宛真病没，则侯门作何解耶？岂有人家姬人之墓，谓其深阻侯门者乎？”六、罗又引用龚鼎孳《题影梅庵忆语·贺新郎》“碧海

青天何限事，难倩附书黄犬，藉棋日酒年宽免。搔首良宵风露下，羡烟霄破镜犹堪典，双凤带，再生翦”说：“‘碧海青天，附书黄犬，破镜堪典’皆生别语，非谓悼亡语也。”

红学家王梦阮也在《红楼梦索引》中为这一说张目，说：

“世祖临宇十八年，宝玉便十九岁出家。世祖自肇祖以来为第七代，宝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举人。世祖谥‘章’，宝玉便谥‘文妙’，‘文章’两字可暗射。”又说：“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志署；小宛入宫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游金山时，人以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号‘潇湘妃子’，实从‘江妃’二字得来。真可谓之‘言之成物，持之有故’的了。”

持董小宛确系病死，没有进宫之说者有鲁迅、胡适、赵茗狂和冒氏后人冒广生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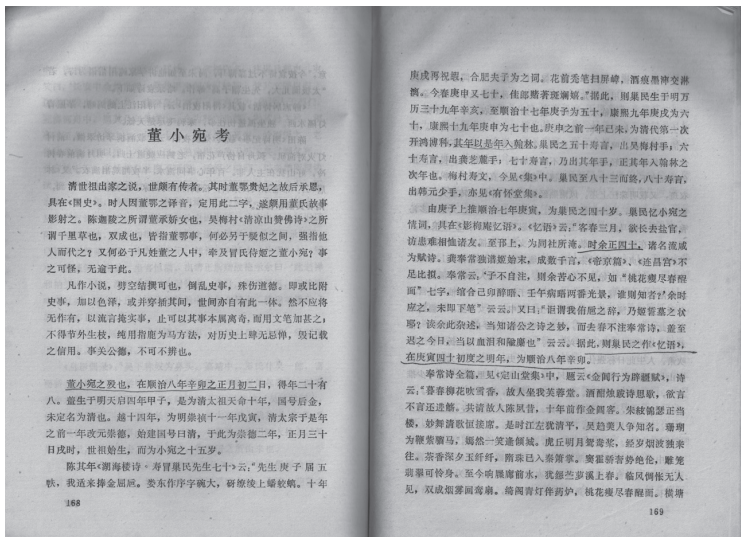
他们考证，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兵南下，势如破竹。四月二十五日破扬州，五月十五日下午京，六月入浙江，当年十月便班师回京。而冒、董的实际情况是，顺治元年九月明将领高杰与黄得功军阀混战，到顺治二年正月，高杰为明爱国将领许定国所杀，江北一片混乱。冒家就在这时逃往江南。《影梅庵忆语》里记述：“乙酉（顺治二年）流离盐官，五月复值崩陷……乱阻吴门，又传闻家难剧起自重九后溃乱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复苏，始得间关破舟，从骨林肉莽中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今泰州），越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这一段记述告诉我们，为避战乱，冒辟疆与董小宛在顺治二年正月便已离开江北，逃难到浙江盐官（今海盐县），这一年年底，冒、董返回到邻近如皋的泰州，到顺治三年上半年才回到如皋故里。而多铎是于顺治二年十月回北京的，董小宛怎么会被掠去献



入清宫呢!

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在报刊上相互否定,各不相让,是非难分,以至轰动全国,连学界泰斗、吴晗的老师孟森大教授也给惊动了。他亲自出山,依据确切的事实,特著《董小宛考》一文,以洋洋万言论断:董小宛确系在清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病逝如皋,年仅二十八岁,并于闰二月十五日安葬在如皋南郊影梅庵旁。关于进宫问题,董小宛是董小宛,董鄂妃是董鄂妃,两者渺不相涉。

《董小宛考》主要是从年龄的角度加以考证的。文中说,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最初相识是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当时董小宛十六岁,清世祖才两岁,顺治帝与董小宛的年龄真是相差得太远了!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董小宛病逝,年二十八岁,那年,顺治帝才十四岁,小宛年长皇帝以倍,岂有入宫邀宠的道理!孟森教授这一考,把“小宛进宫”之说击得虚空粉碎!这样,小宛进宫与否的一场论战终于就此平息了。



《董小宛考》

不想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疑团又起。著《董小宛》一书的香港作家董千里又提出了“无法绝对否定董鄂妃即董小宛”的看法。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在他的《柳如是别传》一书中也怀疑说：“辟疆影梅庵之名，不识始于何时。其命名之由亦不易知。”意思是说，别说是董小宛墓，就是影梅庵的存在也还是个谜。有人甚至将罗瘿公的几说又拉了出来。

1993年从上海中学退休的老教师冒厚哉回到如皋，参加“纪念冒襄逝世三百周年”活动。大家谈起了冒氏墓葬。他说：“冒辟疆先生家的祖茔在如皋东门城外的万花园（时新民乡仙鹤村一村民组地），冒辟疆和原配苏孺人的合葬墓就在那里。从前冒家很封建，小妾死后是不得入祖茔安葬的，因此董小宛死后被安葬在如皋南门城外偏东的安居庄（时宏坝村五村民组地，今‘如皋第一中学’校门东约五十多米处），为‘入祠祭扫’。我家是世代代掌管冒氏家祠的，1934年，我十二岁，在清明节后的某个吉日，父亲带着我随族长冒伯起（十七世孙）老先生去祭扫董夫人等墓。当时，我们向南出城沿龙游河南行，过周家池小石桥向东走了一段路便到了冒家塋圻（古墓群），其中一座墓较突出，约莫三尺高，无墓碑，只有半尺高的土供桌。坟旁有几株古柏树，周围水波粼粼，岸边桃红柳绿。父亲告诉我说：‘这是董夫人墓，你也磕个头吧。’于是我就磕了。”

这里是如城镇宏坝村五村民组的西南角，有平房住户韩万田（78岁）、韩万选（67岁）兄弟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情况：

“过去我家有三十多亩地，多种花木，人称韩家花园，影梅庵被包在我家的田当中，有五间屋，是个和尚庙，有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庵东北的冒家塋圻也被包在我家花园里。”

问到地貌，韩万田说：“墓地是个套子，即四周环水，只有一个码头口子可以进里，占地二亩，塋圻里长了许多古柏树，大的有一抱粗。1938年，日本人侵占如皋，在南门城外



三节桥处设岗哨，为了便于向东瞭望，将一片古柏林全部锯光，将庙宇拆毁，和尚也不知所终。”

问及董小宛墓地的线索，韩万田的妻子记得说：“日本人侵占如皋两年后（1940）的一天下午，来了一些日本人，我们被吆喝在家里不敢出来，第二天就看见许多墓被扒了，详细情况我们不懂。”

冒厚哉先生补充说：“1940年秋天的某日，族里有人告诉我父亲说，董夫人的墓已被日本人将棺材扒走了。那时人不敢讲，只有叹息而已。”

事后有人从对《通州府志》《如皋县志》起拾遗补缺作用的《海曲拾遗》一书中查得关于影梅庵的记载：“影梅庵在如皋南门外，其西南‘太平’‘祇园’二庵，僧普德、寂善于明万历、崇祯间募建。”

由此可知，影梅庵和董小宛墓的确存在。在这里为了把问题搞得更清楚，还得把董鄂妃那方面的情况再述说一下：

清朝的后妃，基本上选自秀女，即所有八旗人家的女儿在十二、三岁时都要选送到宫中，参加选秀女。

董鄂妃，又称栋鄂妃，是内大臣栋鄂（名鄂硕）的女儿。她在清顺治十年（1653）十五岁时入选上秀女。那时，被挑选上的秀女，有的被直接送皇宫中服侍皇帝，有的则被“指配”嫁给皇子、皇孙，或嫁给亲王、郡王。当时，董鄂妃被指配嫁给了顺治皇帝的弟弟和硕襄亲王。和硕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子，叫博穆博果尔，生于清崇德六年（1642）十二月二十日，到顺治十一年（1654）成婚时，和硕襄亲王十四岁，董鄂氏十六岁。

清世祖，即顺治皇帝，叫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比和硕襄亲王大三岁，他俩是异母兄弟。顺治皇帝的婚姻是“政治婚姻”，皇太极出于笼络蒙古族人的政治需要，先后娶了包括孝庄皇后在内的五位蒙古族的女子，妃子也是蒙古族

人。后代因循旧制，因此，顺治皇帝在十四岁大婚时，娶的第一位皇后就是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当然也是蒙古族人。这位皇后在顺治十年（1653）被降为静妃，接着，又娶了第二位皇后，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顺治皇帝仍然想把她废掉，因为顺治皇帝宠爱上了具有满族人血统的董鄂氏。



顺治皇帝画像

明末清初，在清朝钦天监工作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跟皇室关系密切，顺治皇帝尊称他为“爷爷”。汤若望在他的《生活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其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经查阅清宫史料，了解到汤若望说的这位满族军人就是和硕襄亲王，在清宫皇室家谱——《玉牒》中可以看到，其内情与汤若望记载的相吻合，和硕襄亲王死时十六岁，岁在清顺治十三年（1656）。

襄亲王死了刚一个礼拜，顺治皇帝就急着要娶董鄂氏为妃，他的这一举动遭到孝庄皇太后和大臣们的极力



反对。有大臣说，即使按照汉俗，也得等和硕襄亲王死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再议婚姻。顺治皇帝待四十九天一过，便将董鄂氏娶了过去。

清宫秘史《顺治实录》中记载，这年八月顺治皇帝颁旨：

“奉圣母皇太后谕，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堉仪，立为贤妃。”她入清宫后住在乾清宫，过了一个多月，即九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又晋立她为“皇贵妃”，在十二月初六日举行册封典礼，这个位置仅次于皇后了。

婚后，两人卿卿我我，感情与日俱增。更难得的是董鄂妃的确贤惠，她时常劝说顺治皇帝处理政事要服人心，审判刑事案件要慎重，连宫女、太监犯错误时，她也往往为他们说情。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初七日，董鄂妃生了个男孩儿，排行老四，顺治皇帝选定他为皇太子。

和硕襄亲王死，顺治皇帝急忙娶弟媳为妃，又疏远了不得志的孝惠皇后，孝庄皇太后当然恼怒了，她要对董鄂妃施加报复。首先，在董鄂妃即将生孩子时，孝庄皇后就先搬到距永定门二十华里的南苑，这里是专供皇家冬天狩猎和阅兵的地方。董鄂妃生下皇子不久，孝庄皇太后便以身体欠安为由，叫董鄂妃前往南苑伺候她。董鄂妃拖着虚弱的身体前往南苑服侍孝庄皇太后，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不幸的是，董鄂妃新生的孩子只有两虚岁，连名字都没取就突然夭折了，这个孩子实际上活了不到三百天。董鄂妃经不住这一致命的打击，从此一病不起，在痛苦中挣扎了三年，便在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于承乾宫溘然而逝，年仅二十二岁。

董鄂妃的死令顺治皇帝悲痛万分。在董鄂妃死的当天，顺治皇帝“传谕亲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并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缀朝五日”。顺治皇帝亲自为董鄂妃守灵，痛不欲生。第三天又破例追封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亲自撰写了长达四千字的《端

敬皇后行状》加以悼念。办完丧事以后，顺治皇帝竟而要净发出家当和尚，这一举动既是对董鄂妃爱之深深的流露，也是发泄他对孝庄皇太后的不满。

顺治皇帝为什么要出家？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说顺治皇帝信佛。在顺治十年（1653），一代高僧憨璞聪被诏入宫弘扬佛法，顺治帝有所开悟，后来憨璞聪推荐宁波天童寺僧人木陈旻、天目山狮子寺僧人玉林秀和报恩寺僧人茆溪森陆续入宫，弘扬佛法，顺治帝深受感化，在西苑万善殿参禅礼佛，恭请玉林秀为他择选法名，自称“行痴”。这位行痴皇帝在董鄂妃火化后的当月，就请茆溪森为自己做了净发仪式。

在孝庄皇太后的压力之下，茆溪森的师父玉林秀匆匆赶到北京，把茆溪森捆绑起来，并架起干柴，要当众烧死这个剃度皇帝的罪人。就在这时传来了顺治皇帝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的口谕，茆溪森才得免于死。顺治皇帝从此郁郁寡欢，不幸感染上了天花，竟然一病不起，过了三个月，顺治皇帝便带着对董鄂妃无限的悲哀和思念于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驾崩在养心殿里，年仅二十四岁，距董鄂妃的死只隔了四个多月。

由此可见，无论是董鄂妃也好，顺治皇帝也好，他们与秦淮佳丽董小宛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董小宛与董鄂妃都有足以让男人痴情的独特魅力，因此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和顺治皇帝的《端敬皇后行状》都是男人足具感情的性灵文字，一旦将这两篇文章合刊，且不作任何说明而发行，人们自然容易想当然地将董鄂妃误认作董小宛——说董小宛进宫做了顺治皇帝的妃子了。

“罪魁祸首”当然应该是上海申报的沈子培和易实甫。《孽海花丛谈》一书相关文章的结尾载：“沈子培曾这样对冒广生先生说：‘此重公案，阎罗如提审，则我亦不免传票。’”



“灵山华盖”有由来

——施耐庵与如皋冒氏

徜徉于水绘园的盆景园中，你会发现搁置在主体位置上的那盆绒针柏与众不同。它的树干扶摇直上，忽儿被扭了个扭儿便枝叶四放而蓬松开来，就好像撑开的一把绿色雨伞，亭立在那里，十分惹人喜爱。这个盆景叫做“灵山华盖”，为冒氏始祖冒致中所扎，它是水绘园的镇园之宝。据说，其景名还是《水浒传》的作者、大名鼎鼎的施耐庵给取的名呢！



盆景“灵山华盖”

这得先从冒姓的起源谈起。元朝灭亡，有位蔑儿吉特氏部落的蒙古族人，落籍在如皋的东陈小镇，取《百家姓》中所没有的“冒”字为姓，一世祖叫冒致中。

一天，冒致中正在家里扎盆景，他的好友施耐庵从沙洲

(今张家港)过江来看望他。原来,在元王朝时,冒致中担任两淮盐运司丞,管理苏北沿海二十四处盐场,他常去泰州白驹大盐场,和盐场文职施耐庵相识。那时,白驹人张士诚是个贩私盐的,一回,他被盐运司丞冒致中查获,张士诚不服,大嚷:“官府要钱,老百姓也要活命!”

当时,冒致中没有难为他,而是采取了“官民两利”的举措,即官府在税收上照顾一点,贩盐的老百姓也得一点,因此很得民心。

到了元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率领各位把兄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举义,杀了元弓手丘义,灭了大盐商,并派员到各个盐场招募青少年参加义兵。这时,施耐庵也踊跃参加了张士诚的部队。很快,起义军攻下了高邮城。那曾修宋、辽、金三史的元脱脱丞相十分恐慌,因为淮南一带产盐,是元王朝经济命脉的所在,绝对不能出乱子,于是迅速集结百万大军将张士诚占据的高邮城团团包围。此时,与元脱脱丞相有隙的右丞相哈麻诬告他“图谋不轨”,昏庸的元顺帝将他贬往云南,后来,哈麻又用鸩酒毒杀了元脱脱丞相。作为元脱脱的族人,冒致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全自己,只得随淮南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退守江南。后来张士诚降元,兼并元军,封冒致中为脱脱丞相。

元至正二十三年,缺乏战略眼光的张士诚拒绝刘亮、鲁渊、施耐庵等谋士“缓称王”的建议,自称吴王,只顾吃喝玩乐,成了众矢之的。刘亮等预知张士诚必败,只得携万卷藏书随好友冒致中退隐到如皋,竟死于途中。施耐庵则潜往江阴沙洲(今张家港)一带以教书为生,苟全性命于乱世。

话说施耐庵从沙洲过江来看望冒致中,见他正在家扎盆景,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便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叫‘灵山华盖’怎么样?”这是戏谑他当初辞去脱脱丞相的职务,从苏州绕灵岩山溜回如皋这件事。



冒致中听了后，也不说话，便顺手将盆景的嫩干扭了一圈，制成了今天的这个冠形。后来冒家搬到如城，盆景也跟着到了如城，冒家建了水绘园，它也跟着安居在水绘园中。年年风月，灵山华盖不知不觉已度过六百五十个春秋。

附：《冒姓由来》考

“冒”姓在我国唐代的谱牒学名著《元和姓纂》和宋初的《百家姓》中并无着录。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凌迪知着的《万姓通谱》和万历年间夏树芳著的《奇姓通》两书问世以后才出现了“冒”姓，被列为奇姓之列。

冒姓起源于如皋。早期的《冒氏宗谱》有如下记述：

1.明文渊殿大学士李东阳在冒氏四世祖《明处士冒公彦钊墓碣铭》中记：“处士姓冒氏，讳钊，字彦钊。其先不见氏族书，亦不知何许人。曾祖致中，号东林，胜国（指已亡之国）时，官两淮盐运司丞，因居泰之如皋，为如皋人。”

2.五世祖冒瑞（号文瑞）于明成化十九年（1463）在《如皋冒氏宗谱旧谱目·诸序》中述：“若今如皋冒氏，未详支派所从来。惟元末有讳致中，号东林者，偕其弟启之，始宦学起家扬之泰州。东林官两淮盐运司丞，分巡丰利等处，往来如皋，与东陈镇隐士郭通甫善，因买田筑室，投老于兹，遂占籍为如皋人。”

3.六世祖冒鸾（号廷和），官福建左参议。在《冒氏受姓记》中述：“元末有兄弟三人者，一为两淮盐运司丞，张士诚携往姑苏，封‘妥督丞相’，辞不受。归至东陈而止。其一居海陵如故。其一之天长，失名字，不知所终。”

4.冒启之后裔、泰州五世祖都宪公冒政序《冒氏宗谱》云：“元末有兄弟三人：一为两淮盐运司丞，讳致中，伪吴挟

封丞相不受，归隐如皋；一居泰州，讳启之；一之天长，失名字，不知所终。”又云：“始祖以延佑己未（1319）生启之，后五十载为昭代，中间绝无迁徙，余家庙祖启之，而如皋则祖致中，是知如泰两邑之始祖实为兄弟无疑。”

从以上史料的记述可知，冒氏后人对冒姓族源的记述是讳莫如深、闪烁其词的。这引起后世学者为之探讨的兴趣，于是，关于如皋冒姓何来产生了两说：一说如皋冒姓始祖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的后裔；又一说是冒姓始祖乃主修宋、辽、金三史的元脱脱丞相之后裔。孰是孰非？今试图从元末明初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角度对如皋冒氏的族源、受姓的始末等方面加以辨析。

从对两淮盐业的掌控可断冒氏始祖来自元脱脱蔑儿吉特氏部落

元代，在官营专卖业中最重要的是盐，仅盐课一项的收入便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两淮盐课收入最为显著。“凡天下一岁总办之数，谓天历（元文宗时，即1328—1332）为可考。盐总二百五十六万四千余引，总七百六十六万一千多錠，而两淮即占九十五万七十五引，计钞一百八十五万二百二十五錠，两次都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七以上（《元典章·户部·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当时盐的流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官运官销，一种是商运商销。其盐商很多是‘各位下’（位下是当时对蒙古宗室王公们的敬语）并权豪势要之家。”（叔衡《庚申外史·卷上》）

在蒙古宗室王公中，首先入主淮南扬州的是脱欢家族。脱欢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九子，至元二十一年（1284）六月封镇南王，奉旨出征安南败绩，世祖以其丧师辱国，终身不许入觐。元世祖到底姑念父子之情，在二十八年（1291）将脱欢徙镇扬州，掌控淮南这块肥腴之地。遗憾的是，脱欢于大德五年（1301）薨。



脱欢有六子：

1.老章，大德五年（1301）袭封，因僭拟车驾被劾，赴阙，赐死。

2.脱不花，继老章袭封，泰定二年（1325）卒。子孛罗不花，天历二年（1329）袭封。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兵，诏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十五年（1355）与淮南行省招降张士诚。次年，淮安陷，孛罗不花赴水死难。孛罗不花子大圣奴袭封。十九年（1359）大圣奴守信州，陈友谅来攻，城陷，殉国。

3.宽彻不花，泰定三年（1326）封威顺王，镇武昌。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和尚。至正二十五年（1365），宽彻不花至陕西成州，未几卒。和尚于二十七年（1367）封义王。惠宗北狩，和尚与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大都破，不知去向。

4.帖木儿不花，泰定二年（1325），以脱不花子孛罗不花尚幼，使中书平章政事乃蛮台代镇。天历二年（1329）让还王位，改封宣让王，命镇庐州。至正十七年（1357）庐州陷落，帖还京师。二十七年（1367）进封淮王。二十八年（1368），诏命监国，留守大都。明军陷京师，俘帖，见徐达抗词不屈，为所杀，年八十三。

5.蛮子，元统二年（1334）封永济王，至正十三年（1353）卒，子不花帖木儿嗣位。

6.不答失里，皇庆二年（1313）封安德王，旋进宣德王。

从以上的脱欢世系来看，他的子孙乃宗室之后，官阶品位都很高，他们或在河南信州，或在湖北武昌，或在中书省大都（北京），或在安徽庐州（合肥）从军（元俗，家属随军），即使有后人在扬州域，也没有其与两淮盐业关系的记载。因此，说冒氏先人出于扬州镇南王脱欢之后，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继脱欢家族之后入主淮扬的是蔑儿吉特氏的脱脱家族。在汉族人来看，“脱欢”与“脱脱”音近，觉得差别不大，可在蒙古人看来那差别就很大了。因为脱欢是孛儿只斤氏，为国姓，而脱脱是蔑儿吉特氏，为贵族部落姓氏。

如果说，脱欢及其后人在淮扬一带是偏重于军事的话，那么以马札儿台为始的元脱脱家族则偏重于文化和盐业经济。元代贵族在南方做官的，经商气氛很盛，像太师、中书右丞相马札儿台于至元六年（1340）“诛伯颜有功，仅半载，于通州（今南通市）置榻房，开酒馆、槽房，日至万担；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叔衡《庚申外史·卷上》）。至正八年（1348）马札儿台薨，元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仍赐淮安路为其食邑，郡县长吏听其自用”。“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减盐额，蠲（免）负逋（欠），又开经筵遴（选）先儒臣已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见《元史·脱脱传》）。马札儿台、脱脱丞相父子自至元六年至张士诚盐民起义，经营了十四年的两淮盐业。《冒氏宗谱》载，冒氏始祖东林在元末担任“两淮盐运司丞”，显然是在元脱脱丞相的麾下。两淮盐运司丞相当于八品芝麻官，级别很小，但其主管盐运的职务非常重要，非亲族和可信赖之人是不能担当的。关于冒东林与元脱脱的关系，今分析：一、冒东林不是元脱脱的亲兄弟。因为马札儿台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元脱脱丞相，次子叫也先帖木儿，封御史大夫，他俩职务都很高，而冒东林级别低。二、冒东林不是元脱脱的后人。《冒氏宗谱》载，冒东林的弟弟冒启之生于元延祐己未年（1318），而元脱脱丞相则生于元延祐甲寅年（1314），两者只相差4岁，怎么能说冒东林是脱脱丞相的后人呢！冒东林与元脱脱年龄相仿，或在元脱脱的堂兄弟之列。

显而易见，冒氏始祖冒东林，不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



子——脱欢的后裔，也不是元脱脱丞相的后人，而应该是元脱脱丞相的族人，同属蒙古族蔑儿吉特氏部落。

从张士诚起兵之春秋可探冒氏始祖之行踪

《如皋冒氏宗谱·传记》载：“冒致中，号东林，初家海陵。元末为两淮盐运司丞，分巡丰利诸盐场，多所兴革，商民两得之。”从中得知，冒东林始祖当初家居海陵（今泰州），在元脱脱时期担任两淮盐运司丞。据了解，冒东林分管地处两淮沿海的通州、如皋丰利、海安和泰州白驹等24处盐场。所谓多有所兴革，应是冒东林遵循元脱脱“减盐额，蠲（免）负逋（欠）”的政策，以儒术官之，使商、民两得之。这期间他在泰州白驹场结交了张士诚和文人施耐庵。

张士诚，小名九四，淮南泰州白驹场人。泰州夏荃在《梓里旧闻》中述：“士诚弟兄四，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运盐网船，兼业私贩。”元至正十一年（1351），发生了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张士诚积极响应，于至正十三年（1353）在盐场率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杀了弓手丘义，举行起义，这时，施耐庵也加入了张士诚的队伍。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有学者依据《冒氏宗谱》中的“张士诚携往姑苏，封妥督丞相”这句话，便断言“冒东林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这是不确切的。试想，张士诚起义，杀了两淮盐运司丞的人，涉及元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元脱脱家族的切身利益，冒东林岂肯甘罢善休！是必然要去加以镇压的。

张士诚率义军杀富济贫，深受海边盐民和南人的拥护，队伍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并占据了高邮。他僭国号大周，自称吴王。两淮是元脱脱的经济命脉，他得知十分恐慌，立即调集百万大军亲自前往剿、抚。这时，元脱脱丞相的政敌——任殿中侍御史、的哈麻乘机诬告他犯“老（劳）师费财”图谋不轨之罪，元顺帝听信谗言，下令解元脱脱兵权。

诏至军前，军心大乱，多鸟走散。张士诚军则乘机反击，势如破竹。忠于元脱脱丞相的两淮盐运司丞冒东林只得随淮南省平章政事达识帖睦迩退守江南，与元将鲁渊兵一起在松江府的华亭（今昆山之周庄）扼守，隔江与张士诚军抗衡；一弟则退守安徽天长，抑或战死，抑或逃匿，不知所终；另一弟亦逃亡海陵，遁迹老家。因此，后来的《冒氏宗谱》作如是说：“元末有兄弟三人：一为两淮盐运司丞，后归东陈而止；一居海陵如故；一之天长，失名字，不知所终。”

元脱脱丞相先被削其官爵，安置淮安，紧接着有旨，被调往亦集乃路，即今甘肃张掖一带，其长子、次子分别安置在肃州和兰州。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又流元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十二月哈麻矫诏鸩死脱脱，时年四十二岁。

张士诚军乘机反击，年内拿下高邮、泰州、如皋、通州。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陷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朱元璋军则于至正十七年（1357）攻占集庆（南京），并进入浙江西北地区。张士诚与朱元璋争锋失败，南线又被元将杨完者挫败。在这种形势下，被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所俘的张士德“阴寄书于兄，可降元以为之助”。于是，张士诚“愿就省相招安”降元，江浙行省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达识帖睦迩“请于朝”，元王朝“遂授士诚太尉……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粮自拥如故”，“方面之权悉归张氏，元达识帖睦迩仅存虚名而已”。（《元史·达识帖睦迩传》）此时，冒东林也就成了张士诚事实上的官属。

张士诚“开宾贤馆，礼接羁寓”，“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明史》）“一时士人避难择地者视东南若归”（陈基《送周信夫序》），了解冒东林乃为元脱脱丞相家族的张士诚，也许是利用矛盾，按元制，封冒东林为“脱脱丞相”（相当于郡同知），应在这一年，即至正十七年（1357）。因此，《冒氏宗谱》说冒东林被“挟封妥



督丞相”，应是迫于政治的讳称之词，因为，从至正十七年（1357）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冒东林已当了6年的“脱脱丞相”。这期间，冒东林与学士陈基、吴中巨族刘亮、文友施耐庵、国子博士鲁渊等气味相投，结为好友，陈基并成了张士诚的幕僚。

至正二十三年（1363），是张、朱两个吴王成败属谁的关键一年。作为朱元璋，他采纳元学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在著名的鄱阳湖大战中，消灭了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平定了西线，势力空前壮大；作为张士诚势力也很强盛。他“南抵绍兴，北踰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少为腹心，左丞相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明史·张士诚》）。然而士诚为人，外持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此时，他急于称王，遭到有识之士、参军俞思齐等臣的劝谏，谁知，“士诚怒，抵案扑地，思齐即引疾去”；陈基亦谏阻称王，“太尉欲杀之，不果”，“鲁渊、陈基均以谏阻称王，辞官走”（《陈基传》）。张士诚如此拒纳忠言、自称吴王以后，渐图奢纵，怠于政事。将帅亦贪图享乐，不肯用命，眼见得吴王政权危若累卵。

陈基、刘亮、鲁渊、施耐庵和冒东林的引退也就正在这次碰撞之后了。从《耐庵遗曲》、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等史料中了解到，这年秋天，他们避聚苏州的木渎镇，感慨万千。浙西的鲁渊，原为仕元，后为臣属，此时张又称王拒元，真是“西窗一夜雨蒙蒙，把征人归心打动”，表现了他矛盾复杂的心情；陈基则感叹“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不赍志以终”。他们自知回天无力，决定“你向西来我向东”，各自退隐山林。作为随马札儿台、脱脱丞相父子从蒙古移居江南，并担任两淮盐运司丞的族人冒东林来说，

元脱脱丞相被害，后退漠北无路，回海陵目标太大，只好听从军师郭通甫的建议，退隐到郭的家乡——如皋东陈；刘亮为苏州巨族，瞻念前景实在胆寒，也决定船载万卷宝书，与施耐庵随冒东林避寓到如皋东陈。

史载，刘亮携施耐庵“拔身僭伪中，尽取其家藏书，载数巨舟，顺水流抵于东皋”（冒氏《潜德先生传》），谁知船刚行到江阴州之沙洲（今张家港），刘亮感疾而亡，施耐庵只好暂居沙洲，一边教书，一边为好友守坟，待守坟期满后冉图家归。

冒东林率家人随军师郭通甫遵刘亮之托，载书过江，终于来到了郭通甫的故乡——如皋东陈小镇。

关于郭通甫其人，《如皋县志》有载：“郭通甫，如皋人。元末隐居不仕，冒运丞致中来，知其贤而主之。通甫敬礼有加，遂定交而卜筑于其邻。”最近，笔者从宋实颖《冒辟疆先生八秩乞言》中发现有“始祖东林以元末两淮盐运力辞伪张妥督丞相，与其军师郭通甫载书遁迹如皋之东陈镇”之载，方知家居如皋东陈的郭通甫实是冒氏始祖冒东林的军师。同时还觅得《东林早行》诗一首：

残月带栖鸦，疏星淡零露。

天光黝黝开，不辨烟中路。

荒野正愁人，河上官军渡。

品赏此诗，更令人佩服冒东林具有“退隐山林抽身早”的那种睿智。

从明初的民族政策看冒氏得姓的由来

元朝末年，朱元璋打出了“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大旗，至正二十七年（1367），在他令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夏，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向蒙古、色目人保证：“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明太祖实录》）。”



我国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作为征服者的少数民族，在和生产发展水准较高的一度被征服的汉民族交往中，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元代贵族在南方做官的许多人，逐渐习惯于南方的官僚地主生活，也附庸风雅，饮酒赋诗，弹琴作画，与汉民族的差别逐渐消失。也就是说在元代，特别是后期，已经具备了蒙汉民族融合的社会基础。这时，一些在汉人内地已定居数十百年且繁衍了后代的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的人，思归无路，在政策的感召下，愿为大明子民，纷纷加入汉族籍，产生了许多新的姓氏。因此，《明史》以及后世研究《明史》的学者，都一致称赞朱元璋对各少数民族采取的一视同仁的政策。

就蒙古族蔑儿吉特氏来说，当时有许多人加入“缪”“保”“葛”等汉姓，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被淹没于原来的汉姓之中了。作为蒙古人冒致中来讲，入汉籍、取汉姓“冒”乃别有用心。在如皋一直有这样的传说：“冒家祖上原来是蒙古人，叫‘八二目’。元朝灭亡，入汉籍，取百家姓中没有的冒姓，因为‘冒’字跟‘八二目’同笔画且音偕。”《元史》载，元脱脱丞相的父亲马扎儿台乃蒙古蔑儿吉特（亦译为博尔济吉特或蔑儿乞颜惕）氏部落。屠寄于《蒙兀儿史记》注：“‘乞颜’为蒙古诸族之总氏，《元史》改作‘却特’则乃是‘乞颜特之急读’。”依此，蔑儿吉特应作“蔑儿氏”解释，所以说如皋人口头上流传的“八二目”，即指蒙古族的蔑儿吉特氏。由此笔者想起所曾见冒氏十二世祖冒襄的书法落款都写成“八二目”的“冒”字，是有其用意的，据了解，冒襄当时有先人十世之文献收藏于家之染香阁中，冒襄知其姓氏的原委，所以如此写来。

查《说文解字》：“冒，冡者复也，引申之所干犯而不顾。亦曰冒，从‘曰’‘目’。会意，曰、目者无所见也。”取其

姓是件大事，想当初作为有文化的冒氏始祖冒致中，不会不通过谐音、寓意来影射其原蒙古部落姓氏的。

至于取名，其用意非常明显。迫于政治，冒氏始祖兄名“致中”，乃为置身于中夏之意；弟名“启之”乃为开始入汉姓之意；兄长子“思中”乃为思念中夏之意。且“冒致”“冒启”“冒思”的读音都与蒙古音“蔑儿乞颜”相谐，可启迪后代。有意思的是冒致中对三子的命名：长子名仲彰（即冒思中），次子名仲暹，三子名昉，三人的名字意义相同，都是作“明”的意思。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冒氏始祖愿意归顺大明王朝，与汉人融合，又念念不忘保持本蒙古民族特色之意。

冒东林落籍东陈，过起那“既耕且读”“如古逸民”的生活。《冒氏宗谱》中有赞曰：“两淮盐运，退隐东陈，时遭鼎革，屏迹嚣尘，杜门却轨，如古逸民。诗书垂后，既耕且读，开宗受姓，似续似新。”

为什么冒氏后人在《宗谱》《墓志铭》中提起族源时总是说“其先不见氏族书，亦不知何许人”“若今如皋冒氏，未详支派所从来”？因为元亡以后，漠北的蒙古势力依然强大，边患绵延不绝，自洪武以至隆庆的二百年间，前后有瓦剌、鞑靼、俺答累次犯境，明成祖朱棣北伐蒙古，且阵亡于榆木川，因而对蒙古历来采取严密防范。冒氏后人如此讳莫如深，乃避讳于鞑靼也。《冒氏宗谱》又述：“张士诚挟封‘妥督丞相’，辞不受。”很显然，是为与伪吴张士诚划清“敌我”界限也。

最近，于《同人集·往昔行跋》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述：“（明崇祯九年，东林党人魏大中之子魏学濂）欲大会同难兄弟……辟疆置酒高会……缪采室以诗赠，且述：‘洪武初，我两家始祖为兄弟，各变姓，一隐江阴，一隐如皋。今得相见，合是兄弟一拜联谱，余有以诗赠者，以书法留数行者。’”由此可知，所谓元末三兄弟中，“一之天长，失名字，



不知所终”的老三，原来是从天长匿隐到江阴，加入汉籍，取“缪”为姓。如果将“缪”姓与“冒”姓对谱排辈：担任谕德之职的东林党人缪昌期与冒辟疆的父亲冒起宗同辈，为十一世祖；其子缪采室与冒辟疆同辈，为十二世祖。“冒”与“缪”姓的这一支派确实“合是兄弟一拜联谱”也。

综上所述，冒氏祖先冒东林是蒙古族人，然而既不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的后裔，也不是元脱脱丞相的后人，而是元脱脱丞相的族人，系蔑儿吉特氏部落。蒙古人没有姓，习惯用本名或部落名。张士诚降元，冒东林被张封为脱脱丞相（相当于郡同知，《冒氏宗谱》讳称为被挟封“妥督丞相”），后因张士诚不听冒东林等人的忠谏，急称吴王，遂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秋辞去脱脱丞相的职务与军师郭通甫从平江府（今苏州）木渎载籍万卷，退隐如皋东陈。明王朝建立（1368）以后，冒东林在大明王朝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加入汉族籍，取《百家姓》中没有的“冒”字为姓，自名冒致中，弟名冒启之，长子名冒思中，荐父名为德新，为冒氏受姓之始。他定居如皋东陈镇，占籍为如皋人。其弟冒启之居海陵，即今泰州市，弟亦以如皋为宗。其幼弟，在元末从安徽天长匿隐江阴，亦于明初加入汉籍，然以“缪”为姓。

《宗谱载》，三世祖冒佑中举，去山东省冠县任职，在当地落籍，虽繁衍子孙十余世，仍世代赴如皋祭祖，归根往来，绵延不断。又有冒致中之同族冒桧，于明洪武年间官至御史，亦认宗于如皋，因冒桧携家族由苏南迁至如皋东陈镇之河东，故被称为“河东一派”。冒氏十一世祖冒起蒙在编纂谱系时，“以泰州、冠县支牒谱世系者入内编，以河东无称属外编”。清朝光绪年间修订的《冒氏宗谱》本支谱系完整，为最后的线装刻本。

睹物思人“义重冒”

——曹雪芹与《影梅庵忆语》

红学家们一直关注冒辟疆的文学思想，特别是《影梅庵忆语》这部作品对曹雪芹的影响。1978年12月《十月》杂志发表了红学家吴恩裕写的传记故事《曹雪芹之死》。其中有这么两节：

雪芹正在屋里翻阅《影梅庵忆语》^[70]，看到那冒辟疆平素让董小宛做讲究的菜，又不喜欢独自吃，请了知好来共尝。这真是富贵公子哥儿饫甘餍肥的事儿，那董小宛真有两手儿，雪芹看过了董小宛所长各种菜的做法，便把辟疆所记香露、糖膏、咸菜各条，略加修改，抄入他的《斯园膏脂摘录》^[71]里去。

吴恩裕注曰：

[70]冒辟疆和董小宛的事迹，雪芹和芳卿当然会知道的，最近我发现残存的雪芹讲烹调的文字，就有从《影梅庵忆语》中抄录而略加改易的。有了此证，再读芳卿悼亡诗中涂掉的句子“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可知“义重冒”是指冒辟疆。

[71]《斯园膏脂摘录》是《废艺斋集稿》中讲烹调一册

睹物思情理陈篋
 停君待殄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
 义重冒

写到这里，她随即把后十个字又涂掉了，她想：那冒辟疆和董小宛根本与她和雪芹的情况不合，他们是小宛死在前，而她和雪芹却是雪芹先去了。接着又改写道：

织锦意睥苏女
 续书才浅愧班孀

她的心绪是这样地乱：在“意”字下面竟漏掉一个“深”字，当她写完这两句重念一遍时才发现。遂即跨补了一个“深”字。

补上了这个“深”字以后，她对结尾的两句有些踌躇，便又回头看看前几句，觉得第一句什么“子夏”不“子夏”的，雪芹在日那么反对孔丘，她提他们这套人干什么？！想到她和雪芹的艰困生活，于是便涂掉了第一、二两句，另在行外写道：

不怨糟糠怨杜康
 讹诮玄羊重克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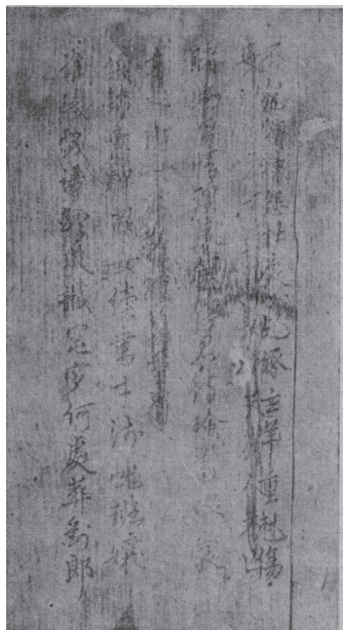
有了这两句，她自然也就写出了最后两句：

谁识戏语终成讖
 窀穸何处葬刘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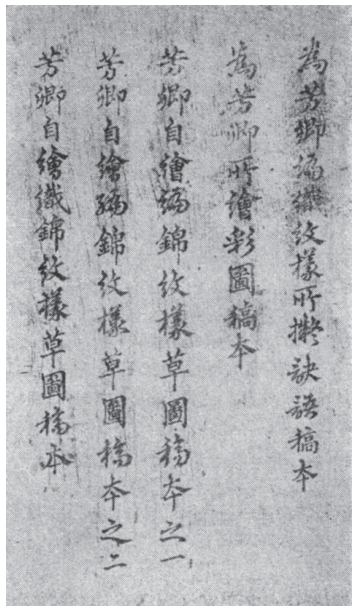
“玄羊重克”，几年来一直在她的心里嘀咕：“可别真这样，那就糟了！”雪芹对她说的这句玩笑话，她也还清楚地记得。她又想：曹家的祖塋远在通州，她无力远道送灵；白家哪哪有埋葬雪芹的一块土哟！末句用了个“刘郎”正好与首句的“怨杜康”呼应。

吴恩裕注曰：

[96]1977年发现两只曹雪芹的书籍。两箱正面都刻的是兰，第一只书籍兰下有一石，兰上刻字云：“题芹溪处士句：



芳卿悼曹雪芹手迹“又重冒”



曹雪芹书“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诀语

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一拳顽石下，时得露华新。”第二箱刻有“拙笔写兰，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并有双行小字云：“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98]此五行字原作：“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诀语稿本；为芳卿所绘彩图稿本；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一；芳卿自绘编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二；芳卿自绘织锦纹样草图稿本。”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对曹雪芹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于上面的录、注可见一斑。

那么，曹雪芹家里怎么会有冒氏著作的呢？

原来，从曹雪芹的曾祖到曹雪芹的父亲，三代都担任江宁织造，留驻南京，曹寅尤为康熙皇帝所信用。曹寅的生卒年代是1658—1712；冒辟疆的生卒年代是1611—1693，冒辟疆去世时，曹寅三十六岁。冒辟疆在世时，与南京的官僚诗文

唱和频繁，如冒氏藏书中的明嘉靖世德堂版本《荀子》一书中就钤有“曹棟亭（曹寅的号）印”的印章，这说明冒、曹两家早有交往的可能。

冒氏后人冒广生曾收藏冒辟疆妾金玥的《花卉草虫册页》一套，其中好几幅都有曹雪芹叔祖曹棠村和大画家恽寿平的题款。

如《牡丹图》册页：



金玥绘《花蝶图》册页/王健供图

冒辟疆内题：

百斛胭脂渍一盘，淋漓红烂等君看。

须知得香有风光，懂得花人画牡丹。

曹棠村边题：

凌碧深红媚药栏，爱他独耐晓窗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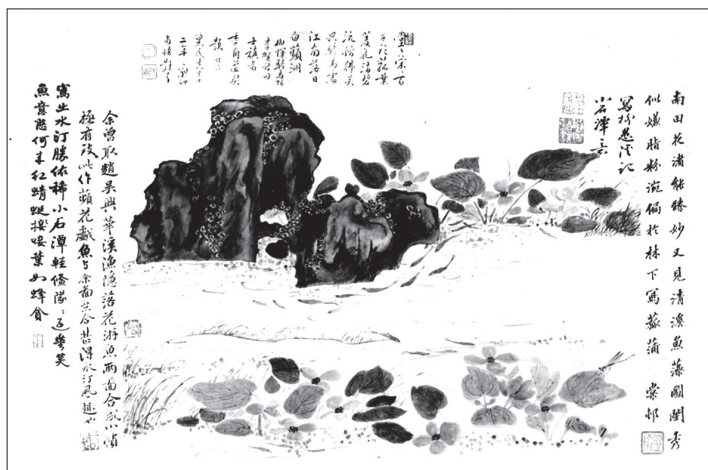
莫言桃李娱年少，此种偏宜老去看。

《鱼藻图》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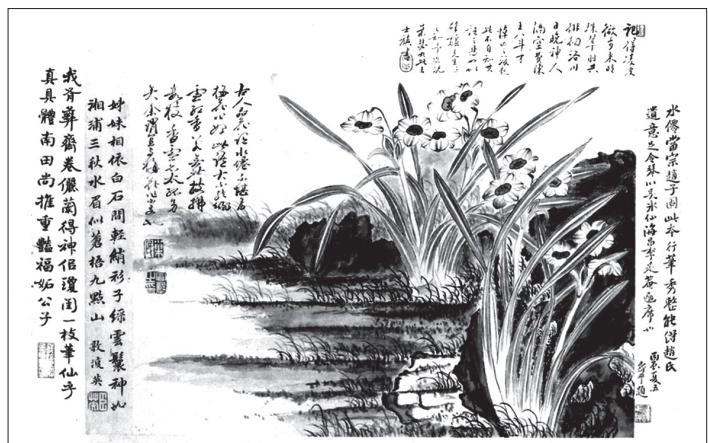
曹棠村边题：

南田花渚能臻妙，又见青溪鱼藻图。

闺秀似嫌脂粉浣，偏于林下写菰蒲。



金珣绘《鱼藻图》册页/王健供图



金珣绘《水仙花》册页/王健供图

《水仙花》册页：

恽寿平（南田）题：

水仙当宗赵子固，此本行笔秀整，能得赵氏遗意，足令琴心吴冰仙，海昌李是庵避席也。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

夏五寿平题。

（以上所述花卉、草虫册页，均为上海博物馆收藏）

丙辰是康熙十五年（1676），当时冒辟疆66岁，恽寿平44岁，曹寅29岁，曹棠村风华正茂。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冒、曹两家确实很早就有过密切往来。

到雍正初年，曹雪芹父亲被免职，产业被抄，全家人被迫迁居北京西城，尽管曹家落魄，但曹雪芹仍然珍藏着冒氏著作，并从中吸取营养。他在《红楼梦》开篇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此与冒辟疆晚年“把茆为盖，挂席为门，绳枢瓮牖，仅蔽风雨，赋匿峰庐诗，以明己志，以谢故人”的思想和笔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亲手擘划东皋间

——陈从周与水绘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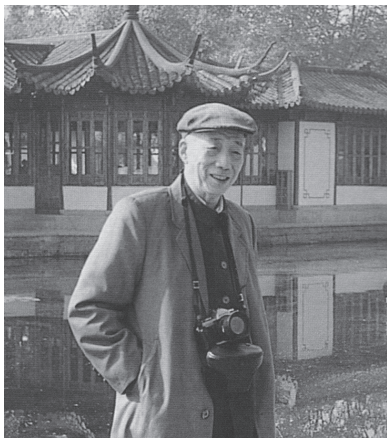
我国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姓陈，名郁文，字从周，取自《论语》“周监乎二代，吾从周”，于1918年生于杭州，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曾在杭州中学、之江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建筑史，蜚声海内外。2000年3月15日病逝，巧与冒辟疆的生辰同日，享年八十三岁。

虽然，我与陈教授相遇仅七八次，时间也过去三十年了，可他对如皋水绘园的一片深情，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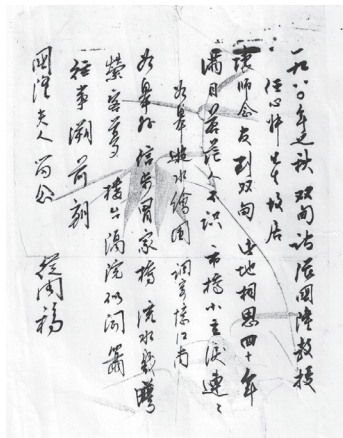
1980年11月初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刚整理开放的水绘园古建筑内办公。

“陈教授来了，陈教授来了！”工作人员仲宏芳小孩子般地跑来向我传递消息。

我连忙赶过去。只见水明楼上有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头戴鸭舌帽，身着风衣，风度翩翩，正在不停地拍摄楼中各处的结构。我不敢打扰，侍立一角，只听他不时惊叹一个“好”字，拍完镜头，他跟我简单地打个招呼便走了。



陈从周教授（1981年）



陈从周《忆江南》填词

事后得知，陈教授是应江苏省建委之邀，到如皋审阅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这天，他到人民公园去看城市规划模型，入园，瞥见秀雅的水明楼亭立于洗钵池上，倒映如绘，很感兴趣，便独自过来考察了。

第三天上午，陈教授在县主要领导陪同下又来到水绘园留赐墨宝。只见陈教授大笔一挥：“如皋好，信步冒家桥。流水几湾萦客梦，楼台隔院似闻箫，往事溯前朝。”并附以小记：“调寄忆江南，欲游水绘园四十年，今果畅游，感成此阕。庚申之秋，陈从周。”（原件惜毁）

那时我还有些不解，水绘园处古建筑虽则是庭院深邃，楼阁精巧，但毕竟偏于江北，何以竟让这位游历过众多名园的老教授梦绕魂牵四十载，而且一旦畅游，又如此激动不已呢？

江南才子冒辟疆与秦淮佳丽董小宛栖隐的水绘园，位于如皋古城东北隅，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原是邑人冒一贯的别业，历四世至冒辟疆时始臻完善。园中构妙隐香林、壹默斋、枕烟亭、寒碧堂、洗钵池、小浯溪、鹤屿、波烟玉亭、湘



中阁、悬溜山房、涩浪坡、因树楼、镜阁、碧落庐等十余处佳境。是园以水为贵，倒影为佳，既秀且雅。而其以园言志、以园为忆，并融琴棋书画、博古、曲艺于一园的特色，又足以说明它是一座饶有书卷气的“文人园”。这是1986年我从南开大学文博干部专修科班学习回来以后对水绘园存在意义的进一步的理解。经过多年的探址，我大胆地向如皋县政府提出《关于全面整理恢复如皋水绘园的建议》，此事得到县委书记、县长的首肯。经联系，1989年10月，陈从周教授应邀第三次来如皋，并与南通市、如皋县委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共商复园大计。

陈教授顺着几湾绿水，信步来到水绘园门首，他回顾相随的季秀英副县长说：“流水蜿蜒，岸柳成行，可作引景。倘若你们将门首东岸的行道打通，成两岸单行道一进一出，这不是全国第一吗？”他点石成金。

入园，瞥见水明楼桥上用石棉瓦盖顶，有失大雅，陈教授很不中意，说：“这好比董小宛戴着个太阳帽，要把戏似的，我看这个‘波斯帽’要不得的。”

过了桥，但见洗钵池与东南面的大草坪相连，对比之下，有池塘太小之感，忽有人问：“池塘多大？”

“现在5亩左右。”我回答说。

陈教授说：“若用墙隔景，唯见钵池水，那不就白波浩淼了吗？”

金桂飘香，花木弄影，遥看倒映于碧水中的水明楼，实令人迷醉。

“上海造大观园，我是不赞成的。可如皋恢复水绘园，我兴趣很大，这是因为水绘园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一次、两次、三次来如皋。”陈教授再次拍摄了水绘园的外景。

在池北的绘园桥畔，陈教授跟园主人交换意见：“桥呈

凸坡，引人上视，应去掉，岸栏墩头要削平，令其平淡，以利下视水景和突出房屋，桥头两边现代式灯柱高耸，使近处的寒碧堂不显古雅。而寒碧堂内的那些风扇、洋式吊灯、洋式餐具，乃至小百货之类的陈设，简直成国际商场了。”陈教授说，“水绘园绝不能办成国际餐厅，不能自我降低身价。”

他索性说到底：“矗立于园中的原京剧团大楼，严重破坏了园林的环境风貌，一定要敲掉；水绘园大门对面的厕所得扒掉，切不可‘堂堂冒辟疆，对着臭茅缸。’”

“恢复水绘园，首先要搞造园理论。”谈到修复问题，陈教授对大家讲，“水绘园是文物，得了解它的历史，它的风格。”

“冒辟疆是聪明人，他巧妙地利用这一带废地、洼水等自然条件，挖河堆山，绿化缀景。冒辟疆文才好，造园致‘雅’，当时的水绘园就是这么个别致：水面很大，荡有小舟，‘文人奏乐女人喉’，有人在船上唱昆曲，中有小岛，岛上有茅亭，丹顶白鹤时或飞来……”

“水绘园既秀且雅，它的个性特色在‘水’，以水为贵，倒影为佳。水绘园的营造有别于苏州，苏州园林是于人工中见自然，而水绘园则跟日本的造园风格一致，于自然中见人工。”

在具体部署上，陈教授又反复讲：

“其一，要揩揩面。就是说所有的‘违章建筑’要拆掉。园中雪松、法国梧桐等西洋品种的树要统统移掉。”他鼓励我们：“洗脸要下决心，不要怕人家骂，手头要辣，意志要坚强。我修豫园时，连学生也骂我了，我就不管这些。搞好后，他们说：‘老夫子，您是对的’——这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从没想到园子搞成后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二，要挖河堆山，搞绿化。”陈教授再次强调了在“水”上做文章的重要性，“顾名思义，水绘园若不吃透



‘水’字就搞不起来。水为虚，岸为实，就像你们如皋做得很好的蟹汤包一样，里面汤水淋漓了，就鲜嫩中吃了。”

“要搞积水弥漫。水面要不怕开得大，水下不一定要开得很深。池岸须曲折自然，切不能挖成面盆模样。要弯来弯去，才更有积水弥漫之感。这样，建筑物的影，树的影，云的影就全部出来了。”

关于绿化，他说：“乔木靠银杏，水边靠杨柳，墙角靠芭蕉，补白靠麦冬。这些植物都是苏北特产，好栽活，要因制宜。”谈起地面墙角要用麦冬草的作用，陈教授风趣地说：

“它好比男人长的胡子，能遮掩。老太婆因为没有胡子就没法挡住那缺牙的嘴部了。”

“其三，以山石、亭台楼阁缀景。”陈教授说，“过去私人造花园，都要请一批清客，在堂前品茗，帮助指点动工的，没有清客的协助谋划是不行的。到时，我得请几位诗人、画家、唱昆曲的艺术家去如皋指教摆布，不经过几次反复，是难得恰到好处的。”

聆听园林巨擘陈从周教授传授造园哲理，体悟意趣，我们简直入迷了。

“如皋出名靠‘小宛’，董小宛是水绘园的金字广告，找一位漂亮的老婆不容易，搞一座水绘园也不容易。”陈教授跟特来拜访的南通市葛忠康副市长促膝而谈，“市长既要抓工业，也要抓文化，恢复一座水绘园比造一座一般的工厂要好。像上海的豫园，投资200万元修复以后，每年多了60万元以上的收入——你们一定要请董小宛这位姨太太出来当开发公司经理噢！”副市长频频点头。

1988年12月27日，如皋县政府办公室吴承泉副主任、建委胡吉飞副主任、规划科陆彦和我驱车去上海同济大学陈教授处请教。我们呈上了《水绘园探址图》。

“这个好。”陈教授仔细看了后加以肯定，便跟我们谈

起来,“明清之际,私家园林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财力有限,因此,冒辟疆造的园子不会很大,有局限性。”

谈到恢复问题,有同志想请陈教授指导,绘出一份具体的样稿,以便于施工指挥,可陈教授不同意,说:“那是西方的一套,砌洋楼可以,而园林这样搞就是骗钱的。设计者图纸一画,他拿上几万元设计费,好歹都甬管了。而实际情况怎样?园林是立体的,水绘园中倒影要考虑,这不是光靠几幅平面图所能尽善尽美表达的。得用中国法,即先搞好地貌,大胆施工,而后细心收拾……这是‘活’法,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修复豫园,根本就不用图纸的,而是‘实践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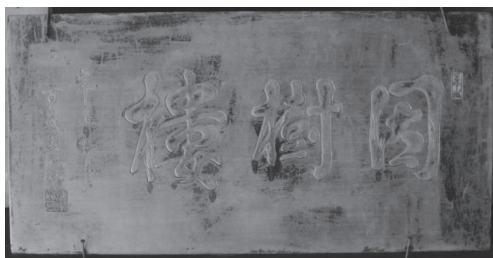
在具体部署上,陈教授又将他在如皋谈过的三点强调了一下。即:其一,要揩揩面;其二,做地貌,搞绿化;其三,以山石、建筑物缀景。

就在这时,陈教授十分疼爱的孙女回来了,陈老回到内室。不一会儿有人出来告诉我们,陈教授自夫人1986年去世后,精神上受的打击已经够大的了,祸不单行,独子于1987年遇害于美国,更是令他伤心欲绝。现在,他把全部的身心都寄托在年仅五六岁的小孙女身上了。这几天小孙女感冒,爱抽烟的他连一支烟也不抽。听了,在座的心快要碎了,即行告辞,快快而出。

我们回来不久,陈教授就帮助我们安排了具体事宜:请大弟子路秉杰教授到如皋进行具体规划,并制作成模型给他仔细推敲,加以修改。定案后,陈教授将曾修复上海豫园的常熟古建工程队派到如皋。1991年,水绘园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主体工程告竣,他即函请海内名彦110岁的苏局仙书“因树楼”题额、88岁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书“壹默斋”题额、红学家许宝骥书“波烟玉亭”题额、80多岁的书画家钱定一书“枕烟亭”题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喻蘅书“湘中



阁”题额、文学家钱仲联书“小三吾亭”题额、同济大学著名书法家蒋启霆教授书“碧落庐”题额，他本人则书“寒碧堂”题额，以为水绘园更添声色。



苏局仙书“因树楼”题额



顾廷龙书“壹默斋”题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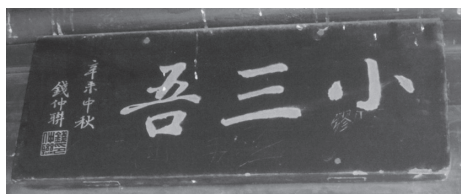
许宝骥书“波烟玉亭”题额



钱定一书“枕烟亭”题额



喻衡书“湘中阁”题额



钱仲联书“小三吾亭”题额



蒋启霆书“碧落庐”题额



陈从周书“寒碧堂”题额

当如皋市（1991年如皋已撤县建市）政府派员与陈教授谈到设计费问题时（按规矩，造水绘园需花百多万元，私人搞设计，取费不低于总设计费的百分之二十五），陈老的态度很明朗：“我这个人有点良心，给人家造花园，还要给人家省钱。叫做‘贫家勤扫地，贫女巧梳头’。我陈从周为的是保护和抢救中国园林，你们的钞票一个不要，园子还得搞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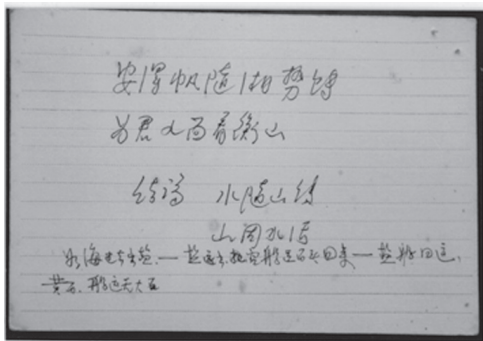
岂止如此，陈教授还特地写信给江苏省建委领导，帮如皋水绘园要了几万元拨款。斯心昭昭，日月可鉴！

1992年10月，陈教授第二次中风入院。在病中，特请内侄蒋启霆为之书已撰的《重修水绘园记》：

如皋水绘园天下名园也。明冒辟疆所筑。董小宛故事遍传人间，名园名姬，流为艳谈。忆少时谒冒丈鹤亭于沪寓，获交考鲁先生贤乔梓为水绘后人，熟知园之史实。尝拟访名园，因循未果，耿耿于怀。近如皋市以保此名迹嘱为擘画修复，迟迟未敢举笔。此园以水绘名，重在水字，园故依城，水竹弥漫，城围半园，雉堞俨然。于我国私园中别具一格。今复斯园，仍以水为主，城墙水竹，修复而扩大之，筑山一丘，山中出涧，泻泉入池，合中有分，楼台映水，虚虚实实，游者幻觉迷目，水绘意境于是稍出。园成为记此文，知如皋重历史之文物，振民族之正气，地方文化得兴。他日春秋佳日，携筇与如皋人同游名迹，以偿五十年前访园之夙愿，实平生一大快事也。时，壬申五月陈从周撰。蒋启霆书。

这是陈从周教授为水绘园所写的最后一篇不朽之作，知情者读之，实怆然而涕下。啊，尊敬的中国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您为如皋水绘园的修复倾注了多少心血！

虽然，陈从周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所恢复的水绘园及其遗篇也永远留给了如皋人。



陈从周在卡片上书语，指导徐琛同志

品 赏

冒姬董小宛传

金沙·张明弼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莲，秦淮乐籍中奇女也。七八岁母陈氏教以书翰，辄了了。年十一二，神态艳发，窈窕婵娟，无出其右。至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顾其性好静，每至幽林远壑，多依恋不能去。若夫男女阗（充满）集，喧笑并作，则心灰色沮，亟去之。居恒揽镜，自语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即诘（屈）首庸人妇，犹当叹彩凤随鸦，况作飘花零叶乎？”

时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贵显。年十四，即与云间董太傅（董其昌）、陈征君（陈继儒）相唱和。弱冠（已成人），与余（我）暨陈则梁四五人，刑牲称雁序（结义兄弟）于旧都（南京）。其人姿仪天出，神清彻肤。余常以诗赠之，目为“东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辟疆顾高自标置，每遇狭斜（妓女）掷心卖眼，皆土苴（土渣）视之。

己卯（崇祯十二年）应制（应试）来秦淮，吴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啧啧小宛名。辟疆曰：“未经平子（指张衡）目，未定也。”而姬亦时时从名流宴集间闻人说冒子，



则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负气节而又风流自喜者也。”则亦胸坎贮之。比辟疆同密之屡访，姬则厌秦淮器，徙之金阊。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宪（省级高官）东粤，遂留吴门。闻姬住半塘，再访之，多不值。时姬又患器，非受縻于炎炎（权势），则必逃之鼯鼯之径。一日，姬方卧醉唾，闻冒子在门，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见于曲栏花下。主宾双玉有光，若月流于堂户，已而四目瞪视，不发一言。盖辟疆心筹，谓此人眼第一，可系红丝（姻缘）。而宛君则内语曰：“吾静观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处也！”但即欲自归，恐太遽。遂如梦值故欢旧戚，两意融液，莫可举似，但连声顾其母曰：“异人！异人！”辟疆旋以三吴坛坫（复社大会）争相属，凌遽而别。

阅屡岁，岁一至吴门，则姬子自西湖远游于黄山白岳间者，将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吴门，有某姬（陈圆圆）亦倾盖输心，遂订密约。然以省亲往衡岳，不果。辛巳（崇祯十四年）夏，献贼破襄樊，特调衡永兵备使者监左镇军（明将左良玉），时冒辟疆痛尊人（父亲）身陷兵火，上书万言于政府言路，历陈尊人刚介不阿，逢怒同乡同年状，倾动朝堂。至壬午（崇祯十五年）春，复得调。辟疆喜盛，疾过吴门，践某姬（陈圆圆）约。至者前之一句，已为霍、窦豪家（暗指皇亲国戚）不惜万金劫去矣。

辟疆正彷徨郁壹，无所寄托，偶月夜荡叶舟，随所飘泊。至桐桥内，见小楼如画，阒（静）闭立水涯。无意询岸边人，则云：“此秦淮董姬自黄山归，丧母，抱危病，鐕户（关门）二旬余矣！”辟疆闻之，惊喜欲狂。坚叩其门，始得入。比登楼，则灯炮（残烛）无光，药铛狼藉。启帷见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见辟疆，倦眸审视，泪如雨下，述痛母怀君状，犹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怀久矣，夫物未有孤产而无

耦者，如顿牟（琥珀）之草、磁石之铁，气有潜感，数（运数）亦有冥会（吻合）。今吾不见子，则神废，一见子，则神立。二十日来，勺粒不沾，医药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当于我，我岂无当于君？愿以此刻委身于君，君万勿辞！”辟疆沉吟曰：“天下故无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从知余（我）？又何从知余闺阁中贤否，乃轻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早）当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请辞去。至次日，姬靓妆鲜衣，束行李，屡趣登舟，誓不复返。姬时有父，多嗜好，有荡费无度，恃姬负一时冠绝名，遂负逋（拖欠）数千金，咸无如姬何也。

自此渡浒墅，游惠山（无锡），历毗陵（常州）、阳羨（宜兴）、澄江（江阴），抵北固，登金、焦（在镇江）。姬着西洋布退红轻衫，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与辟疆观竞渡于江山最胜处。千万人争步拥之，谓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辞。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虽离虎穴，未定归期。且秋期（秋闱考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当。子盍归待之？”姬乃大喜曰：“余归，长斋谢客，茗碗炉香，听子好音。”遂别。

自是杜门茹素，虽有窦、霍相微（富豪求取），佻达（轻薄）横侮，皆假贷贿赂以蝉脱之。短絨细札，责诺寻盟，无月不数至。迨至八月初，姬复孤身挈一妇，从吴买舟江行，逢盗，折舵入苇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复停舟郭外，侯辟疆闹事毕，始见之。一时应制诸名贵，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觞姬与辟疆予河亭，演怀宁（阮大铖）新剧《燕子笺》。时秦淮女郎满座，皆激扬叹羨，以姬得所归，为之喜极泪下。

榜发，辟疆复中副车，而副宪（省级高官）公（冒父）不赴新调，请告适归。且姬索逋者益众，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劝之归，而以黄衫押衙托同盟某刺史。刺史莽，众哗，挟姬匿之，几败事。虞山钱牧斋先生，维时不为了一代龙门，实



风流教主也。素期许辟疆甚远，而有爱姬之俊识。闻之特至半塘，令柳姬（柳如是）与姬为伴，亲为规划，债家意满。时又有大帅以千金为姬与辟疆寿，而刘大行复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远近与姬饯别于虎丘。买舟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书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

八月初，姬南征时，闻夫人甚贤，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诺已久矣。姬人入门后，智慧络绎，上下内外大小，罔不妥悦。与辟疆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品评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编诗史，必捧砚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即家所素无，人所莫办，仓猝之间，靡不立就。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

申酉（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二年）崩圯（明朝灭亡），辟疆避难渡江，与举家遁浙之盐官，屡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则愿以身后：“宁使贼得我则释君，君其问我于泉府尔。”中间智计百出，保全实多。后辟疆虽不死于兵，而濒死于病。姬凡侍药不间寝食者，毕百昼夜。事平，始得同归故里。

前后凡九年，年仅二十七岁，以劳瘁病卒。其致病之由，与久病之状，并隐微难述，详辟疆《忆语》《哀辞》中，不唯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三国·魏·荀粲）、安仁（晋·潘岳）搁笔也。

琴牧子（张明弼）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谓父母存，不许人以死，况榻席间物乎？及读辟疆《哀词》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语也。夫饥色如饥食焉：饥食者，获一饱，虽珍馐亦厌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厌，何也？饥德非饥色也！栖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虽然历之风波、疾厄、盗贼之际，而不变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影梅庵忆语

冒 襄

爱生于昵，昵则无所不饰。缘饰著爱（夸饰的想象），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矧（况且）内屋深屏，贮光闳彩（藏在深闺，不露风采），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摩想象，麻姑幻谱，神女浪传。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乐歌）水、侈谈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唐薛涛），人人阁中有之。此亦闺秀致奇冤，而啖（诱）人之恶习也已。

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南京），徙吴门（苏州）。在风尘虽有艳名，非其本色。倾盖（相逢交谈）誓从余（我）。入吾门智慧才识，种种始露。凡九年，上下内外大小，无忤无间。其佐余着书肥遁（隐逸），佐余妇精女红，亲操井臼，以及蒙难遭疾，莫不履险如夷，茹苦若饴，合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见余妇茕茕（孤零）粥粥（不知所措），视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内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为不可复得也。传其慧心隐行，闻者叹者，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于争俦也。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与声韵不尽述。复约略记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于偕姬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虽有吞鸟（罗含少时



梦鸟入口，才藻日新）生花（李白少时梦笔生花，天才瞻逸）之心手，莫能追述。区区泪笔，枯涩黯削，不能自传其爱，何有余饰？矧姬之事余，始终本末，不缘狎昵。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陈继儒）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一笑瞠若。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以欺地下。倘信余之深者，因余已知姬之果异，赐之鸿文丽藻，余得藉手报姬，姬死无恨，余生无恨。

己卯（崇祯十二年）初夏，应试白门（南京）。晤密之，云：“秦淮佳丽，近有双成（王母侍女，借指小宛），年甚绮，才色为一时之冠。”余访之，则以灰薄粉华，挈家去金阊（苏州）矣。嗣下第（落榜），浪游吴门，屡访之半塘，时逗留洞庭不返。名与姬颀颀（不相上下）者，有沙九畹、杨漪照、予日游两生间，独咫尺不见姬。将归棹，重往冀一见。姬母秀且贤，劳余曰：“君数来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复他出。”从兔径（小路）扶姬于曲栏，与余晤。面晕浅春，缬眼（醉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余惊爱之，惜其倦，遂别归。此良晤之始也。时姬年十六。

庚辰（崇祯十三年）夏，留滞影园，欲过访姬。客从吴门来，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黄山、白岳（在休宁），遂不果行。

辛巳（崇祯十四年）早春，余省觐去衡岳，由浙路往。过半塘讯姬，则仍滞黄山。许忠节公（冒姑爹）赴粤任，与余联舟行。偶一日，赴饮归，谓余曰：“此中有陈姬某（陈圆圆），擅梨园（戏曲）之胜，不可不见。”余佐忠节治舟数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香绸），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风雨忽作，必欲驾小舟去。余牵衣订再晤，答云：“光福（镇）梅花如冷云万顷，子越旦偕我游否？则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觐，告以不敢迟留故。复云：

“南岳归棹，当迟（等待）子于虎嘯（即浒墅）丛桂间。”盖计其期，八月返也。余别去，恰以观涛日（阴历8月18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调已破之襄阳，心绪如焚。便讯陈姬，则已为窆、霍豪家（借指皇亲国戚）掠去，闻之惨然。及抵闾门，水涩舟胶，去浒关十五里，皆冲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语次有“佳人难再得”之叹。友云：“子误矣，前以势劫去者，贗（假）某（陈圆圆）也。某之匿处，去此甚迩，与子偕往。”至，果得见，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相视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曩（从前）感子殷勤，以凌遽（仓猝）不获订再晤。今几入虎口得脱，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复长斋，茗碗炉香，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缘江楚多梗，率健儿百余护行，皆住河干，矍矍（急切）欲返。甫黄昏而炮械震耳，击炮声如在余舟旁。亟星驰回，则中贵（受宠宦官）争持河道，与我兵斗，解之始去。自此余复不登岸。越旦，则姬淡妆至，求谒吾母太恭人，见后仍坚订过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见，卒然曰：“余此生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生可托者，无出君右。适见太恭人，如履春云，如饮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辞。”余笑曰：“天下无此易易事。且严亲在兵火，我归，当弃妻子以殉。两过子，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讶，即果尔，亦塞耳坚谢，无徒误子。”复婉转云：“君倘不终弃，誓待君堂上昼锦旋（富贵还乡）。”余答曰：“若尔，当与子约。”惊喜申嘱，语絮絮不足记，即席作八绝句付之。

归，历秋冬，奔驰万状。至壬午（崇祯十五年）仲春，都门（京城）政府言路诸公（朝廷言官），恤（同情）劳臣之劳，怜独子之苦，驰量移（迁职）之耗，先报余。时正在毘陵（常州），闻音如石去心。因便过吴门慰陈姬。盖残冬屡趣（催促）余，皆未及答。至则十日前复为窆、霍（国丈田弘遇）门下



客以势逼去。先，吴门有昵之者，集千人哗劫之，势家复为大言挟诈，又不惜数千金为贿，地方恐貽伊戚（遗留烦恼），劫出复纳入。余至，怅惘无极，然以急严亲至患难，负一女子无憾也。

是晚抑郁，因与友觅舟去虎嘯夜游。明日遣人之襄阳，便解维（缆）归里。

舟过一桥，见小楼立水边，偶询友人：“此何处，何人之居？”友以双成馆对。余三年积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访。友阻云：“彼前亦为势家所惊，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鐍户（闭门）不见客。”余强之上，叩门至再三，始启户，灯火阒如。婉转登楼，则药餌满几榻。姬沉吟询何来，余告以昔年曲栏醉晤人。姬忆，泪下曰：“曩（从前）君屡过余，虽仅一见，余母恒背称君奇秀，为余惜不共君盘桓（逗留）。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见君忆母，言犹在耳。今从何处来？”便强起，揭帟帐审视余，且移灯移坐榻上。谈有顷，余怜姬病，愿辞去。牵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沉沉若梦，惊魂不安。今一见君，便觉神怡气旺。”旋命其家具酒食，饮榻前。姬辄进酒。屡别屡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日遣人去襄阳，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处，诘旦（明早）不能报平安。俟发使行，宁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诚殊异，不敢留。”遂别。越旦，楚使行，余亟欲还。友人及仆从咸云：“姬昨仅一倾盖，拳切不可负。”仍往言别，至则姬已妆成，凭楼凝睇。见余舟傍岸，便疾趋登舟。余具述即欲行。姬曰：“我妆已戒（准备），随路祖（祭道神）送（送行）。”余却不得却，阻不仍阻。由浒关至梁溪（无锡）、毗陵（常州）、阳羨（宜兴）、澄江（江阴），抵北固（在镇江）。阅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唯坚以身从。登金山（在镇江）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逼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

一切。且姬吴门责逋（要债）者甚众，金陵落籍，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益。”姬仍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过真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卒不臧（善）。反债（败坏）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

才抵海陵，旋就试，至六月抵家。荆人（妻）对余云：“姬令其父先已过江来云，姬返吴门，茹素不出，唯翘首听金陵偕行之约。闻言心异，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怜其意而许之，但令静俟场事后，无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许之雅，遂不践走使迎姬之约，竟赴金陵，俟场后报姬。桂月三五之晨，余方出闾，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余耗（消息）不至，孤身挈一姬，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舵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在南京），又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时魏塘（浙江嘉善）、云间（沪）闽、豫诸同社，无不高姬之识，悯姬之诚，咸为赋诗作画以坚之。场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谓此后当料理姬事，以报其志。诟（不料）十七日忽传家君舟抵江干，盖不赴宝庆之调，自楚（襄阳）休（辞官退休）致矣。时已二载违养，冒兵火生还，喜出望外，遂不及为姬商去留，竟从龙潭（在南京东）尾家君舟抵盩江（仪征）。家君阅余文，谓余必第，复留之盩江候榜。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燕子矶阻风，几复罹不测，重盘桓盩江舟中。七日乃发榜，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细述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谗谰。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诣。



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诀别，仍令姬返吴门，以厌责逋（应付要债）之意，而后事可为也。阳月（十月）过润州（镇江），谒房师（考官）郑公。时闽中刘大行自都门来，与陈大将军及同门刘刺史（知州）饮舟中，适奴子自姬处来。云：“姬归不脱去时衣，此时尚方空（指薄纱如空）在体。”谓余不速往图之，彼甘冻死。刘大行指余曰：“辟疆凤称风义，固如是负一女子耶？”余云：“黄衫押衙（仗义人物），非君平（唐人）、仙客（唐人）所能自为。”刺史举杯奋袂曰：“若以千金恣（听任）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大行以参（人参）数斤佐之。诂（岂）谓刺史至吴门，不善调停，众哗决裂，逸去吴江。余复还里不及讯。

姬孤身维谷，难以收拾。虞山宗伯闻之，亲至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至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划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钱于虎嘯，旋买舟送至如皋。至月（十一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忽传姬抵河干。接宗伯书，娓娓洒洒，始悉其状。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而南中（南京）则李总宪（御史台官员）旧为礼垣（礼部）与力焉。越十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评曰：是篇娓娓至数千言，浩浩荡荡。西起昆仑，东注溟渤。冲融窈窕，异派分支。千态万状，姿媚横生。颇使《会真》《长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殁能为此文，非姬莫能当此作。真千秋大观矣，情语云乎哉！

壬午（崇祯十五年）清和（阴历四月）晦日（初一），姬送輿至北固山下，坚欲从渡江归里。余辞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边，时西先生（外国友人）毕令梁寄玉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蝉纱，洁比雪艳。以退红为里，为姬制轻衫，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偕登金山。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两人，指为神仙。绕山而行，凡我两人所

止，则龙舟争赴，回环数匝不去。呼询之，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淞（浙江）回官舫长年（梢公）也。劳以鹅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瓷大白盃，盛樱珠数升，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时，至今谈者侈美。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玉不辞盗贼风波之险，间关（道路艰险）相从，因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座有媚楼顾夫人（顾横波），寒秀斋李夫人（李宛君），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霍都梁）、华（华行云）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

銓江汪汝为园亭极盛，而江上小园尤收拾河山胜概，壬午菊月（阴历九月）之朔，汝为曾延余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长江白浪拥象，奔赴杯底。姬轰饮（狂饮）巨巨罗（大酒杯），觴政（执行酒令）明肃，一时在座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

乙酉（顺治二年），余奉母及家眷，流于盐官。春过半塘，则姬之旧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晓生（董年），同沙九畹登舟过访，见姬为玉如意珠，而荆人贤淑，相视复如水乳。群美之，群妒之。同上虎丘，与余指点旧游，重理前事。吴门知姬者，咸称其俊识，得所归云。

鸳鸯湖（嘉兴南湖）上，烟雨楼高，逶迤而东，则竹亭园半在湖内。然环城四面，名园胜寺，夹浅渚层溪而潋艳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妙之致，正不在此。与姬曾为竟日游，又共追忆钱塘江下，桐君（药祖居）、严濂（汉严子陵钓鱼台）碧浪苍岩之胜。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灶间，尤足乐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点，屹当匹练之中。胭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楼名烟雨，湖字鸳鸯。而二妙采真，披云撷秀，读之，



令人步步欲仙。宁但两越天都嵐翠沾洒衣裙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皋，时余侍家君饮于家园，仓卒不敢告严君。又待饮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归，先为洁治别室，帷帐、灯火、器具、饮食，无一不倾刻具。酒阑见姬，姬云：“始至，止不知何故不见君，但见婢妇簇我登岸，心窃怀疑，且深恫骇。抵斯室，见无所不备。旁询之，始感叹主母之贤，而益快经岁之矢相从不误也。”自此，姬扃（关闭）别室，却管弦，洗铅华，精学女红，恒月余不启户。耽寂享恬，谓骤出万顷火云，得憩清凉界，回视五载风尘，如梦入狱。居数月，于女红无所不妍巧，锦绣工鲜。刺巾裾如虬无痕，且可六幅，剪彩织字，缕金回文，各厌（擅长）其技，针神针绝，前无古人已。

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顾恋）。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性举止，迥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折胶烁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榫）凿（枘凿，喻不合辙）。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置一宝粟钗钿。死能弥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见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红紫尽却之，不以殉。洵（诚然）称异人。

杜茶村评曰：断断是再来人。一毫不苟，一丝不挂。诚然而来，诚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织女，薛嵩红线。

余数年来，欲哀（聚）集四唐诗，购全集，类逸事，集众评，列人与年为次第，每集细加坪选，广搜遗失，成一代大观。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无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

未见者甚伙。《品汇》六百家大略耳，即《记事本末》，千余家名姓事迹稍存，而诗不俱，《全唐诗话》更觉寥寥。兰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称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刊集七百余种。孟津王师（王铎）向余言，买灵宝许氏《全唐诗》数车满载。即曩流寓盐官胡孝辕职方批阅唐人诗，剞劂（刻书）工费，需数千金。僻地无书可借，近复裹足牖下，不能出游购之，以此经营搜索，殊费心力。然每得一帙，必细加丹黄（校勘评点）。它书有涉此集者，皆录简首，付姬收贮。至编年论人，准之《唐书》，姬终日佐余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阅时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读楚辞，少陵（杜甫）、义山（李商隐），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宫词，等身之书，周回座右。午夜衾枕间，犹拥数十家《唐诗》而卧。今秘阁尘封，余不忍启。将来此志，谁克与终？付之一叹而已。

犹忆前岁，余读东汉至陈仲举、范、郭诸传，为之抚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发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议，堪作一则史论。

乙酉客盐官，尝向诸友借书读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于事涉闺阁者，则另录一帙。归来，与姬遍搜诸书，续成之，名曰《奁艳》。其书之瑰异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顶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藻，下及禽鱼鸟兽，即草木之无情者，稍涉有情，皆归香丽。今细字红笺，类分条析，俱在奁中。客春顾夫人（顾横波）远向姬借阅此书，与龚奉常（龚鼎孳）极赞其妙。促绣梓之。余即当忍痛为之校讎鸠工，以终姬志。

姬初入吾家，见董文敏为余书《月赋》，仿钟繇笔意者，酷爱临摹。嗣遍觅钟太傅诸帖学之，阅《戎辂表》，称关帝君为贼将，遂废钟学《曹娥碑》。日写数千字，不讹不落。余凡有选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诗，或遗事妙句，皆以姬为绉



珠。又尝代余书小楷扇存戚友处。而荆人米盐琐细，以及内外出入，无不各登手记，毫发无遗。其细心专力，即吾辈好学人鲜及也。

姬于吴门曾学画未成，能作小丛寒树，笔墨楚楚。时于几砚上自图写。故于古今绘事，别有殊好。偶得长卷小轴，与笥中旧珍，时时展玩不置。流离时宁委衾具，而以书画捆载自随。末后尽裁装潢，独存纸绢，犹不得免焉，则书画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杜茶村评曰：闺秀校书简赏，唐有薛涛，宋有李易安，涛风尘老丑，易安失身匪人，终为风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见芳贞。而真嗜殊好，本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能饮，自入吾门，见余量不胜蕉叶（酒杯形），遂罢饮。每晚侍荆人数杯而已。而嗜茶与余同性，又同嗜芥片（茶叶之佳品），每岁半塘顾子兼择最精者缄寄，具有片甲蝉翼之异。文火细烟，小鼎长泉，必手自吹涤。余每诵左思《娇女诗》“吹嘘对鼎鬲”之句，姬为解颐。至“沸乳看蟹目鱼鳞，传瓷选月魂云魄”，尤为精绝。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唐卢同，茶仙）、陆（陆羽，茶神）之致。东坡云：“分无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宫香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着火上，烟朴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即着怀袖，皆带焦腥。沉香有坚致而纹横者，谓之“横隔沉”，即四种沉香内革沉横纹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结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莱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见烟，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外此则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内府，迥非肆料，丙戌（顺治三年）客海陵（泰州），曾与姬手制百丸，诚闺中异品，然薰

时亦以不见烟为佳，非姬细心秀致，不能领略到此。

黄熟出诸番，而真腊为上，皮坚者为黄熟桶，气佳而通。黑者为隔栈（一种香木）黄熟，近南粤东莞茶园村土人种黄熟，如江南之艺茶，树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吴门解（通艺）人剔根切白，而香之松朽尽削，油尖铁面尽出。余与姬客半塘时，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价数购之。块者净润，长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有结处随纹缕出。黄云紫绣，半杂鹧鸪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帷四垂，毳毼（毛毯）重迭，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设参差台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郁勃氤氲，纯是糖结。热香间有梅英半舒，荷鹅梨蜜脾之气。静参鼻观，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熏笼，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一种生黄香，亦在枯肿朽痈中，取其脂凝脉结嫩而未成者，予尝过三吴、白下、遍收筐箱中盖面大块，与粤客自携者，甚有大根株尘封如土，皆留意觅得。携归与姬为晨夕清课，督婢子手自剥落，或斤许仅得数钱，盈掌者仅削一片，嵌空镂剔，纤悉不遗，无论焚蒸，即嗅之味如芳兰，盛之小盘，层撞中色殊香别，可弄可餐。曩曾以一二示粤友黎美周，讶为何物，何从得如此精妙？即《蔚宗传》中恐未见耳。

又东莞以女儿香为极品。盖土人捡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块，暗易油粉，好事者复从油粉担中易出，余曾得数块于汪友处，姬最珍之。

余家及园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来早夜出入，皆烂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时，先相枝之横斜，与几上军持（水瓶）相受，或隔岁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采人供。即四时草花竹叶，无不经营绝慧，领略殊清，使冷韵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



室。至秾艳肥红，则非其所赏也。

秋来犹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贻我剪桃红，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阿娜，枝枝具云罨（掩）风斜之态。姬扶病三月犹半梳洗，见之甚爱，遂留榻右。每晚高烧翠蜡，以白团回六曲，围三面，设小座于花间，位置菊影，极其参横妙丽。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视屏上，顾余曰：“菊之意态尽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淡秀如画。

闺中设春兰九节（兰名）及建兰，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泽之韵。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艺兰十二月歌》，借以碧笺手录粘壁。去冬姬病，枯萎过半。楼下黄梅一株，每腊万花，可供三月插栽。去冬姬移居香俚园静摄，数百枝不生一蕊，唯听五鬣（松针）涛声，增其凄响而已。

姬最爱月，每以身随升沉为去住。夏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半榻小几，恒屡移以领月之四面。午夜归阁，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语余曰：“吾书谢希逸《月赋》，古人厌晨欢，乐宵宴，盖夜之时逸，月之气静，碧海青天，霜缟冰净，较赤日红尘，迥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华露影，无福消受。与子长历四序，娟秀浣洁，领略幽香，仙路禅关，于此静得矣。”

李长吉诗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诵此三字，则反复回环，日月之精神气韵光景，尽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横波，气如湘烟，体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复似人，是一是二，觉贾长江（贾岛）“倚影为三”之语尚赘。至“淫耽”“无厌”“化蟾”之句，则得玩月三昧矣。

杜茶村评曰：绝域名香，重霄皓魄，其花异茗，倚态争芬。自非真仙琼媛，莫可得二领略。兼之天才丽质，把玩晨昏，玉臂云鬟，馥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淡泊，于肥甘一无嗜好。每饭以芥茶一小壶温淘，

佐以水菜、香豉数茎粒，便足一餐。余饮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错风熏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与宾客共尝之。姬知于意，竭其美洁，出佐盘盂，种种不可悉记，随手数则，可睹一斑也。

酿饴为露，和以盐梅，凡有色香花蕊，皆于初放时采渍之。经年香味颜色不变，红鲜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喷鼻，奇香异艳，非复恒有。最娇者为秋海棠露，海棠无香，此独露凝香发。又俗名“断肠草”，以为不食，而味美独冠诸花。次者梅英、野蔷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属。至橙黄、橘红、佛手、香橼，去白缕丝，色味更胜。酒后出数十种，五色浮动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茎仙掌，难以争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丝漉尽，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搅糖细炼。桃膏如大红琥珀，瓜膏可比金丝内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洁，坐炉边静看火候，制豉，取色、取气先于取味，豆黄九晒九洗为度，颗瓣皆剥去衣膜，种种细料，瓜、杏、姜、桂，以及酿豉之汁，极精洁以和之，豉熟擎出，粒粒可数，而香气、酣色、殊味，迥与常别。

红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内肉既酥，然后削其肤，益之以味，数日而成者，绝胜建宁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盐诸菜，能使黄者如腊，碧者如苔。蒲、藕、笋、蕨，鲜花、野菜、枸、蒿、蓉、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无油，有松柏之味；风鱼久者如火肉，有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鲟骨如白玉；油鲳如鲟鱼；虾松如龙须；烘兔、酥雉如饼饵；可以笼而食之；菌脯如鸡粽；腐汤如牛乳。细考之食谱，四方郇厨（唐郇国公韦陟精治饮食，时称郇厨）中一种偶异，即加访求，而又以慧巧变化为之，莫不异妙。

杜茶村曰：一匕一箸，异香绝味。使人作五鲭八珍之想。



甲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三月十九之变，余邑清和望后，始闻的耗（确信）。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狰狞据城内，声言焚劫。郡中又有兴平（南明兴平伯高杰）兵四溃之警。同里绅衿大户，一时鸟兽骇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贤里，世恂让，家君以不出门自固。阅数日，上下三十余家，仅我灶有炊烟耳。老母、荆人惧，暂避郭外，留姬侍余，姬扃内室，经纪衣物、书画、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诸婢仆，皆手书封识。群横日劫，杀人如草。而邻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势难独立。只得觅小舟，奉两亲，挈家累，欲冲险从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州朱宅。江上已盗贼蜂起，先从间道微服送家君从靖江（县名）行。半夜家君向余曰：“途行须碎金，无从办。”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许至钱许，每十两可数百小块，皆小书轻重于其上，以便仓卒随手取用。家君见之，讶且叹，谓姬何暇精细及此。维时诸费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迟一日，以百金雇十舟，百余金募二百人护舟。甫行数里，潮落舟胶，不得上。遥望江口，大盗数百人，据六舟为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负浪踏水驰报曰：“后岸盗截归路，不可返。”护舟二百人中，且多盗党。时十舟哄动，仆从呼号垂涕。余笑指江上众人曰：“余三世百余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孙父子，六七十年来，居官居里，从无负心负人之事。若今日尽死盗手，葬鱼腹，上无苍苍，下无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尔辈无恐，即舟中敌国，不能为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时，思大江连海，老母幼子，从未履此奇险，万一阻石尤（船行逆风），欲随路登岸，何从觅舆辆？三鼓时以二十金付沈姓人，求雇二舆三车，夫六人，沈与众咸诧异笑之，谓：“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难寻无益之费。”倩榜人募舆夫，观者绝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时虽神气自若，然进退维谷，无从飞脱。因询出

江未远，果有别口登岸通泛湖舟者。舟子曰：“横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楫至岸，所募輿车三事，恰受俯仰七人，余行李婢妇尽弃舟中，倾刻抵朱宅。众始叹余之夜半必欲水陆兼备之为奇中也。大盗知余中遁，又朱宅联络数百人，为余护发行李人口。盗虽散去，而未厌其志，恃江上法网不到，且值无法之时，明集数百人，遣人谕余，以千金相致，否则竟围朱宅，四面举火。余复笑答曰：“盗愚甚。尔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从平陆数百家中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州人，名虽相卫，亦多不轨。余倾囊召阖庄人付之，令其夜设牲酒，齐心于庄外，备不虞。数百人饮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两儿又小，季甫（冒襄）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仆偕行，从庄后竹园深箐中蹒跚出。维时更无能手援姬，余回顾姬曰：“汝速蹴步，则尾余后，迟不及矣。”姬一人颠连趋蹶，仆行里许，始仍得昨所雇輿辆，星驰至五鼓，达城下。盗与朱宅之不轨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脱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爱尽失焉。姬返舍谓余：“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及，死深箐中无憾也。”午节返吾庐，衽金革（披坚执锐）与城内梟獍（忘恩负义之人）为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别姬五阅月，残腊乃回，挈家随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盐官（时在顺治二年春——笔者）。因叹姬明大义，达权变如此，读破万卷有是哉？

乙酉（顺治二年）流寓盐官，五月复值崩陷。余骨肉不过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缘仆妇杂沓奔赴，动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车，顾不能轻身去，且来窥矚（视）。此番决计置生死于度外，扃户不他之。乃盐官城中，自相残杀甚哄。两亲又不能安，复移郭外大白居。余独令姬率婢妇守寓，不发一人一物出城，以贻身累。即侍两亲挈妻子流离，亦以孑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纷沓，违命而出。大兵迫樵李（嘉



兴)，剃发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复先去惹山（海盐境）内外莫知所措。余因与姬决：“此番溃散，不似家园，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与其临难舍子，不若先为之地。我有年友，信义多才，以子托之。此后如复相见，当结平生欢，否则，听子自裁（定夺），毋以我为念。”姬曰：“君言善，举室皆倚君为命，复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牵君之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我随君友去，苟可自全，誓间关匍匐以待君回，脱有不测，前与君纵观大海，狂涛万顷，是吾葬身处也。”方命之行，而两亲以余独割姬为憾，复携之去。自此百日，皆辗转深林僻路，茅屋渔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数徙，饥寒风雨，苦不具述。卒于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飞渡，骨肉得全，热姬之惊悸瘁瘁（劳累致病），至矣尽矣。

杜茶村评曰：才子佳人，多生乱世。如王嫱、文姬、绿珠，莫可缕数。姬生斯时宜矣。奔驰患难，终保玉颜无恙，首邱绣闼。复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谓其不幸欤？

秦溪蒙难之后，仅以俯仰八口免，维时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贝，靡孑遗矣。乱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诸友，即幙被不办。夜假荫于方坦庵（方拱乾，与冒起宗同登进士榜）年伯，奔驰患难，方亦窜迹初回，仅得一毡，与三兄共裹卧耳房。时当残秋，窗风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诸家，始暂迎二亲及家累返旧寓。余则感寒，痢症沓作矣。横白板扉为榻，去地尺许，积数破絮为卫，炉煨桑节，药缺攻补。且乱阻吴门，又传闻家难（皋民抗清遭压）剧起，自重九后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复苏，始得间关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险渡江。犹不敢竟归家园，暂栖海陵。越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适，皆以

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糞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姣美貌）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脱夫子不测，余留此身于兵燹间，将安寄托？”更忆病剧时，长夜不寐，莽风飘瓦，盐官城中，日杀数十百人，夜半鬼声啾唧，来我破窗前，如蛩（蟋蟀）如箭（喻零厉）。举室饥寒之人，皆辛苦鼾睡。余背贴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倾耳静听，凄激荒惨，唏嘘流涕。姬谓余曰：“我入君门整四岁，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入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余惟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鬼神赞叹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佑。但人生当此境，奇惨异险，动静备历，苟非金石，鲜不消亡。异日幸生还，当与君敝屣万有，逍遥物外，慎毋忘此际此语。”噫吁嘻，余何以报姬于生死哉？姬断非人世凡女子也！

丁亥（顺治四年）饑口铄金（辟疆因复明受迁），太行千盘（阻碍难排），横起人面。余胸坟五岳，长夏郁蟠（郁结苦闷），惟早夜焚二纸告关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数斗，肠胃中积如石之块以千计。骤寒骤热，片时数千语，皆首尾无端，或数昼夜不知醒。医者妄投以补，病益笃，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此番莫不谓其必死，余心则炯炯然，盖于之病不从境入也。姬当大火铄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凡我意志所及，与意志所未及，咸先后之。己丑（顺治六年）秋，疽发于背，复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诀时，惟虑以伊死



增余病，又虑余病无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为余缠绵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评曰：此种精神，格天彻地，呕血剖心。能与龙、比并忠，曾、闵齐孝。万祀千秋，传之不朽。

余每岁元旦，必以一岁事卜一签于关帝君前。壬午名心甚剧，祷看签首第一字，得“忆”字。盖“忆昔兰房分半钗，如今忽把信音乖。痴心指望成连理，到底谁知事不谐”。余时占玩不解。即占全词，亦非功名语。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别去，姬茹素归，虔卜于关帝泮黉关帝君前，愿以终身事余，正得此签。秋过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谐之叹。余闻而讶之，谓与元旦签合。时友人在座曰：“我当为尔二人合卜于西华门。”则仍此签也。姬愈疑惧，且虑余见此签中懈，忧形于面，乃后卒满其愿。“兰房”“半钗”“痴心”“连理”，皆天然闺阁中语，“到底”“不谐”，则今日验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长相忆之年也。“忆”字之奇，呈验若此。

姬之衣饰，尽失于患难，归来淡足，不置一物。戊子（顺治五年）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黄跳脱摹之，命余书“乞巧”二字，无以属对。姬云：“曩于黄山巨室，见覆祥云真宣（宣德）炉，款识佳绝，请以‘覆祥’对‘乞巧’。”镌摩颇妙。越一岁，钏忽中断，复为之，恰七月也。余易书“比翼”“连理”。姬临终时，自顶至踵，不用一金珠纨绮，独留跳脱不去手，以余勒书故。长生私语，乃太真死后，凭洪都客述寄明皇者，当日何以率书，竟令《长恨》再谱也。

姬书法秀媚，学钟太傅稍瘦，后又学曹娥。余每有丹黄，必对泓颖（砚笔），或静夜焚香，细细手录，闺中诗史成帙，皆遗迹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岁（去岁）新春二日，即为余抄选全唐五七言绝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读七岁女子“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之句，为之凄然下泪。至夜合成八绝。哀声怨响，不堪卒读。余挑灯一见，大为不悻（不

悦)，即夺之焚去，遂失其稿。伤哉，异哉，今岁恰以是日长逝也！

客春三月，欲重去盐官，访患难相恤诸友。至邗上，为同社所淹（滞留），时余正四十，诸名流咸为赋诗，龚常奉（龚鼎芝）独谱姬始末成数千言，《帝京篇》（唐骆宾王作）、《连昌宫》（唐元稹作）不足比拟。奉常云：“子不自注，则余苦心不见。如‘桃花瘦尽春醒面’七字，绾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两番光景，谁则知者？”余时应之，未即下笔。他如蔺次（吴绮）之“自昔文人称孝子，果然名士悦倾城”，于皇（杜浚）之“大妇同行小妇尾”，孝威（邓汉仪）之“人在树间殊有意，妇来花下却能文”，心甫（黄传祖）之“珊瑚架笔香印屐，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姚佳）之“锦瑟娥眉随分老，芙蓉园上万花红”，仲谋（彭孙贻）之“君今四十能高举，羡尔鸿妻佐春杵”，吾邑徂徕（李之椿）先生之“韬藏经济一巢朴，游戏莺花两阁和”，元旦（李元旦）之“娥眉问难佐书帷”，皆为余庆得姬，诂（岂料）喂我侑卮（劝酒）之辞，乃姬誓墓之状耶。读余此杂述，当知诸公之诗之妙。而去春不注奉常诗，盖至迟之今日，当以血泪和隃麋（墨）也。

三月之杪，余复移寓友沂（赵而汴）友云轩。久客卧雨，怀家正剧。晚霁，龚奉常偕于皇、蔺次过慰留饮，听小奚（伶童）管弦度曲。时余归思更切。因限韵各作诗四首，不知何故，诗中咸有商音。三鼓别去，余甫着枕，便梦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姬。急问荆人，不答。复遍觅之，但见荆人背余下泪。余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虑。旋归，则姬固无恙，因间述此相告。姬曰：“甚异，前亦于是夜梦数人强于去，匿之幸脱，其人尚狺狺不休也。”诂知梦真而诗签咸来先告哉。

杜茶村曰：名士名姬，精爽俱至，动与神孚，故其卜兆挥霍，宛然对话。顾造物何不延其算耶。惜哉！



冒潜孝先生墓志铭

内阁学士 韩 葵

故明熹庙时，珰祸大作，黄门北寺之狱兴，诸贤相继逮、系、笞、掠死，六君子其最著也。而国是淆于上，清议激于下，名流俊彦云合风驱，惟义之归，高自位置，亦如所谓顾厨俊及者。

当是时，四公子之名籍甚。四公子者：桐城方密之（以智）、阳羨陈定生（贞慧）、归德侯朝宗（方域）与先生也。先生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以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在，酒酣以往，辄狂以悲，共詈怀宁。怀宁故阉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而怀宁歌者为冠。歌词皆出其主人。怀宁欲自结，当先生宴客，尝令歌者来。先生与客令之歌，且骂且称善。怀宁闻益恨。甲申兴党狱，定生捕得，几死。先生赖诚意伯仅免。既而定生、朝宗相继没，密之弃官为僧以去，而先生独存，亦无意于世矣。

家故饶园池亭馆之胜。归亦喜客，招致无虚日。馆餐惟恐不及，其才隽者爱之如子弟。客至如归，而家境日落，园亦中废，主人遂如客，几无所归，亦自不悔也。生平好施与，与不倦，而求者无餍，顾多不满，常构祸。坐是频更患难，然不

芥蒂。晚亦以图书自娱适，竟克享大年以终。盖自先生没，而东南故老遗民之风流余韵于是乎歇绝矣，其可痛也。余之得交于先生也后，而先生待之如最故者。其孤奉状以来，泣请铭，余不敢辞，而序以铭之。序曰：

先生冒氏，名襄，字辟疆，号巢民。世为扬州之如皋人。始祖致中，为元两淮盐运司丞，元亡不仕，累传而至基者，永乐时亦不应召，学者私谥为潜德先生。又传而至璫，弟政，进士，官巡抚，以忤刘瑾下狱；璫子鸾、政、鹏。鸾亦进士，官至参议。凤生闾，闾生承祥，承祥生士拔，士拔生梦龄，由选贡知会昌、丰都二县，升南宁知州，先生祖也。父起宗，举进士，以吏部郎出历官副使。母马恭人，生先生甫二岁，即随南宁公会昌，为青螺郭公、南皋邹公所器赏。十岁复随南宁入蜀，辄能赋诗，文敏董公为作序。寻为诸生试，辄冠其侪。副使之官，先生每留侍南宁，曲尽敬养，不以遗父忧。副使尝调官荆樊时，流寇势张甚，誓死守。先生往省觐，奉恭人以归。归而不入寝，或问之，先生曰：“父在残疆，而子安枕席乎！”泣血上书抵政府。言路之与副使忤者皆心动，得调宝庆，而副使不之知也。其与副使同官，以边事婴祸者，其子以数千金属先生，得解，还其金封识如故。既屡试不得志，以副榜当授推官，而乱作遂不出，数移居避乱。艰难造次，奉养万方，两大人欢甚，无所苦也。

当副使病革，索笔书示两孙曰：“尔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学！”又曰：“尔父胸中天空海阔，学得一份即是孝子。”恭人尝得危疾，吁以身及长子代，子果夭，而恭人幸无恙。父没，逮事又三十年，跬步不忍离。其丧之也，先生年七十矣，泣慕如孺子。于族党尤有恩：祖姑老而无子，迎事之终身；姊归后家破亦如之；事外王父母及诸舅氏皆曲体恭人心无不至；友爱诸弟老而弥笃。庚申秋，何人入户将剽刃焉，先生子以身蔽，与婢俱被重创。事闻于太守崔公，先生深念水木本



源，痛哭太守前力求宽释。太守泣，观者数千人亦泣。

与人交有始终。定生子检讨君少而才，邀至家园饮食，教诲之以成其名。邑有许生，以诬被法，妻子当入旗。胥王姓者实护行，先生予以道里赍，并办所赎之费。胥感动，阴以其妻代行。久之，以先生所办金赎归，而许妻不知也。先生高胥义，迎养其夫妇至死。其它完朋友之丧而恤其孤，经纪其家时，其婚嫁事不胜书也。敬其桑梓而急其利病，辛巳岁大旱，上官才先生委以赈其邑人，条法甚具，全活无算。不足自鬻产，出簪珥继之。岁壬辰，复大疫，先生赈如前，民疫死者众，先生日行道殍中，亦病且殆。邑令陈泣祷于神，死三日而苏，其急人多此类。

晚年退居祖宅，傍，筑室数间，杂植花药，客至与酌酒赋诗。解音律，时命小奚度曲，亦以娱客所。著述甚富，成集者有《先世前徽录》、六十年师友诗文《倡和集》（即《同人集》）、《朴巢诗文集》、《水绘诗文集》。书法特妙，喜作擘窠大字，人皆藏弃(JU)珍之。其没也年八十有三，康熙癸酉十二月五日也。海内贤士大丈夫咸叹风雅之道丧，故旧亲党以至闾巷老稚男女咸哭泣失声，尤惜善人之不长云。

配苏氏，中书舍人文韩女，有贤行，实克事舅姑以佐先生，自处俭约而恩于媵御，年六十有二而没，马恭人哭之哀。子嘉穗，贡监生，翰林院尝考取书法；次子丹书，廪贡生，考授同知，即代先生受创者。皆苏出。一女，适诸生洪必贞，侧室张氏出。孙男溥、泓，监生；浑，功加左都督，管游击事。曾孙维枢、维机、维楫，幼。嘉穗、丹书俱能读父书，以孝谨世其家，有万石二子风。将以康熙甲戌冬十二月葬先生于城东万花园祖塋之左，而合诸苏孺人之兆。

初，先生既不出，名益高。督府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不就。今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荐，亦辞，以亲老不愿仕也。学者赍其行，私谥为潜孝先生，与潜德配。余亦尤有

感焉，世之汲汲于得官，借口于禄养，以至遗恨于不及事者亲者何限！先生少时意气风发，亦喜于自见。后乃消融敛退，不求获乎上，而惟顺乎亲，视彼三公子所得为何如。呜呼，其于潜孝良不愧！铭曰：

桃叶长干，宾客衣冠。有如击筑，易水风寒。水绘之居，匿峰是庐。

有如舞衣，伯瑜亲娱。孝友于家，是亦为政。丘园大佳，而非捷径。

忧患怡然，消其块垒。老大成灰，少年如矢。推排人间，余八十年。

海阔天空，斯言良然。我作铭诗，藏诸马鬣。宿草春烟，年年风月。



后 记

欲成《水绘园》一书谈何易也。因为于水绘园历史文化之研究涉猎到古建筑、园林以及与人相关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多领域，而在下才疏学浅，故迟迟不敢下笔。蓦然回首，三十三年过去，人已垂垂老矣！

幸蒙如皋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浦文海、副秘书长黄裕龙举荐，《水绘园》书稿喜获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关注，并经由南通市文联原主席尤世玮、《江海文化研究》主编沈玉成冒着百年未遇之酷暑，夜以继日亲加修改、整理，方得以成书。情何以谢！

登高致远，浩荡心胸。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为保存中华文化，不畏艰苦编纂“江海文化丛书”，担当着前无古人之伟业，而如皋本土文化《水绘园》篇则仅为沧海之一粟焉！是为记。

徐 琛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八日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 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同样，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目 录

重修水绘园记（以记代序）	1
--------------------	---

史 话

天下名园水绘园	3
园名隽永谁为题	5
辟疆情钟寒碧堂	8
书生意气震秦淮	13
风流韵事满江南	17
红袖添香露华浓	21
理山理水整旧园	34
水绘庵记照千秋	40
诗人兴会更无前	45
上巳修楔佳话传	64
园林昆曲谁知我	73
蔡含真爱冒辟疆	80
家乱剧起伤心泪	88
终老丘园匿峰庐	98
一场春梦似当年	105
逃名海谷清贫乐	115



时贤能续绘园魂	124
水绘无声月自闲	128
恢复斯园园更翠	136

探 微

相约恩深相见难	
——冒辟疆与陈圆圆	151
回思身世感茫茫	
——冒辟疆与吴蕊仙	161
义士舍妻救“犯妇”	
——冒辟疆与王振川夫妇	167
今宵又见《桃花扇》	
——冒辟疆与孔尚任	181
小宛何尝进清宫	
——顺治皇帝与董鄂妃	192
“灵山华盖”有由来	
——施耐庵与如皋冒氏	202
睹物思人“义重冒”	
——曹雪芹与《影梅庵忆语》	215
亲手擘划东皋间	
——陈从周与水绘园	222

品 赏

冒姬董小宛传	233
影梅庵忆语	237
冒潜孝先生墓志铭	256
后记	26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绘园 / 徐琛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12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5672-0749-3

I. ①水… II. ①徐… III. ①古典园林—介绍—如皋
市 IV. ①K92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20330号

书 名	水绘园
著 者	徐 琛
责任编辑	刘一霖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9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749-3
定 价	26.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